

目 录

一点晚间音乐(外一首)	陆忆敏(1)
秋收(外一首)	张洪波(3)
生与死	牛 汉(5)
我最喜欢的这只花瓶	李 琦(6)
我梦见白雪在燃烧(外一首)	陈先发(8)
给沉默者之歌(节选)	郑 敏(11)
河套	伯 辰(13)
在沙漠中行走(外一首)	卢卫平(14)
阿里山夜饮(外一首)	李小雨(16)
哦 这是多么的渺小	孟凡果(19)
你完全的存在使我迅速消失	南 子(20)
大雨	古 马(22)
芬芳	康 伟(23)
企盼	安 安(25)
下雨	马 兰(26)
风景(外一首)	庞 培(27)
极限表现(外一首)	麦 城(29)
黑雪	陈则谦(32)
暖风	叶玉琳(34)

也是爱的悲剧	李松涛(36)
小村(外一首).....	沈娟蕾(40)
玛尔瓦	铁 梅(42)
鸽子	李尚鞞(44)
风暴	余 丛(45)
当火焰成灰(外一首).....	杨 子(47)
蝴蝶的尖叫	李智红(49)
钱	老 刀(51)
秋歌	廖志理(53)
卡车(外一首).....	小 米(54)
大海(外一首).....	黑 陶(56)
颂歌	彭一田(58)
认人	何世勤(59)
给鹃的留言	杨 然(60)
它们	千 叶(62)
树林和光	濮 波(64)
古堡	周 舟(66)
恢复	古 马(67)
酒歌(外二首).....	阿 信(68)
安宁	树 才(69)
月下山坡(外一首).....	人 邻(70)
钟声响起	小 海(72)
哭声(外一首).....	宫 玺(74)
我是别的事物(外一首).....	蓝 蓝(76)
暮色苍茫(外一首).....	黄金明(78)
两个女子谈论法国香水	路 也(80)
雨夹雪	王怀凌(82)

雏菊	哑 石(83)
落叶	裴恒敏(85)
海岛渔村上空的一群鸽子	雨 田(86)
每一片落叶都能回忆春天	李轻松(88)
黑夜里的哭声	杨 弢(90)
寂静何其深沉	灰 娃(92)
一场大雪覆盖了什么	万小雪(93)
悲伤的人	陈 珂(94)
命运	刘 春(95)
像风 ,带着岁月	冰 虹(97)
瓷器的声音	程勇(蒙古族)(99)
钉子与墙	凸 凹(100)
深夜的火车	李文勇(101)
鸽子(外二首)	草人儿(103)
观众席	轩辕轼轲(105)
赛马	俞 强(107)
挽柩子(外一首)	森 子(109)
其他的手稿。托的手稿。毛血旺的手稿(外一首)	车前子(112)
村庄与鸟	张晓梅(115)
油灯(外一首)	徐 勇(117)
坝(外一首)	姚振函(119)
雪把黑夜映浅了	曲 近(121)
乌鸦	雷立刚(123)
豌豆花	歌 兰(126)
吹箫的女子	东 篱(127)
十二行诗(节选)	海 南(128)

无雨的雨季	芒 克(132)
远山	张 之(136)
鳄鱼	沈 苇(137)
长翅膀的耳朵	梁 平(138)
蒙文	殷 杪(140)
尾随一株白菜出城	张执浩(141)
梦想花朵	胡蔚中(143)
母羊(外一首)	北 野(144)
切·格瓦拉决定离去	西 川(146)
还给我	严 力(148)
换亲的抗议	陈有才(150)
草地(外一首)	叶 臻(152)
想象	吴 ■(155)
一百片叶子中的一片	缪克构(157)
明澈的眼神(外一首)	牛 汉(158)
寂寞	于艾君(161)
一个牙痛的人	宋耀珍(162)
起风了(外一首)	娜 夜(164)
为什么	张 捷(166)
大雨过后(外一首)	大 解(168)
锻工本泉	天 狼(171)
关于机器人的暴力	张学梦(173)
他驾驶着黑色的轿车来接我.....(外一首)	于 坚(175)
气息	树 才(177)
陨落	许小龙(179)
枝间的花朵	王春芳(181)
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即景	叶庆瑞(182)

陈红彦之死	林 雪(184)
在西边(外一首)	马萧萧(191)
钟声敲响	代 微(194)
毛泽东赏雪	达 夫(196)
灯盏	丁 可(198)
记住这些名字	李民超(200)
论灵魂(外一首)	沈天鸿(202)
蝴蝶	丁念保(205)
一颗心(外一首)	黑 枣(206)
等	刘畅园(208)
雪地上的乌鸦	田 桑(209)
栈道(外一首)	耿 翔(210)
秋意	金肱频(212)
美	宋晓贤(214)
空房子	潞 潞(215)
人类的理性(外一首)	王家新(217)
蜜蜂(外一首)	西 溥(219)
我跟随一位少女穿过城市(外一首)	西 川(222)
银灰色的滑音(外一首)	歌 兰(224)
禁忌	叶匡政(226)
最软的季节(外一首)	王小妮(227)
水壶(外二首)	宋 琳(230)
三个光头少女(外一首)	秦巴子(233)
家园	鄢家发(235)
你让你的苍蝇飞走吧(外一首)	扶 桑(236)
让阴影留下	张 典(238)
女子澡堂	翟永明(240)

灰鸟	金 珙(244)
并不稳定的飞行(外一首)	李元胜(246)
心沉下去(外一首)	沈浩波(249)
走漏的那盏风灯必然照亮另一个世界	张慧谋(252)
越冬之鹤	姜 桦(254)
时代的去处(外一首)	桑 克(256)
笨拙	沈 方(258)
我听到	高泽吉(259)
女人	何小竹(261)
被速成饲料喂大的人(外一首)	马 非(263)
我在这里(外二首)	鲁西西(265)
火炉	魏胜吉(267)
深夜的雨	岩 鹰(269)
谈论爱情	李英杰(271)
缄默(外一首)	苍 耳(273)
北风(外一首)	巴音博罗(275)
大钟(外一首)	柳 ■(277)
荷花	拉家渡(279)
身体清单(外一首)	李 庄(280)
一把刀	张文兵(282)
读一段关于罗布泊的文字想起两个人	何志向(284)
野菊花	金国泉(286)
朗诵	孙 磊(288)
低语	大 卫(295)
我听见了骨头	庞余亮(296)
温暖	哑 地(298)
红布	杨 梓(299)

竹子	田 禾 (300)
雪已用尽了力量	康 城 (301)
工地	徐南鹏 (302)
大街是如何从白到黑的	林苑中 (303)
大地复苏的声音	黄金明 (305)
灾难	李红旗 (307)
劳动者	黄礼孩 (308)
高原上(外一首)	朵 渔 (309)
罌粟花	韩高琦 (311)
永恒的爱情	何拜伦 (313)
雷霆	雷平阳 (314)
梦	海 因 (315)
看着豌豆花	刘德吾 (317)
让一只鸟回到它起飞的地方	蒋振宇 (319)
篝火的动感(外一首)	老 乡 (321)
自由的穴位	严 力 (323)
雪天 拉煤的人	李汉荣 (325)
恋爱史	巫 昂 (326)
紫泥泉	白连春 (328)
醒来	沈天鸿 (329)
十七种形象和一首受伤的春天(节选)	阳 ■ (330)
下雪的午后	叶 舟 (333)
劈柴垛(外一首)	张新泉 (335)
怅然若失	秦巴子 (338)
致艾米莉·狄金森	潘 维 (339)
一口深井(外一首)	叶延滨 (341)
大雪	高春林 (344)

赞美诗(节选)	穆 玛(346)
鲁迅	李 璆(349)
风遇到树叶(外一首)	赵丽华(352)
壶口(外一首)	殷常青(354)
白昼(外一首)	杨森君(358)
飘泊(外一首)	臧 棣(360)
单眼皮情人	韩 歆(364)
在圆明园遗址说邓世昌	李建华(366)
风吹过黄河(外一首)	江一郎(368)
亲爱的夜	杨 子(370)
睡在工具箱上的小女孩	刘 卫(372)
亲切,来一个.....(外一首)	柴安平(373)
春	哑 地(375)
不止	程永宏(376)
菜虫子	王顺健(378)
一条河穿过丽江	耿国彪(379)
西北偏北	小 引(381)
风声	厉 风(382)
活着的枕木	李志强(383)
钟声的身体	林茶居(384)
世界	徐 江(386)
1993年8月16日(外一首)	伊 汐(388)
幸福(外一首)	黄 梵(391)
在菜市场碰上一位绝色美人	杨 弢(393)
听古箫	刘 涛(396)
迷路	谢湘南(397)
葬牛	崔俊堂(399)

草地上一只小鸟在散步	莱 耳(400)
鸽子(外二首)	普 珉(401)
留言条	刘 川(404)
磷火	朱 剑(405)
等待(外一首)	韩作荣(406)
反向而行的火车	王黎明(408)
热土(外一首)	牛庆国(409)
遥想给你的旧信	蓝 冰(412)
砌墙的人	刘 川(413)
灵魂	非 亚(414)
风中的马	野 川(415)
苹果坠地	林 雪(416)
眼中的沙子	庞余亮(418)
是真的	陈傻子(420)
宁静	大 卫(422)
爱情宣言	盛 兴(424)
道理都写在脸上(外一首)	朱 文(425)
井	符马活(428)
春天的茶花	伊 路(429)
高兴	贾 薇(431)
春宵(外一首)	三 子(432)
金属的响声(外一首)	文乾义(434)
最好的爱其实是一种残酷	郁 葱(436)
节气(外二首)	杨晓民(438)
一棵树	单永珍(440)
点灯的人	任先青(441)
达尔罕的月亮(外一首)	邹静之(442)

今夜无人入睡	李琦(444)
借用荷塘(外一首)	曲有源(446)
祖历河谷的风	梦也(448)
歌声即将被人枪杀	虫儿(449)
秋天的少女	盛慧(450)
生日晚餐上我帮你许的一个愿(外一首)	孙文波(452)
野外	马新朝(454)
天使	罗箫(455)
一只丝袜口上的线头	马策(456)
额济纳的雪	陈默(457)
附录 2001 年的中国新诗	韩作荣(459)

编 选 说 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淹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决定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四种。适当的时候再增加诗歌选。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1996年9月

一点晚间音乐(外一首)

陆忆敏

一点晚间音乐在远处
轻扬而来,女性之歌
那神秘的声音歌唱一些树
那悠闲的声音歌唱流水
歌唱她们屋后散去的炊烟和
裙边狸猫一样的孩子
那成熟的无花果一样丰润
的声音歌唱爱情
歌唱她们的微笑,她们
柔软坚韧的生命
一点晚间音乐轻扬而来
进入你的睡眠

姿 态

委身于
关于描述的坦诚
和甘于沉默的沉思

我将以杰出为目的展开瑞丽的舞蹈

在舞台上

我享受着静态的时光

倾听到远处细微的水声

也听到思想上小小的杂音

对纵横于世的英雄的敬意

使我内心一时充满愉悦

我是多么信赖人类的优点

我那尽心的舒展

在意念上

带着智慧的光环

原载《诗歌月刊》2000年第1期

秋 收(外一首)

张洪波

庄稼倒了的时候
秋天也就站不稳了

季节老了
皮肤有许多杂乱的纹路
眼看着摇摇晃晃的马车远去
心情难以描述

想起智利的蝴蝶

智利的蝴蝶是美丽的
尤其是帕拉的那一只
就是帕拉看得最仔细的那一只
就是帕拉对它的翅尖和肚子有过描
写的那一只

所以 今天
当我面对窗前中国的蝴蝶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帕拉的那一只
就很羡慕那智利的蝴蝶
它有幸被一位大诗人写到了
写得更加美好了
而我们的蝴蝶
还没有被写好
就被匆匆地到处发表了

今天的这一只
翩翩地飞来飞去的这一只
也是等待着描写的吗

可我不知自己为什么在此时没有描
写的想法
并且很冷静地想到的是
这只蝴蝶什么时候会死去

智利的蝴蝶是歇息在露珠与花粉中的
中国的蝴蝶为什么落在空旷的窗前？

原载《中国诗人》2001年春之卷

生 与 死

牛 汉

年轻时信奉莎士比亚的一句箴言：
懦弱的人一生死一千次，
勇敢的人一生只死一回。

可有人一生岂止死过一千次，
一次次地死去，又一次次复活，
生命像一首诗越写越纯粹。

勇敢的人死一千次仍勇敢地活着，
懦弱的人仅仅死一回就懦弱地死去了。

哦，莎翁的这句箴言是不是应当修改？
死过一千次仍庄严神奇地活着的人，我见过，
懦弱的人经不住一次死亡的威胁，我见得更多

原载《扬子江》2001年第1期

我最喜欢的这只花瓶

李 琦

我最喜欢的这只花瓶
永远只装着
半瓶清水

有人奇怪 它是花瓶
为什么不装着花
我说 ,它装着花的灵魂

我经常出神地望着它
花就在我的眼睛里长了出来
动人而尊贵的花
就像童话里最美的公主
一经露面
就闪烁着震慑人心的光芒

有一天 ,我用它装满了雪
这是最没力气
在尘世开放的花朵

雪在我的瓶中化成了水
那伤心的凉
带着一种从天而降的纯洁

我的花瓶
它来历特殊
就像滚滚红尘里
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我的花瓶
举着我心中之花
在缺少美丽的现实中
隐姓埋名地
开放

原载《诗林》2001 年第 1 期

我梦见白雪在燃烧(外一首)

陈先发

我梦见白雪在燃烧
我梦见鸟群 ,嘴含古老的梅花
在空气中痛心疾首
直至村庄消逝。直至逃荒的人们
像一片羽毛飘浮
颤抖的手沾满了泥土
我梦见十月二日疯狂的花
使大地如火如荼

我梦见妹妹在静静长大
青青乳房在三月阳光里飘飘荡荡
我梦见草在哭泣。她不能挽救
另一时间里雪的焚烧
就像我不能挽救自己的软弱

当我老了 ,返回空荡荡的家乡
当我不敢凝视青草
白雪白雪 ,你要自己燃烧

相反的力量

燃烧和熄灭不能相互看见
还有满地花枝 我心爱的香榧树
青与黄
初绿的诞生与猝死
还有一个献身者的热血
突然陷在了歙县群山的寂静之中
他蒙着脸和家乡不能相互看见

秩序中的焦虑远不止于此
还有麝香、炽烈的蔷薇 结冰和枯叶
的田野
冬天和夏天不能相互看见
当盛夏来临 镍币在阳光下旋转
心中隐秘的阴影

足上露水已干
镍币的两面不能相互看见
鸟的动静 ,一个忽地出现
一个同时消失
昨天和明天不能相互看见
我的心灵饱受时光的断裂之苦 !

三月的歙县何其美丽
我迷路在此——

当燃烧在熄灭中藏起她自己
我和我的根已不能相互看见

原载《中国诗人》2001年春之卷

给沉默者之歌(节选)

郑 敏

—

你的嘴唇紧闭如石刻
你的目光闪烁在山川间
在万籁寂静的午夜
只有
天空的星辰注视不眠

如同一个早熟的儿童
你的忧愁是亘古的疑问：
有谁在这静静的深夜
有闲情取出铁柜中的良知
像审视一块玷污的美玉
拂净那酒宴留下的残渍？

器器的权欲市场火焰样
伸入人的灵魂，一块礁石
坚硬地搁浅脆弱的良知
远帆绕礁而过

明天有更多的小船要沉没
更多的天真要落网

深夜为策谋者提供
酒杯水果热水浴
明早 在温文尔雅的衣饰下
礁石的利齿仍将闪光于阳光中

二

沉默者 ,今夜的星光告诉你什么
在颤栗中你为谁祈祷 ?
在沉默中守望
你的焦虑封闭
在石刻的双唇中
痛苦只能是双峰紧锁的江水
向同样沉默的岩壁冲激

沉默是痛苦的母亲
在深夜拥抱怀中的婴儿
静听山野河川的呼嚎 :
黑暗 沉默 聋哑 等待
无声的控诉对于你 ,母亲
胜似雷鸣电掣
没有超越 没有解脱
只有亘古的坚持 等待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1 期

河 套

伯 辰

秋日 在大口地喘息 失神的水鸟 傍不住干裂的河套
鼓起胸脯清瘦一声无力地嘎鸣 就白羽飘飞 神情憔悴
一万种思绪繾繾绻绻也换不回一溪曲水了 夕照泣血时分
羽毛开始发灰的水鸟 用自己的身体描绘落泊的风景
曾经极尽温和的夏风突然刀戈相向 荒河无人 荒河无鱼
几块火热的石头分疆而立 像在仇视什么 又像在等待什么
皸裂的河床 不敢放声大哭了 只能随风喊响些呜咽
水只说从哪里来却没说到哪里去 大地之上
烟尘滚滚 人流鼎沸 让许多生命都不知道该怎样安置自己
我们愁肠百结的水鸟呵 一声啼泣 缓缓而起 羽翅徐拍
柔颈曲回 傍水而居的生灵别河而去 扯得乱云疾飞
尘埃暴卷 河套上一阵野风狂吹 如狼 嗥月

原载《诗林》2001年第1期

在沙漠中行走(外一首)

卢卫平

渴望见到的
不是人
而是一棵树

走在大街上
我常常
有这种欲望

男人餐桌上的女人

与男女是否平等无关
赤裸裸的事实常常是
在男人的餐桌上
女人最好不要超过三个
一个最好 一个就是澳洲龙虾
即使横陈在冰上
想吃的人一定会在调料的烘托下
弄得通身灼热

两个就是桂花鱼
无论哪种做法
味道都会不错
但容易在左顾右盼时
被细小的刺卡住喉咙
三个就成家常菜了
如果不是因为酒
很少有人在囫囵一阵
肚饱腹胀之后
还慢慢回味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1 期

阿里山夜饮(外一首)

李小雨

自浅浅的杯里倒出一海波涛
阿里山就沉浮在这波涛之中了
山岚越浓,雾气越重,夜雨越深
林间小灯,载着一只瓷壶,几个旅人

一小口一小口地抿
一股暖流就润透了心和乡情
呵,幸福原来是茶色的,有碧绿的叶子
像家,有散了又聚的苦涩和芳馨

热气模糊了所有的眼睛
几千里的云和月便都在我唇间滑动
从大海那边走了多远,只为今夜,
阿里山把千般亲情都汇进这小小一盅

耳畔忽听得又一瀑高山流水
看条案上已是一盅将满,一壶又尽
沉沉的,端不起这么多思念的岁月

轻轻的 ,有梦是醉 ,无言是醒

台北故宫 · 白菜蚰蚰

于是那只在末代皇帝龙椅下的蚰蚰
轻轻一跳 ,就从宣统年间太和殿
跳过了窄窄的一湾海峡
跳到了台北这片相同模样的宫殿
跳进了台北故宫的玻璃柜里
它蹲在了一棵白菜上——
翡翠的白菜 ,碧绿的江山
一片叶子背后隐藏了多少代历史
它弹弹须子 ,历史就这样走过
石斧或者是原子弹
它又叫了一声 ,还是地道的北京土话
它叫 :二大爷 !
谁知二大爷是满脚烂泥还是顶带花翎 ?
它不停地叫
二大爷却留在了永定门外的那片菜棚
或是午门的夕阳里或是山海关外
再也没有出来.....

从此 ,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白菜蚰蚰
白玉的 ,翡翠的 ,琉璃的
蚰蚰在叫
用它们各自以为听得懂的方言
叫它们的寂寞 ,叫它们的哀伤

深深的 ,深深的
这叫声 ,就都长着白菜一样的根

台北的故宫 ,白菜蚰蚰
同一个民族的同样的伤痛.....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1 期

哦 ,这是多么的渺小

孟凡果

哦 ,这是多么的渺小
一粒沙子 ,一片雪花
多么没有力量
无数的目光
沉默
雨滴 ,花园
我告别的最后的黄昏

原载《诗林》2001 年第 1 期

你完全的存在使我迅速消失

南 子

撕裂从一个词开始
我要赶在春天之前
凭借血液的温度找到你

没人能阻止我的追随 一个女人
就是一场风暴的中心
而你是夜晚的全部 与我的不眠对应
让我接受诱惑也接受伤害
你完全的存在使我迅速消失

像盲目的花朵独自开放
我望见自己的身体 她是无形的
一种抚摸就能使她飞
我们至今无法融为一体

秘密的对抗中我们
彼此坚持 一次长夜中的最后的抒情
一种倾心与躲避

我用绝望的力量把你覆盖
你因此而丧失了栖身之地

更多的黑夜在继续
更多的黑夜中我们如同尘土
不被惊动却仍久久落寞
这样的命运类似于谁
你此生无法洞悉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 期

大 雨

古 马

森林藏好野兽
木头藏好火
粮食藏好力气
门藏好我
闪电
为啥藏不好美丽而痛苦的脸

大雨半夜敲门
大雨要我泼出灯光
给你腾个藏身的地方

原载《鸭绿江》2001 年第 1 期

芬 芳

康 伟

秋天的钟声从桂花的芬芳中响起！
桂花！掌握秋天的使者
为什么把爱情的言辞掀翻在九月
为什么把果实打落在阳光下面！

多么长！阴天的芬芳多么长！
它甚至把最后的桂花轻轻抹掉
它甚至把秋天逼入落花！
落花！谁把你停在芬芳的末尾？

我说：芬芳比锐利的钟声要长
比挂在枝头的一朵桂花要重！
比击中夜色的一盏灯要重
我说：芬芳比秋天要长！

比一片小小的阴天要宽广！
但难以抵达飘动的村庄
我问：谁把我引入这一处芬芳和阴影

谁又能把我从这陷阱里轻易地带走！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 期

企 盼

安 安

假若高兴你就停下吧
翡翠的鸟
假若喜欢你不妨小站片刻
轻轻一歌

我只不过是河岸边的一簇芦花
风一吹来
我即飘去
风一吹来
我即飘去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 期

下 雨

马 兰

下一场雨吧 ,我在他的嘴唇上
我很弹性 ,你看我的手指
弹琴的手。

让这位男人讲话 ,他要到哪里去
我可以离开他的嘴唇
我知道他会走得很快
可怎么样才能从左心室走到右心室

时间太小 ,我所看望的字体
也瘦可见骨
很久前我在路上 ,哭诉比较有力
现在下一场雨吧 ,抑制我
包庇我。

我的衣裳放在手上 ,和我
有浓雾般的距离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 期

风 景(外一首)

庞 培

深秋，一对恋人打开卧室的门，
顿时感到房间的温暖。
钥匙在锁孔内呻吟。
家具的木质悄然屏息一个吻。
公园里，落叶颤动。天空飘着湿润
的行人。

秋 叶 之 歌

树整夜整夜地哭！
一滴晶莹的雨水
使它伤透了心……
大地像一个听话的孩子
等待年老的乐师归来

——听呀！客厅里
钢琴的流水摄人魂魄
一对年老体衰的情侣

把脸埋在
公园的石阶苔藓中 相亲相爱！

秋叶阵阵
行人脸色灰暗
夜晚。房屋染上无尽的痛苦
一滴晶莹的雨水
穿透了铜质的电线

原载《绿风》2001 年第 1 期

极限表现(外一首)

麦 城

一个错过灯光描写的夜晚
世界把我剩下来
道路被洪水拖走
没有谁能告诉我
被风暴拆散的那首丧歌
那条长长的捞水的绳子
使我拽住了母亲的苦难

地湿湿的
到处是摔裂的生活碎片
家里的那扇旧门
永远地错开
一颗古老的螺钉
钉在那面墙上
之后 ,合计着阴谋怎样生锈
手拄木杖的盲人
敲遍了所有的国土
不久 ,一块墙壁

抄袭着另一块墙壁

隐约有声音从背后黑过来
一只长期失眠的猫
挨着一棵旧树靠下来
最后的日子
正研究在最后的黑暗落下

叙 事

我像穿胶鞋幸存下来的第一批穷人
很用功地坐在
没有多少信心的悲剧里
看最后一场苦难
由于缺少五厘米夜色
有一种悲哀始终没有上场

这个时候 挺关键
拉开抽屉就是一场谋杀
随便说句成语
都会被印在文件里成为终生债务
从那条裤筒里
你翻不出可行的道路和人性的下落
甚至连那双湿鞋
使一孩子走错了所有的夜晚
离命运结束还差三个动作
假树像真树一样

也在秋天里大量伤感
现在 ,谁也说不清真假是怎么一回事

我低下头
把自己重新翻回到第十二页
第七行的心理状态
倒数了一遍自己在世界上的遭遇
这时 ,有人递来一张纸条
原来 ,痛苦被我多数了一行

好多年以后
我去向不明

原载《中国诗人》2001 年第 1 期

黑 雪

陈则谦

白皙的夜幕下
雪 黑色的暗器
一片一片
温柔而缜密地
洞穿我的心脏

闭着眼睛
听
渐渐冷却的灵魂
躺在街上的声音
宽敞的街道
散场的剧院
没有人
没有动人的爱情

我用力抱住自己
想挨过午夜
然后

留下一杯咖啡

或者热水

饥饿

又开始撕咬我的胃

还有风

呼啸而去

又 呼啸而来

喘着粗气

大口吞噬 我的

温度与安宁

树木已经睡了

匀细的鼾声

让我可以

愉快地看见不远的

天空

我知道

我也要睡了

带着热气腾腾的梦

在雪被下

静静地

冬眠

原载《诗林》2001 年第 1 期

暖 风

叶玉琳

他用这样的方式爱我：
他不说话，只用宽宽的手掌
撩动我粉色的裙裾
然后把它裁短一截

他把我带到郊外
大地是美丽的，与我长久的愿望相称
微微的喘息中
他在轻唤我的名字
我是看他的眼睛呢
还是看低低的油菜花丛中
一对奔跑的蝴蝶？

未知的土地。云一样翻腾
三年后的今天
我们偷偷地相爱了
我的心留下被拥抱过的痕迹
我的黑发散开：一生的骄傲

要从他身上绞出血来。
天地之间 我哭了 笑了
在齿苋草的摇摆中
在多嘴多舌的鸟儿后面
爱情的长子降生了。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1 期

也是爱的悲剧

——长诗《无倦沧桑》选章

李松涛

儿时，一度把“梁山泊”，
误当做“梁山伯”，
草莽中搅进一个恋爱的角色，
又十八里相送，又化蝶，
就怎么也弄不清来龙去脉了
《水浒传》其实也是部言情小说，
宋江棒打不回地爱朝廷，
那是与生俱来且至死不渝的爱。
雄才大略，精明练达，
谦逊友善，排难解忧，
可对女性却不是及时雨，
六月年纪的阎婆惜旱得要命，
无奈引渠入室，和张三一起，
在他背上从容地画了个乌龟。
(叱咤风云再造乾坤的豪杰，
也有被老婆描得不光彩的一幕。)
他昼思夜想的是报效国家，

没工夫琢磨腰带以下的关节，
虽重金求见花容月貌的李师师，
但那纯属工作方法问题，
看过全本的读者都可担保，
他的生活作风绝对白璧无瑕，
宋徽宗对他大可放胆任用，
决不会在自己去嫖娼寻欢时，
他溜进后宫与嫔妃们吊膀子，
伟男子追求另一种快感。
若是依了黑旋风的意见，
完全可以杀向东京夺了王位。
即使固守三关百险的山寨，
也是分庭抗礼的半壁金瓯。
可他非要招安——
边患浩浩，他要为国家出力，
这就势必断送了一支起义军。

他承认桥是路，路也是桥，
奔梁山的路正是奔京城的桥，
不过稍稍绕了个弯子。
忠义堂比郓城县衙地势高
皇帝一撩眼皮就能看见。
(默默无闻的刀笔小吏，
与坐第一把交椅的山大王，
身价自是不同的。)
梁山有一百单八块骨头，
他是至高的颅骨，

装主意，决定方针政策。

为君忠也尽了，为国力也出了，
御酒瓶里斟出个暗算的句号，
这是杰出人物的悲剧。
英雄胸前背后都有伤，
后面的总比前面的痛。
正是诸多疤痕累累的脊梁，
一个挨一个地拼成了华夏版图，
——凸起的疤痕是山脉，
——外泄的浓血是河流，
那连续高耸的，那奔腾咆哮的，
醒目成《通史》的内容纲要。

他被朝廷站着的奸臣害了，
他被朝廷坐着的昏君害了。
到了后来，才尽人皆知：
这个浔阳楼上题反诗的黑子，
是最最忠于朝廷的家伙。
统治阶级不安校准器的屠刀，
常常误伤自己的坚定拥护者。

鸠酒浸泡着一个美丽的闰月，
那三十天时间全是双眼皮的，
而里边的不幸也就成倍了。
他召李逵陪死蓼儿洼之际，
宫院的日晷仍若无其事地移影，

大地上高粱正隆隆晒米，
如血的残阳下红得惊心动魄，
天空中雁阵以“人”的形象，
逆着他倒下的方向凄声掠过……
时值石碣村外芦花放白，
辞官归渔的阮小七登舟下淀，
蓦然睁开的网眼，
瞥见一副无可修补的破败，
——水泊已成血泊，
——梁山已成尸山。
其实，智多星吴用早就发现——
梁山形状酷似大坟丘，
或葬别人！
或葬自己！

原载《诗潮》2001年1—2月号

小 村(外一首)

沈娟蕾

两年后我经过这里，
经过缢死者的屋子，并未觉得厌倦了孤独。
这儿有小镇最后一座石桥，
桥那头是凉爽的小村。
我已看过村后杂草里的墓碑，
万一倒下来，也不会摔疼。
黄杨叶一路落着，它们在我心底喊：
我多美，多美！

这两年我远远地活着，不触动这里的宁静。
我只是等着一个黄昏，
能松开这浑浊的生命，
无声地，消失在落叶的小径。

工 地

长久的干旱使工地陷入苦闷。
民工们像是从水里捞上来的，

衬衫贴着凸现的一根根肋骨。
其中一个 朝过路的白色遮阳帽女孩
远远叫嚷——
在她漠然的背影里
怅然若失。

他们是外地人。
有外地的口音、相貌、眼神。
有外地的嗓门 耐力 和贫困。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1 期

玛 尔 瓦

铁 梅

我为自己的石膏作品
命名为玛尔瓦
我所钟爱的女子
我在黑夜深处发现她
我的拥抱和亲吻使她流泪
整个夜晚她是惟一的洁白
像月光 她裸露的脊背所凝聚的美盛大而豪华

没有衣裳
她不需要谎言和伪饰
她穿着她的灵魂
在时光的风中独行
好像还没有被完成 我想
她的身体还不完整
比如眼下我就看不到她的双腿
她的步态 好像冰山
露出海面的部分
她的乳房是同一个窗口的

两只月亮
一只浸湿了睡眠
一只照亮了忧伤

走下造物的手掌
我的妇女和神话
存在于众人每日的庆典之外
我釉面的情感映出家门外的飘雪
和不远处冬天的裂缝
秋风袭来 玛尔瓦
我想与她归还于烈火
让喉咙发出野兽低沉的吼声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1 期

鸽子

李尚朝

只有一只鸽子 ,这是天空
唯一值得兴奋的地方

一只鸽子 ,它代表生命与飞翔
一只鸽子 ,它把沉默打断
一只鸽子 ,同时
它用自己小小的黑色
把一小块天空照亮

我自言自语 ,念出我的诗歌
又一只鸽子飞了过来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2 期

风 暴

余 丛

风暴将要来临 ,风暴已经来临
风暴来临之前呈现铅块的天空
风暴把一切物质涂上黑暗
风暴笼罩着恐惧 ,风暴说着胡话
风暴把城市和山头摧毁
风暴截断高速公路
风暴沿着自己的方向 ,自由 ,傲慢
风暴直闯入阵地 ,没有核心
风暴是匹疯狂的野兽 ,风暴
超过陷阱 ,到处散发着死亡的传单
风暴把春天搅得混乱 ,风暴
拔掉花朵、树木、河流、强大的对手
像安装着翅膀 移植到空气
风暴任意设计着它复杂的构想
风暴挟持着灾难和幻觉
风暴不穿过任意的东西 ,风暴
把上面的一切搂在怀里 ,又安放到地面
风暴一直向前奔跑 ,不知将会多远

风暴没有形状 ,没有光芒
风暴一瞬间 ,在我们印象里消失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2 期

当火焰成灰(外一首)

杨 子

当火焰成灰，
当流水变硬，
言词在舌头上
长出苔藓，慢慢地死去。
记忆中留住的东西，
就像荆棘钩住的落叶，
不会比落叶更珍贵。

1995.9.5

睫 毛

揉眼睛的时候，
一根睫毛掉下来。
这让我想起，
我已经老了。
让我想起
见风流泪的老骆驼，
卧在结冰的黑色草原上的老骆驼，

它张开的嘴巴里的黄牙
和黄牙后边的黑暗。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2 期

蝴蝶的尖叫

李智红

一只蝴蝶的尖叫
被风的柔指
一瓣瓣地掰开

所有在春天到来的前夜
含泪开放的花朵
瞬间便叠印出一串
让灵魂琴弦般颤栗的
蓝色的声响

曾经被世纪末的爱情
反复遴选为祭坛之上的
祭品 或者神祉的
最后一个比钻石还要纯粹的诗人
从自己手掌般摊开的肺腑中
抽拽出一根充满韧性的线条
用生命打了一个牢固的死结
然后 便开始在大地和天空之间

耐心地寻找被上个世纪的阳光
过滤 或者洗涤过的
那双水晶般透明的
处女的翅膀
以梦想为驭手 自由地飞翔在
时间的网页之上
路途中依旧是蝴蝶的尖叫
从风尘密布的词汇中
这只完美的蝴蝶 正试图
以一种轻盈的姿势 勇敢地
返回到幸福的原核
蜕变成花朵之中
最柔软的部分 芳香
然后死亡

在长久的黑暗中摸索
除了我们的内心
这只为了生命的奇迹 惊讶得
尖叫不已的蝴蝶
既是我们在春天来临的
第一个晴朗或者晦暗的早晨
最真实的疼痛
也是我们在心灵的热血
即将冷却的那个夜晚
最醒目的忧郁或创伤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2 期

钱

老 刀

老婆埋怨我挣不到钱之后睡了
我挣脱她的手臂 坐在厕所改成的书房
吸烟 听车辆的声音由远驶近 又远去
我告诫自己 离钱再远些 可是不能
钱直接刺痛我们的生活 妻在书店
为了钱必须站着 钱锥子般扎在她的腰上

想起两个警察 心才慢慢平静
一个做着大官 北京 离我们很远又很近的地方
一个手势我们就得忙碌好一阵子 最近从网上看
到

他因走私
赚了大把的钱 被双规了
我想不出过亿的钞票 装在像我住的这样七十多
平方的房子
能不能留下一个空间让我睡觉呼吸
还有一个在经济发达的广州 我生活的这座城市
他叫何世满 最富的派出所里最穷的教导员

他死后人们才发现 他家的地板由几种瓷砖凑合在一起

揭开胶皮 盛着热茶的茶几也早已裂开

瘦得只剩下 36 斤 他笑着指给我们看排液管
说有尿液流出

一时半会死不了 谁都想不到一直乐观的何世满
当副所长把民警们捐出的 1200 元钱塞到他手上
他深陷的眼睛流出灼人的火焰：

“拿回去吧 我已用不了这么多钱了”

现在是深夜 我发现自己仍坐在钱的旁边

一张两元两张一块 折着 朝我张开

它们一定还有什么要叮嘱我对我叙说

原载《作品》2001 年 2 月号

秋 歌

廖志理

阳光在豆荚里结籽的时候
秋光就像叶子一样薄了

园边的水湄 雁声零落
心中的空旷 比秋天去得更远

湖上的大风啊 掠走了丰收
大地 比一只空空的豆壳更空

比冬天更早的 只是一阵寒流
一阵寒流 降到众生的命中

一场雪 将人间的陈旧打扫
另一场雪 将我最后的余生掩埋

原载《扬子江》2001 年第 2 期

卡 车(外一首)

小 米

装满货物的卡车从远处开往远处
我听见它缓慢而负重的呻吟
隐约可辨
它一定是辆卡车 别的车
不可能在这深夜到这么荒僻的山中来
我看不见它 但我能够感觉到
它给我孤寂的心带来莫名的颤动
然后归于平静

河 上

在无法阻碍的河上
一个波浪结束了另一个波浪
这就是每天都要看见的河
仿佛一根魔棍 不懈地敲打出
一种动态
我理解了永恒
它用这一根移动的鞭子驱赶生命

赶到河上 它深藏在静止中
任这条河呼啸 一冲而过

原载《飞天》2001 年第 2 期

大 海(外一首)

黑 陶

放弃灯烛的梦想吧
连太阳的火把也无法照彻他的身躯
像父亲弓起的油亮脊背
大海 ,剧烈地 和礁岸 ,底岩和广大的天宇磨擦
溅起灼烫的赤红碎星
已被风 ,送还了沉睡的万千村庄
接纳泪水、祝福、倾倒的美酒和永恒悲伤的大海

祭 奠

白昼、梦和稻谷通过黄昏倾入晚境的黑渊。
泥瓮有一丝光亮，
像微细的白刃就要消逝于静穆。
失去了祖父的影子，
冬天的青砖地空寂而又深远。
“饭熟了，吃吧。”稻谷 稻谷，
生活像玻璃，脆弱的泪珠缓缓滚动。

冬天总是沉默。冬天其实比脆弱的稻谷更痛，
更接近臆想的死亡。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2 期

颂 歌

彭一田

硕大的原野上 动物被动物放牧
就像一阵风被另一阵风领走：
草木和草木站在一起，
就像河流用结冰来表示坚贞。
无痛岁月里，还是一次次积极绽放
春天的背后照样是春天。
因此，请不要把这首诗一次性读完
我的离开就是一种到来。
低下头你就会看到
满地里都是快乐和幸福的小兽。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2 期

认 人

何世勤

量人的高度
应到心窝为止
不然的话
都把脖子伸长
人会变成长颈鹿

测人的体重
应以火化后的骨灰为准
这样可以识别虚胖和水肿

论生命的长短
应以醒着的时间为准
休眠期要减去
不然的话
冷冻起来
人人都可称万岁

原载《苍溪文学》2001 年第 2 期

给鹃的留言

杨 然

带着石头和冰 ,这世纪礼物 ,我出发了

那一夜醒来 ,已到达另一个世纪
像古代流浪的笔 ,醉满千山万水
我浩浩荡荡挥毫 ,为陈旧的天空扫地
河流想不起谁的光辉 ,来响亮哪一派智慧 ?
马匹让道路狂奔 ,鸟影让树林升腾
这就是我 :背负黑暗无边的寂寞
无所谓漂泊无始无终 ,笑累又哭累
好写一片片发疯
无中生有永远的诗 ,冷冰冰照耀 :不朽的虚空

贴于世界的窗口 :战争输了 ,葡萄熟了
我只有简单行李 ,匆匆从历史门外走过
留下惟一影响 :出现 ,或永久消失

许多诗和星座以后 ,也许只有你还记得我
曾经 ,在冷酷的天空 ,有一个早已消失的我

一刹那间 ,在你无边的心中 ,很光辉地活过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2 期

它 们

千 叶

用翅膀分开空气，
用鱼鳞穿梭，用露珠思考，
用花瓣跳舞（每一舞步都是正确的）
用疾奔的马蹄，去撞坏
月色下的木栅栏。

你仔细地打量它们，比较、翻看
修补、洗涮、晾晒。
很久以来它们充当“杂物”，在灰尘中
毫无声息，摆脱了时间。

也许都用不着，也许只能用它们
度过每时每刻。
但是现在，就要失去这一切了，
失去越来越多的词语，
——它们越来越像，在沉默之中。

它们找到了一册诗集，接着

又摆脱了它。它们唱着并远去。

融化了的词语 汇入了一种陌生的旋律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2 期

树林和光

濮 波

你一定见过落在树林里的夕光
一点点渗入粗粝的树皮的过程
尔后 将每一个枝桠嵌镶进夜色

但不一定见过一束光在夜晚
将树林照见的情形 那些枝桠
被光准确地描述 准确地劈成两半

如同瞬间盛开的火树银花
而那同一棵树上的黑暗和光明是如此
泾渭分明 仿佛谁也不认识谁——
树之左手不再认识右手
树之心脏不再认识它的胃、肝和肾脏

我所说的是一束移动的光
譬如一辆汽车急驶而过 它的移动
使得光芒的树林也在移动
而远处的树林

它将逃遁得比谁都快

你或许正在远处

目睹了光之演变的全过程 或刚好失之交臂

而现在 树林重又投入黑暗的怀抱

只有记忆像火柴划过一道痕迹

又旋即消逝……一片茫然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2 期

古 堡

周 舟

如果你相信岁月的手
请领回
这照花朵的步子走来的荞麦
如果你相信岁月的耳朵
请侧耳倾听：

剑戟的哑语
是深埋在心的祷词

这安宁的一日又被落日之手翻过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2 期

恢 复

古 马

让一座石棺里的死者感到口渴
让东方的天空
有一颗怀抱水罐的小星 ,在下一刻出现

啊啊
在沉寂的边沿
复活的土地
扶着一株浑身散发香气的紫丁香
站了起来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2 期

酒歌(外二首)

阿 信

当我醉卧成一座佛晓的山岗
酒呵 ,你就在这静静的花丛中爆炸

山 坡 上

车子经过
低头吃草的羊们
一起回头——

那仍在吃草的一只 ,就显得
异常孤单

雪 地

雪地上已有践踏的痕迹。是谁
比我更早地来到了高地？比我更盲目
在一片茫茫中 ,把自己交给荒原
而没有准备返回的路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2 期

安 宁

树 才

我想写出此刻的安宁
我心中枯草一样驯服的安宁
被风吹送着一直升向天庭的安宁
我想写出这住宅小区的安宁
汽车开走了停车场空荡荡的安宁
儿童们奔跑奶奶们闲聊的安宁
我想写出这风中的清亮的安宁
老人裤管里瘦骨的安宁
阳光铺出的淡黄色的安宁
我这么想着没功夫再想别的
我这么想着一路都这么想着
占据我全身心的 就是这
——安宁

原载《鸭绿江》2001 年第 2 期

月下山坡(外一首)

人 邻

一片白
阴郁黯淡的白 ,有些银灰的
一片白色的偶然
仿佛月光 ,也仿佛雪的一个斜面
借着暗黑的岩石
而渐渐有了锋利的分量

些微的冷风擦过 ,一再 ,擦过
而让人感到微微颤栗
——斧刃的银灰 ,冷而疼痛地
借着岩石翘起

腊月的夜晚树丛

腊月 ,锋利狭窄
星光高高在上
而宽厚大地上的这些黝黑树丛
依然生长 ,展开

从这边到那边 ,生长展开

矮矮的黑暗里

哑人手语一样的树丛

顽强 ,温暖

面临寒冷疼痛的枝条

虽然早已 ,又干又硬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2 期

钟 声 响 起

小 海

我听见钟声已响成一片
必须要有这样的时刻
在嬉戏的人生
啊,什么时候
他们变得像砖墙般灰暗,毫无生气
隐忍 发怒 放弃
太阳下的男女宾客
在集合
在歌唱
相亲相爱的人
在漫漫征程前徘徊 告别

这是一口钟声
我们相爱的人
这只沉默和被攫住的狮子
这是事物本身的力量
在波动
在震荡

就像我们脸上的黑色曲线——皱纹
当一个人变得越来越破碎 陌生

钟声告诉你我的真相
我们的紧密都是假的 都要分离
在死亡的高潮来临时
我们所拥有的仅是一杯苦酒和泪水
应该不陌生
应该不惊奇
请抓紧我的手
马上我们就要消失

原载《山花》2001 年第 2 期

哭 声(外一首)

宫 玺

静静的夜
远方传来哭声

风说
是树在哭

树说
是风在哭

山说
是石头在哭

石头说
是山在哭

我说 ,别争了
是我的耳朵在哭

石头的声音

即使在勒令石头说话的年代
石头也不曾说话

不是不会说 ,不是无话可说
石头自有石头的品格

那刻在石头上的文字
是强加给石头的思想

那石雕的种种形象
是对石头的歪曲
你可以敲碎他
但不能逼他说话

他的话只对沉默者说
只对孤独的倾听者说

当我从远方带一块石头回家
我听见石头说：“这是缘分。”

当我有一天想抛弃这块石头
我听见它说：“早知如此……”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3 期

我是别的事物(外一首)

蓝 蓝

我是我的花要的果实。
我是我的春夏后的霜雪。
我是衰老的妇人和她昔日青春
全部的美丽。

我是别的事物。

我是我曾读过的书
靠过的墙壁 笔和梳子
是母亲的乳房和婴儿的小嘴
是一场风暴后腐烂的树叶
——黑色的泥土

令人心颤的一阵风

令人心颤的一阵风
令人心颤的另一阵风
从村庄掠过。

为什么只有树叶和麻雀
只有我被风吹动？
像一束光
照亮了屋顶和瓦松
照亮了我？

据说每个人都有心灵
但是，风呵
由谁听见并复述出
你敞开秘密的恩赐的布道？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3 期

暮色苍茫(外一首)

黄金明

啊,内心传来巨大的悲痛。河流以喷泉的形式涌回地下。大鲸以一根针的尖锐潜入大海。汁液饱满的果实无视种籽里的伤痛。秋天的云朵啊多么轻捷!它的骨头比一场泪水更轻!辽阔无边的暮色笼罩下来我的耳朵像落日那样贴近潮湿的凹地野蕨在草地上呐喊着厮杀过来,大地倾斜两只情窦初开的土拨鼠,交换着体内的泉水。

卑微者之歌

一个人低下头颅,这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他身体周围的光和迎面而来的阴影
互相覆盖。走在无人称王的山谷,一个人像野
花
轻轻荡漾。一颗种籽埋入泥土,只为了繁衍更多的种籽

这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一个人抽身离去 ,使风景感到疼痛难忍
那里有蓝色的湖泊、缱绻的天鹅……两岸之间的
木桥在断裂
两块石头的碰撞 :一个人和世界相爱发出的巨
大回声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3 期

两个女子谈论法国香水

路 也

我和余小杰坐在下午的书房里
认真地谈论起一瓶法国香水
就像谈论一宗核武器
这偶然得到的礼品
对于习惯海鸥洗发膏和力士香皂的人
竟如火星一般遥远
“你哪天有约会可以来借用”
“做女人的秘诀比古汉语还麻烦”
“有香水就标志着是女人啦”
“有了法国香水就算是女人中的女人”

这是一些花朵的魂灵
来自大西洋沿岸地中海之滨
来自艾丝米拉达和包法利夫人的故乡
女人的魅力竟能贮存在一只小小瓶子里
由液体而气体，向四周挥发
男人们那么通感
征服他们须从征服鼻黏膜开始

世界的虚荣像连衣裙上的花边那么好看

据说如今 精致的女人必须
连内衣的款式和质地也要不同凡响
还要参考时间地点气候来制造气味
以托物言志借景抒情
把自己搞成一篇杨朔体散文
那么我们呢 我们这些懒于梳头
让书籍埋到膝盖以上并喜欢
沾着粉笔灰高谈阔论的一群
当然就是粗糙的女人了

“ 其实医学杂志载文
香水可以引起某种皮肤病症
并造成一定程度的空气污染 ”
“ 最重要的或许是导致嗅觉迟钝
就像耗子产生坚强的抗药性
情欲倘若离开了香水便难以唤起
这个世界久而久之 不仅仅是男人
连立交桥也会阳痿 ”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3 期

雨 夹 雪

王怀凌

雨夹雪是一种程序。雨必须给雪交待清楚
然后 雨去了南方旅行

雪迅速地把沟沟岔岔睃巡了一遍
终于看清了绿草和河水的破绽

雪的残酷在于用温柔封杀一切澎湃的激情

绿草从此不敢在大地上撒野
河水也不敢对着星空暗送秋波

原载《十月》2001 年第 2 期

雏 菊

哑 石

或者更干脆一些
直接承认雏菊传递给我的痛楚。
半个时辰前 我从路旁采回它
满怀孩童略带欣喜的好奇。
我想用清水养活它
养活它……那通往市郊的红土路
此时似乎仍在枝影间延续
几个易拉罐 几截模糊的草绳
一枚角匙在尘埃中静静融化……
这一切 证明有人曾深爱过这里
甚至仍爱着——散步经过时
就在路旁不起眼的肮脏煤渣中
我采回这束金黄的火焰 插在清水里。
慢慢地 我知道自己错了
看着它迅速耷拉下去的小脑袋
我有一丝犯罪的恐惧。是的
我能带回这些蒙尘久远的树叶
却无法带回清香的静默、呼吸……

请不要再逼我去看它断裂的根吧
有些生命只能在卑微中生活
那种爱 仿佛是上苍的一个秘密。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3 期

落 叶

裴恒敏

一旦从高枝上落下
神色就变了

原载《扬子江》2001 年第 3 期

海岛渔村上空的一群鸽子

雨 田

海风吹拂 海风抚摸着我的皮肤
我一生的孤独就在这一刻被大海吞没
龟群潜入幽深的海底 在乌云重压之下
那巨大的漩涡不断激动 并溅飞出
闪亮的韵律 我站在空旷的海滩上
开始回忆昨天的夜晚 渔船温柔的灯火
总让我眼含深刻的泪水 我的视线
沿着渔村上空那群飞翔的鸽子朴素起来
在海的对岸 有一股西风横贯着
我在相隔千里的四川绵阳 总想唱一支
呼唤归来的歌 却让人痛彻心肺

我知道 渔村上空那群飞翔的鸽子
是从礁石上起飞的 透过厚厚的阴云
悄然无声地顺着海风移动 这只是一种
偶然 鸽子拍打的翅膀像是夕阳西落时
惟一的一点光芒 而我此时的悲伤和欲望
又去向谁诉说呢 穿过海滩 我只能

自言自语地用最悲伤的语言与海对话
是结局或是开端 我不去深想结果
有一点我非常明白 诗人的命运和苦难
是连结在一起的 流逝的光阴里
有一双尖锐的血眼穿过天空 正是这样
沉重不堪的代价才使我苍老得这么快
所不同的是 历史的巨大阴影教会我在诡计中
建立起独立的道义和智慧 沉默 不发一言

在别人眼里 我并不算是一个风云人物
但我的忧郁和血质 还有敏感的天性
谁也无法淡化 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什么
实实在在也是这样 历史在今朝并不真实
失真的东西太多 站在礁石上 渔村上空
那群飞翔的鸽子又一次意外地闯入我的视线
几秒钟之后 鸽群距离我近了 那颤动的姿态
使我又在忧郁什么 大海沉默不语
我的内心此时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
淡泊而又透明 仿佛 沉默的声音在祈祷
我始终清楚 潮涨潮落是大海毕生的追求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3 期

每一片落叶都能回忆春天

李轻松

忍受梧桐的美
二十朵血染的花
忍受生命中最辉煌的部分

小路从荒草中挣扎而出
挣扎出壮美 凄凉 脚
回忆的虫子伏在脚下

从一片落叶开始 从绚烂的一瞥
一声鸟鸣把秋天逼得太高
太远 绚美的果实独自坐在月下

一辆秋天的马车 满载着落叶
向着乌有之乡疾驰
一匹秋天的马在咳咳地鸣叫

秋天越来越远 兰舟催逼着眼泪
断裂。抬起的手又放下

岁月的辙印在我额头倾轧不止

说过爱 说过花开 说过春天的事情
说过天气的冷与暖
微笑的脸瞬间成为苍白的月亮

我的脚陷在往昔的泥泞里
一脚门里 一脚门外
这种陷入我永难拔出

每一片落叶都能回忆春天
每一个春天都能回忆爱情
每一次爱情都能回忆消亡

原载《诗潮》2001年3—4月号

黑夜里的哭声

杨 邪

黑夜里的哭声

黑夜里 ,一个女人的哭声

一个女人 ,凄厉而又让什么死死掩捂的
哭声

响自黑夜里的那个角落 ,响自

黑夜里那个紧锁的 ,黑暗的房间

黑夜里的哭声

黑夜里一个女人凄厉而又死死压抑的哭声

在我的左边 ,或者右边

在我上面 ,在离我远远的房间

在走廊那头

或者就在我的头上 ,天花板上的那个房间

或者 ,就在我的隔壁

黑夜里 ,那个紧锁的黑暗的房间

黑夜里的哭声

黑夜里一个女人无休止的

凄厉而又死死压抑的恸哭 ,与我有关
响在我脆弱的枕边
让我这样 ,彻夜刺痛

原载《诗潮》2001 年 3—4 月号

寂静何其深沉

灰 娃

昨夜
寂静何其深沉
声息何其奇异
宇宙一样永恒
参与了鬼神的秘密

那只南来的黑燕
在我耳边低声絮语
诉说上帝安顿我灵魂的
一番苦心

原载《诗潮》2001年3—4月号

一场大雪覆盖了什么

万小雪

一场大雪 经历着红头巾和红大衣
像最贴近的命运
时时覆盖我的尴尬和不安

已经走到冬天了 走进了飞雪茫茫
走进了一望无垠的寒冷
我所坚持的爱情
和我一样在抵御
红大衣里的欲望

分明是渐渐明亮了的暗示
却正在被一场大雪包容
它能容下 是的
它能容下我和小天使的歌唱

一场大雪
一次深情的孕育
和我一起楚楚动人

原载《飞天》2001年第3期

悲伤的人

陈珂

我一小块一小块地活着
仿佛身体是一块干裂的饼
一点点地发硬，一点点地
晾进下午的光里
这光，让果实发红水流发亮
现在却变得暗淡
就像我曾经爱过，也信任过
而忽然，时间像一个塌陷的空洞
飘满让人窒息的粉末
记忆在里面摇晃，漫无目的
我仍然抚摸大理石的质地
倾听飞鸟滑翔的声音
但好像不是我，也不是
曾经环绕我的事物
那就像望远镜后的影像
那么清晰，却遥不可及。

原载《诗林》2001年第2期

命 运

刘 春

迎面而来的这群女人、步伐凌乱
的女人
身上的气息干草青草般
泾渭分明的女人、表情复杂
的女人。她们走来
日光照耀着脸上的青春和皱纹

“草尖上的露珠。”这是
对一种形象最恰当的描绘
她的脸 ,让我想起坡上的草莓
当风吹过 ,嫩绿的衣衫掀起桃色
的隐私
这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个
她成长的速度让身旁的母亲坐
立不安

另一个 ,面庞光洁而沉静
双手操纵钟摆的节奏。如果

你爱慕 ,她不会躲避你的注视
哦 ,大大方方的姐姐
她面对世界的态度是如此坚决

有人会比我看得更远。第三个
在踉踉走动。她在喘气
她孤单的右手需要一根拐杖
很明显她是累了 ,她的目光
已打探到休憩的地方.....

这群从天尽头走来的女人
神秘莫测的女人 ,操着
各种方言、脾气好坏不一的女人
意念般直接潜入你身体里的女人

我遇到的绝不止一个
我会遇到她们的全体 ,并和她们
一一交往。恋爱、分手
在每一个夜里醒来
总会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喁喁低语

原载《诗林》2001 年第 2 期

像风 ,带着岁月

冰 虹

倘若 ,你爱我
只像爱一团火 ,那么
火熄灭了 ,你
还爱什么 ?

倘若 ,你靠近我
只是为了从我这里取走快乐
那么 ,快乐尽了
你还拿什么 ?

我是你眼睛里的光芒
身体里的血液
可是 ,我并不想照亮你的信誓
掀起你的狂热

只想把你的爱
谱写成荡气回肠的歌
高兴的时候听 ,让快乐

由一个变成两个
不高兴的时候也听 ,让忧伤
由两个变成一个

或者 ,让音乐变成一条河
去浇灌你的田野 ;或者
让音乐变成一只船
载去我的寄托

一切都融在音乐里
像风 ,带着岁月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3 期

瓷器的声音

程 勇(蒙古族)

瓷器发出的声音
是所有声音中最亮丽的
最亮丽的事物
是在黑暗中孕育的

瓷器发出的声音又冷又硬
是因为几百年前的那场烈火
把声嘶力竭的呐喊
熔进坚固的胎体
正如历史声音的形成
皆源于熔铸时的触目惊心

原载《扬子江》2001年第3期

钉子与墙

凸 凹

我在墙上钉钉子
可是 ,钉一颗弯一颗
始终钉不进去

“ 我不相信 !”
我这样对自己说
并搜罗完家中所有的钉子
直到把最后一颗钉弯

我相信
仅仅是为了叫我“ 相信 ”!
这面墙才让所有的钉子
弯曲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3 期

深夜的火车

李文勇

一列火车在行走
深夜 火车像一条长蛇的蠕动
它惊动了人的睡眠
惊动了一位沉思者的沉思
甚至它惊动了一对越轨的男女
正在进行的越轨

一列深夜的火车是使人厌恶的
一列深夜的火车同时又是无法
更改的
它将坚持它的行走
在深夜 它仍将继续它的路线

一列冰冷的火车
要在夜的躯体上划下一道黑色
的伤口
——这个比喻不知是否准确
但每天深夜我总能准确地体验到

—列火车在我的体内穿行

是的 一列火车 谁能说清
它要把我带向怎样的远方
或者它压根儿就没有打算把我带走
它的经过只是风的经过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3 期

鸽子(外二首)

草人儿

一群鸽子
突然转向的鸽子
倾斜的身体被阳光涂得很亮

像空中一把飞散的金币
让我看不清
阳光背后
究竟有多少幸福

风中的玫瑰

输过血的那朵玫瑰
我抱在怀里

一朵送不出去的花
被那个用黑夜占卜的人
插进一只古陶罐

大风的耳朵
说听就听见了
另一朵花的尖叫

锁不住的秘密

在一团火中
捡出一个含炭的名字
让它与温暖有关

盲人一样
靠近另一个盲人
转向一旁的脸
被月光遮住

在这个秘密没有出口的夜晚
我把你锁在我的身体里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3 期

观 众 席

轩辕轼轲

此刻

拖鞋替我走路 手套替我抚摸

枕头替我安眠 座垫替我稳坐

镜片替我凝视 一顶布满尘土

的博士帽

替我思考 一辆无人驾驶的摩

托车自行点火

在马路上替我兜风

而你临走时留下的泪水

仍旧自己畅饮自己

替我解渴

此刻

往事替代了现在

排列整齐的牙齿

替代了残缺不全的诉说

寂寞替代了被寂寞逐走的你

而另一个男子被你的爱所照耀

容光焕发地替代从前的我
继续活着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3 期

赛 马

俞 强

一万匹马在奔跑
席卷而来
掀起一阵骚动和赛场浑浊的颤栗

一匹马
又一匹马 并驾齐驱
越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栏栅
拉开了一档又一档的距离
开始以挑战者的速度
向最后的目标冲击

一万匹马在奔跑
其中最耀眼的一匹
是白色的
在杂色的马群里
像一堆被火灼烤的飞雪
纯粹得再也找不出第二匹

一万匹马在奔跑
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审时度势的
筹码
纷纷一改初衷
把全部的希望投在一匹白色的
马身上
它们看见这匹马
犹如一柄径自迎向命运的利剑
向前冲刺 冲刺 继续冲刺

一匹白马遥遥领先
在自己飞扬的长鬃里
看见四周的劲敌
像被台风牵扯的潮水纷纷朝后退去

一万匹马在奔跑
一声冲天的长嘶
白马在一跃而起的关键时刻
前肢突然失蹄
一匹马 又一匹马
从它一头栽倒的身躯上 掠过
像铺天盖地的尘埃袭来
一团雪亮的白色随即吞没
九千九百九十九匹马在奔跑
九千九百九十九匹杂色马的蹄声
是一匹白马的哀歌

原载《绿风》2001 年第 2 期

挽 梔 子(外一首)

森 子

也许是二月
在五月的一天来感触 ,手指和脚
被替换 ,风从鼻尖吹到
喉咙 ,我哭腊梅——冬天
细小的黄花 ,哭梔子在窗台下

三轮车辗过街道和雪的肢体
梦中的现实蒙上白布。街上
陌生人说“真的 ,好看”。
他们是在赞美梔子 ,并通过梔子
赞美我的失败。我将所有的
言词包裹好 ,寄给
冬天和父亲。我赞美雪
雪的错误 ,直到有一天
一个人对我说“梔子死了”。
又过几天或半个月 ,另一个说：
“梔子死了。”我剪下一枝
掰开让他们看(再没人来问梔子)

雪地里的铁锹早已生锈 ,锹柄
如今扎成了拖把 ,还有塑料布
包住一■土 ,雪湿润地带有鸡粪味
我烧掉树叶 ,用草木灰为它
铺床 ,挖了很深很大的坑
刚好放下肢体.....

梳子没有死 ,但我不能这么说
梳子只是证明 ,某些人与事
永久地离开了我的身体

12 月 31 日

这首诗写完便是明年 ,我听到或看见
明年了吗 ?
暖气管嘟嘟囔囔温暖的话语 ,我会想
到那些
在寒冷中生活的人吗 ? 他们以自己的
体温
相互温暖着 ,以原始的娱乐方式
拥抱在一起 ,因为寒冷
他们的拥抱具有火焰的外形
这些人体的花瓣在夜间打开 ,释放着
静电
使我在冬夜的所有遐想蒙上淡紫色的
光环

有多少人在做爱？多少人在相互取暖？
统计学上的报表体现不出这个数字
唤 忘了告诉你了
今晚我还看见了朦胧的月亮
它是明天的母亲 躺在产床上

原载《鸭绿江》2001 年第 3 期

其他的手稿。托的手稿。

毛血旺的手稿(外一首)

车前子

手稿上那支笔的硬度 ,稍微触到了疼痛。

在黑夜里 ,说过许多话 ,没有一句
他不是在不不停地重复 ,在乐趣和无聊里 ,
在树梢上。直到长出老人斑。

爬过丁丙乙的甲虫 ,有了成就感 ,
也就是等级 ,顶尖的品位 ,作坊
建在每一个削尖的单词上 ,
如果没有一句还能被记住。一瓶好看的
绿墨水

抄出沙漠里的绿洲。他多次擅入私人领地 ,
从那里 ,用托·魏戈的话说 :“常读文学史 ,
就觉得自己也是个不小的人物。”

而最好的文学史

却是口述的。根据托的手稿 ,
一部手稿就是说知道的人很少 ,像是家

庭丑闻。

一部手稿是另一部手稿来不及做完的梦
一部手稿是一本书没有料想到的敌人。

手稿上没有手的十字路口 ,从左到右 ,
走黑雪地里的胡同 ,搞什么搞呵 ? 一个
叫毛血旺的

北京诗人 ,对卖饺子的小姐发狠。
树干插在根据的龙头上 ,毛血旺的手稿
在遗失之际没有料想到梦完了独角兽。

北 方

他身体内的风被他吹倒

他被他身体内的风吹得弯曲过来
搭在河上 ,比流水软

一片草叶被吹倒 ,像是呼应他
一片草叶躺着白色 ,被阳光照成
另外的暗影 ,白色的暗影摸黑
走在离家的途中。他身体内的风
在他回头的路上 ,吹剩了心脏
和思想。好像心脏不属于身体
好像思想不属于身体

身体里的风 ,使她弯曲

从午夜直到凌晨。守夜的公鸡
是多余的灵魂。我说生活没有意思
你却把意思从里面掏出给我看
一片草叶被吹翻肚皮
搭在河上，污染的水流
它也会到达大海。荒凉的记忆
一棵白杨树落下名字。只有一棵
所以名字是不够的
有两棵白杨树的天堂，差不多
是能够想像到的想像

他们不去天堂
天堂是给没趣的人住的
他身体内的风被他吹倒了什么
“我愿意死一次，为了
让生活不这么乏味。”

原载《鸭绿江》2001 年第 3 期

村庄与鸟

张晓梅

鸟儿回家
像人一样
推开村庄的柴门

没有下雪
人和鸟都看不到雪白的童话
但童话照样有

这个冬天
鸟鸣把一枝北风吹得
 鲜绿
山坡上被冬天剪去的花朵
在月亮的背面开了

梦一样醒着
鸟的家在村庄的深处
别害怕 雀儿
村庄将伸出圣洁的手指

食你以金色的谷粒

别害怕

不管是否有雪

雪地里的竹叶

都再不会

被一张藤萝 一网打尽

阳光很好

蓝天做的羽绒被 真温暖

村庄坐在鸟声里

突然春暖花开起来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3 期

油 灯(外一首)

徐 勇

有些灯
为什么微风轻轻一吹就熄灭了

在寒冷的冬夜
是谁的声音像一只手伸过来
握住了 我灵魂的颤栗

灯哟灯哟
你要挺住 直到天明

雪 花

匆匆赶来的雪
沿途丢弃了多少美好的梦想

至高无上的雪
它短暂的一生
能否走完旅途的永恒

一朵雪花落在地上
很快被另一朵掩埋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3 期

埙^①（外一首）

姚振函

第一个孔吹出的只是
从肺部发出的声音
第二个孔必须
吃饱饭以后才能吹响
而如果你的爱情遇到挫折
第三个孔的声音就怎么也高亢不上去

还有第四个孔
它只有在阴雨天才能发声
往下就不再费力了
因为第五个孔和你的日子一样平和
最难对付的是第六个孔
要吹响它还要重温一段历史

① 埙：一种古代土制乐器，状如鸡蛋，有6个孔。

家 事

墙上的钟表
电池耗完了
停在 6 点

我早晨醒来
钟表依然挂在墙上
我不知道
它已经停止

妻子发觉后
大吃一惊
仓皇四顾
这一天怎样度过

在我们家里
这是一个事件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3 期

雪把黑夜映浅了

曲 近

开门见雪
见了雪就关不住内心的喜悦
这是丰收的通知
还是秋天的请帖
我要像清扫粮仓一样
把雪堆积成
年景的象征
盈实的生活
雕塑粮山棉海的平仄

风静雪轻，万籁无声
茫茫雪原如橡皮
轻轻擦去许多过错
让一切重新开始
难怪夜色薄如淡墨
原来雪把黑夜映浅了

开门见雪

见了雪犹如见到了喜鹊
好心情越过眉头上了枝头
上了枝头就忙着衔柴筑窝
给日子一个高起点的依托
雪呵 ,请向两边让让
好让希望通过

原载《文学报》2001年3月15日

乌 鸦

雷立刚

城市郊外垃圾山上的乌鸦
如同往事 ,烟一般浮起
最原始的细节
紧密 ,黑色
仿佛它们身上细密的羽毛

脚趾间藏着腐烂的气息
它们终日与垃圾山的尸体游戏
猫的尸体(比较邪异)
狗的尸体(老得只剩骨头)
猪的尸体 ,越来越难碰到
(病死的猪 ,都要到市场转悠)
幸亏
偶尔还有人的尸体
血腥 ,鲜美
弥补了所有不足
乌鸦们感谢 ,这年头人间流行仇杀

仿佛是某种仪式
即便面对没有还击力的腐尸
乌鸦们也装作如临大敌
飞舞盘旋
然后俯冲下去
在自恋的臆想中成为尸体的上帝

第一口 ,它们将浑浊的眼珠
从眼眶里啄出
即便是面对死者
他们其实也害怕对视
“ 噗嗤 ” 一声 ,那是眼球碎了
仿佛我们蜇破了一个气球
第二口 ,啄掉死者的舌头
对于语言
它们有根深蒂固的恐惧
虽然舌头上长满了青苔
味道很苦 ,它们依然甘之如饴

第三日啄开胸腔
向心脏发起攻击
心脏像红色的地瓜
凝固着往昔放肆的生涯
失去心脏的尸体
终于不再可怕

结束了吃人的过程

也就结束了所有的默契
仿佛树倒后的猢猻
我们各自东西

原载《天涯》2001 年第 3 期

豌 豆 花

歌 兰

微风中蓝色的豌豆花飘忽不定
豌豆花 ,豌豆花
我无望的喊声透着植物的气息
透着爱人的蓝布衫的气息
瓦灰的天空 ,无边的豌豆花
我的爱人 ,我绝望地爱着她
我的喊声她听不见

微风中白色的豌豆花飘忽不定
豌豆花 ,豌豆花
人群里喊你一声 ,无人时喊你一声
我不停地喊
艰难的日子就这么过去了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3 期

吹箫的女子

东 篱

在用鼠标袭击爱情的年代
我在用心寻找一名吹箫的女子

庭院深深 ,一枝出墙的红杏
摇曳羞涩 ,让庭院由深而浅
让等待由浅而深了

月色溶溶 ,箫音似水
忧伤深不见底 ,繁星逐水而逝
一个洁字将我浸润、包裹并埋没

四月的原野稻麦青青
一团青春的火焰风般飘过
只有身后的紫箫在我心头呜咽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3 期

十二行诗(节选)

海 南

3

他的蓝色衬衫 ,属于秋天
发出沙沙声响后的白昼 ,我期待过
他的身体
他颤栗的仁慈 ,可以是一页乐谱
可以是散落在手上的一根鞋带和
一只纽扣
当冬日降临 ,他戴着黑色皮手套
头发吹得有些蓬乱 ,哦 ,秋天终于
逝去
我期待 ,一面交错繁复的蛛网
没有永恒 ,穿过树木和荆棘
一只链条和他心爱的狗
从湿润的眼角边荡来忧伤的曲子
也许是一曲乡间民谣
使他的爱犬回头 ,使他的顾虑悬挂
起来

4

并没有迷宫 ,并没有在弥漫中感受到
一种带电的激动 ,他喜欢狗
正像喜欢女人、健康、时间一样充
满热情
因而 ,我想起他的牙齿
卓越的诗句使他的牙齿黑
在一个傍晚 ,他的牙齿洁白
我和他将沿着许多河流
散步 ,正像他的眼睛 ,经过了多年
在他的眼睛里 ,他发现了蝴蝶的
监狱
是一座蝴蝶博物馆 ,而我则发现
我和他是一种最古老的动物
攀过栅栏 ,在银粉和四翼之中 ,在
发酵的草和苹果树下找到我们
的灰烬

5

嗅了又嗅 ,镜面的身体
到底掌握着多少黑夜中的奥秘
她的石榴色长裙 ,真是妙不可言啊
陪同那些潦倒而幻灭的人
陪同她的患忧郁症的丈夫

她的伴侣 ,那个在惊慌中与蚂蚁前
行的人
他的右胳膊和她的左手早已
突破了快乐的障碍 ,她的婚姻
早已是木偶们游戏的天地
她睡在他身边 ,她的作用
是善始善终完成她的婚姻
她抿着嘴 ,语言早已不是她使用的
工具

6

只有牧羊人会在早晨五点钟
将我吵醒 ,他的鞭子
除了抽打着齿轮之外 ,也在抽打着
城市的庄稼 除了抽打红棕色的泥土
也在抽打着绿色的短尾巴动物
我的男友不在身边 ,他无法与我同时
看到那个牧羊人出现在窗外
牧羊人的鞭声证明我们的分类
有纯洁无瑕 ,有叫嚷声和哨声
有深红色的玫瑰 ,有猥亵的笑声
牧羊人的鞭子上有种种迹象
就像一个人站在身后 ,他那模糊的
神色使我心动

南部高原上的一只蝴蝶
今天正停留在我窗外 ,它的重量
使欢乐难以置信地下降 ,哦 ,蝴蝶
直达窗棂 ,而我 ,正在倾听在那悬
崖边缘

周而复始的轰鸣声过去后
酸橙树的叶子在怎样隐藏着屠杀
蝴蝶 ,从高原上穿过了尘埃
旋转之后的晕眩把我引向它的羽翼
许多人仿佛正从幽深之所走出来
蝴蝶 ,这是南部高原上的蝴蝶
在未变成标本之前 ,它的气味是那
样暧昧
在远处 ,夜的尸灰瓮中也许正拂动
着我的诗句

原载《诗潮》2001年3—4月号

无雨的雨季

芒 克

好一堆懒散的文字
骤然变得疯狂
也使抒情近乎残忍
同时更令我的心
(这或许是因为我爱你)
在日渐消瘦

我不知道那同我相似的
心仍在跳的
到底是那块石头
还是那石头的阴影
(我此时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
我此时眼见死者的踪迹
依然在世上出没
尽管他们没有回忆
也不再呼吸
尽管他们那么多的人
也只是像一个人似的

但一个人的声音
(我听到了什么)
是一片人海那浪潮般的呼喊
一个人的声音如同梦幻
既五彩缤纷
又震耳欲聋

而凡是沉默的都在沉默
没有不变风向的风
也没有不变颜色的颜色
当然更没有
没有死亡的生活

多么干旱的光呵
(这时节正是雨季却无雨)
多么锐利的光的爪子
在把坚硬的地面抓起刺耳的尘土

(或许这是真的)
往往是这样
那些似乎最强壮的
反倒总是显得最软弱

时间并非无所不在
想象也有枯竭之时
人更是如此

(惟有我们活着才有历史)

多么饥渴而又贪婪的爱呀

(我这样在想)

液体的人

骨骼柔软

是水在对你说话

水在飞翔并盘旋在你之上

爱你 ! (我相信这是真的)

心早在这之前就已经碎了

但愿痛苦万分的只不过是文字

但愿语言伤害的仅仅是语言

我真不知道腐烂着的

到底是那块石头

还是那石头的阴影

可我却明白我是什么

(天好像要下雨了)

不能什么都不想

酣睡的石头也在做梦

还有那些栖息在钟楼上的鸽子

它们的头脑里似乎也并不太平

大钟总是在紧张地思索

谁知道它在想着什么

钟的手指像是在指天而问

可谁又能听到天的回答
尽管天是那么博大而又精深

不能什么都不想
就连脚下的路面和沙尘
也在不停地转动着脑筋
更何况我们这些人了
天知道人人都在想着什么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4 期

远 山

张 之

从我的窗口望出去
看不到远山
远山在那朵云的后面
但我感觉得到它的峻峭
在窗的那一边耸立
它连绵一片的锋刃
仿佛要刺中天空的湛蓝
写诗的人站在山下
他只能抬头仰望着山峰
也许是他一生都无法达到的高度
鹰在高高地翱翔
穿过天空和诗人仰望的目光
而千里之外的我们
看不到远山
远山在那朵云的后面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4 期

鳄 鱼

沈 苇

我理解一条鳄鱼的丑陋之美
是一次兴奋和一次安静之间
是它对血腥的嗜好
我们逃避它的嘴和锋利的牙
但无权冠以“残暴”二字
它呆在沼泽中 游弋 性交 杀戮
正如我们对人间有所留恋
徒劳地怀着朦胧的渴望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4 期

长翅膀的耳朵

梁 平

我的发现从某一天开始
有人耳朵移位
悄悄长在别人家的窗户上了

以别人家的事情
证明自己的耳朵好使
用耳朵“听说”是最好的掩饰

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打听
只要是别人的事
保证所有的耳朵都不背

这也太时髦太流行了
情形有点像吸毒
有一就有二就必然成瘾

耳朵不愿意回到原来的地方
它长上了翅膀

它的飞翔发出嗡嗡的响声

耳朵飞往别人的肩上

耳朵跟在别人的脚后

耳朵潜入别人的床头和梦里

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突然失语

长翅膀的耳朵

还能听见我们的心跳吗？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4 期

蒙 文

殷 杉

把草原和心灵引向高处
让剑戟和马头琴
在草原之外 接受酒和目光的
喝彩

通过长调把命运交给辽阔
用汉语不能诠释的写成诗篇
然后 把用鲜奶浸过的脸庞
放在离草原和目光最近的枕边

把草原描述成寂静的牧鞭
让心脏开成一朵马莲花瓣
直至歌手和文字的马
走遍草原之夜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4 期

尾随一株白菜出城

张执浩

在斤斤计较的人群中 ,我看中了
一株白菜 ,它脚趾间有新泥
它绿衫上有露水
我看中了它 ,然后 ,我买下
这个缺斤短两的城市的早晨

白菜 ,你是怎样蹒跚而来 ,仿佛
喘息未定的信使 ,带给我
关于土地、乡村和母亲的片言只语 ?

久未生活了 ,我一直在病。
我告诉自己 ,我仍然是从前的那位少年
只不过偶尔偏离了少年的梦境
而现在 ,我必须承认
对自己撒谎就是在对时间犯罪。

我抚摸着昂贵的新泥 ,想像你
在薄雾的早晨混迹于赶集的人群中的样子

你的爱耍小聪明的主人

当年 ,我也见识过我的父亲
怎样将沙子掺进谷粒 ,用农民的伎俩
对付城里人挑剔的眼睛

我现在可以原谅这一切了。
原谅那位把泥土带进我生活中的小人
并且感激这株白菜所含的水分
我看了看天色 ,决定尾随它出城。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4 期

梦想花朵

胡蔚中

我要把瓷瓶打破
我要在巨响中寻找灿烂的花朵
拨云见日
但我的努力 ,并没有给我带来
光明
其实 ,花朵只是一种隐痛
在我心满意足的时候
从眼前消失

而在赖以生存的白昼
我已成色盲
其实 ,斑斓只是我们内心的幻觉
折枝的手 ,了无目的

我要把瓷瓶修复
把一个梦想修剪成花朵的模样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4 期

母 羊(外一首)

北 野

我的母羊病了
洁白的牙齿突然停止了亲吻草叶
眼睛里的白云 也暗淡下来

在众鸟高飞的草原上
我愿意用最低沉的歌声
抚摸你生命深处的疼痛啊

把头放在我的怀里
看着草叶上的光 看着河面上的光
也看着 天上的光

白昼是多么爱你
大海上的天狼星也记着你的名字
我更不会让一阵风把你夺走

不管家乡的草原上有多少撒欢的牛羊
你吃过的青草总是那么香

黑 雨

黑雨带着城市的厄运一级一级走下天桥
黑色雨水无视过往的脚步和消极抵抗的
雨伞

它只管向着罪恶的深处奔流
像低头前进的诗人

城市披着冷漠的夜雨和啤酒色的灯光
在醉汉的眼前 摇晃
那些行人看上去矮小
而雨中的车辆形体肮脏

我抬头看那被烟囱奸污的天空
几棵脖子很脏的树也在假装张望着
睫毛裹着鸟粪
嘴巴涂着红油漆

原载《鸭绿江》2001 年第 4 期

切·格瓦拉决定离去

西 川

切·格瓦拉决定离去
从皮革沙发中 从花里胡哨的小说旁
他将由此进入悲剧他并不知晓
在国家银行他已沉默了一星期
他点数阳光中的粒粒尘埃
他听到鳄鱼吃人的声音
这个被大地所担心的人决定重返大地

切·格瓦拉 青草的领袖
由于重返大地而保留下忧伤的权利
那些和生活调情的人已被生活宠坏
那些玩飞刀的汉子赢得了喝彩
而切·格瓦拉 松开拳头 打好背包
一旦他决定放弃 他就变成密码电报
震荡我们心灵的发报机

不辨血型的蚊子正在等待着吮吸他
的血

只有营地上空的月亮干净 ,像一所
小学
谣言消逝于耳畔 ,有点儿清冷
他吃完变质的罐头
准备迎接何塞·马蒂的亡灵
但他招呼的黑影没有答言
不祥的征兆悄然显现

首先燃烧的是帽子 ,然后是头发和
思想
首先死去的是虫鸣 ,然后是血滴和
庄稼
切·格瓦拉 ,底片上的英雄
决定结束他的哮喘病
他从敌人中挑选出惊慌的刽子手
于是九发子弹打进他的肚子
另一发子弹打断他的肋骨

这就是大地所担心的人 :诵诗的美
男子
拥有简单的原则 ,但却是铁的原则
为此他的母亲发着低烧
而他的妻子梦见了星宿
他轻轻地咳嗽 ,他并未远走
但这却是一个他记忆中的世界 ,逗号
但这都是一首他不曾读过的诗 ,句号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4 期

还 给 我

严 力

还给我

请还给我那扇没有装过锁的门

哪怕没有房间也请还给我

还给我

请还给我早上叫醒我的那只雄鸡

哪怕被你吃掉了也请把骨头还给我

请还给我半山坡上的那曲牧歌

哪怕已经被你录在了磁带上

也请把笛子还给我

还给我

请还给我爱的空间

哪怕已经被你污染了

也请把环保的权利还给我

请还给我我与兄弟姐妹的关系

哪怕只有半年也请还给我

请还给我整个地球

哪怕已经被你分割成

一千个国家

一亿个村庄
也请你还给我

原载《山花》2001 年第 4 期

换亲的抗议

陈有才

正月里换亲正月正
怨一声爹妈太狠心
鹅毛大雪纷纷的下呀
一门心思往家里奔
跑三十里山路到俺家
从头雪到脚后跟
眼泪和雪花水了下来
在俺心中结一层冰

五月里换亲五端阳
大麦小麦儿一齐黄
姑娘一个劲吃酸杏子
吃得爹妈喊亲娘
请来了木匠放倒了树
日夜忙着打嫁妆
花生开花暗结籽
姑娘心里蜂蜜拌白糖

九月里换亲九月九
眼看姑娘要丢丑
换亲的日子还未到
急得爹妈干搓手
私下里喊一声姑奶奶
留下大姑娘结冤仇
一咬牙撤下换亲令
谁家愿娶你跟谁走

腊月里迎亲腊月八
迎亲的队伍到娘家
锣鼓点打的是喜鹊登枝
唢呐调吹的是一朵茉莉花
不骑大马不坐轿
租了辆的士桑塔纳
傻哥哥背妹妹出家门
肚子里掉下了个“枕头娃”

原载《扬子江》2001 年第 4 期

草 地(外一首)

叶 臻

跟着春天
去了一趟草地
春天真好
草长莺飞 散落一些细嚼慢咽的牛羊
还有花
红的 黄的 白的
花开的形状
就像墓碑后曾经开花的
战士的胸膛

我常常想 走过草地的人
是去寻找春天的
现在是春天了
春天真好
那些走过草地的人
不知回来没有
他们丢下的骨头
已经成了我们灵魂的文本

雪 山

雪山越来越近了
越是近了
越有一种不敢靠近的感觉

看到白色
我极容易与红色对比
大别山的杜鹃是这种颜色
五指山的木棉是这种颜色
一支部队八角帽上的红星
也是这种颜色

我自始至终
都在红色的汪洋畅游
只是当父辈们腰间的弹片
在阴雨的天气戛然作响时
我才感到白色的敬畏和压迫

我的灵魂
即刻有一种裂帛般的脆响
我分明看到
一座白色的丰碑
正从历史的缝隙
高高耸起
让我颤栗

我想 爬雪山是不容易的
当雪和山组合成
一种极顶的亮度
仰视和跨越
就是我们生存的全部意义

原载《扬子江》2001 年第 4 期

想 象

吴 ■

白色的塑料袋鸟一样飘在风中 一只翠鸟
被一个人拎在手中 穿过街心公园

一个穿街而过的人被飘下来的塑料袋网住头颅
躲过山洪暴发期 鱼群正顺流直下

一辆大车翻在沟底 马在坡上嘶鸣
一匹毛驴仰面朝天 驭手倚鞭而立

一只苍鹰箭一样射下 一只野兔翻身倒地

自来水钢笔戳在地上黑了一层泥土
小草绿出地面以后高出某个人的想象

狗尾巴草在雪上枯黄 西风里
枸杞子鲜艳欲滴

当婴儿在夜半哭出了声音 一个诗人

正踏破乱坟岗在寻找一只鞋
和一小块可以落脚的地皮

原载《飞天》2001 年第 4 期

一百片叶子中的一片

缪克构

冬天 会有一百片叶子从窗前飘落
我会为第一片落叶伤感
也会捧起第一百片枯黄 端详
但我不会记住另外九十八片落叶的
模样

如果你也要我选择做一片落叶
恰恰相反
 我不做第一片叶子
 也不做最后一片
我愿做另外九十八片中的一片
被你忽略
然后 遍寻不着

原载《中国诗人》2001 年夏之卷

明澈的眼神(外一首)

——悼诗人卞之琳

牛 汉

苍茫而空旷的天空，
望见一束閃閃爍爍的电光，
很高，很远，很美，
仿佛从宇宙的心底，
绽放出一朵素净的花。

并没有听见随电光而至的
那一阵阵隐隐的雷声，
凝然的眼神如湖面无声的悸动，
有一珠一珠的泪水悬挂着，
在眼角密密的皱纹里。

听见了心灵默默的诉述，
泪珠如他雕出的诗句在闪光，
是响雷在密云中结晶的沉默，
一首以生命书写的无题诗，
如沉雷般静静地隐退。

不是倚窗观看风景的眼睛，
是眼底的那颗灵魂，经历过
千百次的风暴之后，
一明一灭，带着永恒的微笑，
灿烂地升华到梦想的天国。

2001年1月15日，早晨5时。

附记：

去年春天，偕同诗友刘福春去看望久违的卞老，两天前已约好了。由卞老的女儿女婿搀扶着来到会客室。望着仙风道骨般清癯而灵慧的诗人，我禁不住对他说：“你一点不显老，还是那么美丽！”卞老望着我苦笑，久久不语。我又对他说：“笑得更美！”他笑出了声音，眼神突然变得异样的有光彩，如点亮了一盏灯。整个会客室顿时明亮了起来。我的心中闪现出这首诗。

2001年1月12日

黎 明

哦，长夜如此寂静，
哦，黑暗如此深重，
第一次在暗黑之中悟懂了
智慧的里尔克
为什么赞美黑暗？

长夜黑透的时候，
黎明就在其中萌动：
黎明是一朵洁白亮丽的花，
正在黑暗中含苞欲放。

黑暗诚实地孕育黎明，
尽管对黎明无可奈何。
里尔克赞美的是诚实的，
尽管他一生憎恶黑暗。

经历了一生一世的痛苦和期待，
我终于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黑暗并不曾孕育永远的黑暗，
而黎明必将从黑夜的腹腔中诞生。

2001年1月28日，早晨4时

黎明与这首诗同时诞生。

原载《人民文学》2001年第5期

寂 寞

于艾君

我看到一座未完成的雕塑 在角落里
无人问津 更没有人愿意凝视
除了我
她 没有光滑的肌肤
我的视线可以停留于任何细节
她筋骨毕现
在我的视野里粗糙着 极富质感
她挣扎着
渴求最后的完整
但上帝已回到
他装修一新的屋子里午睡去了

原载《鸭绿江》2001 年第 5 期

一个牙痛的人

宋耀珍

一个牙痛的人在屋子里踱步
他咒骂窗外的狂风,乱飞的碎纸片
他咒骂止痛药、医生
没完没了的电视广告和新闻
还有窗外挂在树梢
的塑料袋,整整一个春天,它挂在那里
飘动,就是不掉下来
现在,它衣衫破烂,却摆动成翅膀的样子
像练习飞翔,心情爽朗
他独自在屋子里踱步
他开始咒骂新婚的妻子
为什么还不回家。她在外面干些什么
这可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时代啊
贞操与政治家的绯闻一样廉价
天色黄昏,他暴躁得像一头
囚在笼子里的豹子
他痛呀,他恨不得拔掉牙齿
用锤子砸碎牙齿

他开始诅咒所有与牙齿连在一起
的东西 :牙床 ,舌头 ,嘴唇
以及整个头部
以及与头部连在一起的整个世界

天完全暗下来
这个可怜的被牙痛折磨得
精疲力竭的人 ,禁不住掩面痛哭起来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5 期

起 风 了(外一首)

娜 夜

起风了 我爱你 芦苇
野茫茫的一片
顺着风

在这遥远的地方 不需要
思想
只需要芦苇
顺着风

野茫茫的一片
像我们的爱 没有内容

交 谈

你不会只觉得它是一次简单的呼吸
你同时会觉得它是一只手
抽出你肉体里的 忧伤
给你看

然后 放回去
还是你的

你甚至觉得它是一夜好梦
让你在远离了它的现场
侧身 想哭

可我怎么能扼制它
迅速成为往事啊

原载《鸭绿江》2001 年第 5 期

为 什 么

张 捷

为什么死人
比活人沉重
那么多人抬着一个人
还得加上眼泪 喇叭
送他远行

为什么哭的人
越劝越哭
有眼泪就足够了
何必呼天嚎地
那些动人的话
活着时为什么不说

死去的人
是一个瘦小老头
体重不过四十公斤
这么轻微平凡
却需要一个村庄

把他抬走

原载《诗潮》2001年5—6月号

大雨过后(外一首)

大 解

大雨过后的街道直通海边
美丽的人们渐渐收起了雨伞
秦皇岛 被陡来的风暴强行涮洗
树叶还滴着水
而残云开处 大海上已是阳光一片

有一个幸福的朋友 海边居住
但愿她在某个时辰突然出现
她会平静地说话 回忆往年
她走过沙滩一丝不响
真的 她不美 但让人喜欢

如果可爱的人们尚在梦中 这正午
渤海湾的洋流将向你铺开无边的蔚蓝
在青龙河西岸
我曾臆想过更宽阔的波涛
比流水更潮湿 比爱情更饱满

但当今骤雨初歇 闪雷远去
面海的白楼玻璃闪闪
我仅从贝壳中捡起一个小石子
这收藏过岁月的小东西
放着温和的光芒 谦虚而久远

我看到许多人弯腰拾贝 许多人
涌向大海 又源源不断地离开海边
兜里装满贝壳和石子
设若此时大雨突然又至
人们将缩着脖子奔跑 或匆忙地打开雨伞

在大雨过后 在秦皇岛
从文化路到海滨浴场
我的朋友她没有出现
是我一个人与众同乐
像诗中洗过的文字 一个夏日让人流连

伫望雪原

尚未起床的人们还不知晓 推门你看
哈 大雪覆盖了所有的庄园
树木全都长出白绒毛
云彩一丝不剩 天空纯粹湛蓝
太阳还没出来 雪地的回光已经耀眼

起来吧朋友 这时辰

站在雪中是幸福的
从西伯利亚吹来的风 已横跨过平原
它带走了乌云 留下雪花
给我们以恩惠 在这冬天

除了这洁白的雪 心灵深处
被我们爱过的事物已经遥远
在整个世纪的梦境中我说
雪呀 让我踩着 你走遍人类的家乡
然后死去 浑身一尘不染

透明的风带来了新的一天
融化雪野的阳光正在来临
还有什么能使我美好 就这样站立着
当目光的边缘地带树干明亮
孩子们的歌声时隐时现

原载《诗潮》2001年5—6月号

锻工本泉

天 狼

他是个被《诗经》里的女子寤寐思之的正统青年
一位解聘了钢笔 辞退了书本的文人 矿山机械
的制造者

兼做小型农用工具 简易健身器材 常备厨房用
品的 手工艺人

股民 酒鬼 球迷 牌友 舞星 拳手 车主
瘾君子

做过编辑 传销商 倒烟客 煤贩子 经营过服
装 五金电器

曾任团支书 区队长 主任 科长 现为休闲的
副处级

配备各类证件十八个 参加协会二十三个 获各
种奖项四十次

现有一部手机 一只拷机 一部电脑

眼镜一副 领带一条 假牙两颗

《齐鲁晚报》的读者 《体育天地》的观众 影视
歌舞的追星族

党员干部之友本泉 七级锻工 月薪八百 六十

八平方米的房产

三年前 与几近废料的原装家庭 说声拜拜 没有留言

去寻求二手的姻缘 他感到生活 并不比钢铁柔软 火候和力度

有更高要求 这个远离诊所没有病史的人 从不看公厕和街头墙壁上的

祖传秘方 始终坚信打铁的自身就是硬 但他今天

的确病了 爱情啊 这惟一的患处

使他不能用于拥抱的两臂 软了

泪水淬过的肌肉 仅剩劳动的力量 打铁呀 嗨嗨！

锻工本泉 用吼声和砧铁的撞击声宣誓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再婚 在紫荆花普遍盛开的七月

他举行了仪式 比回归更隆重 他重金属的体魄 让两室一厅的新法人

感到自己像一根横在砧上的铁丝 血尖叫着 身体火苗似的 痉挛着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5 期

关于机器人的暴力

张学梦

如果机器人犯罪我们审判谁呢
我们如何判断它们的责任能力和动机
它是主犯还是从犯
它是过失还是故意

如果“工人”害死了暴戾的老板
如果“保姆”谋杀了遭嫉的主人
如果成千上万机器人突然有了情绪
它们群起反抗人类的奴役

这一切不仅仅可能而且已有案例
机器人的手掌沾上了人类的血迹
也许它们利用了人类思维的疏漏
也许它们厌恶人类的法规和伦理

如果它是最高智慧的产物
那客观化了的智慧会不会谋求它的独立
如果它能自我复制和繁衍

它会不会像个外来物种发动侵略和攻击

就像上帝创造了我们

我们偷吃了智慧树上的苹果

于是我们开始颠覆仁慈的上帝

于是我们开始攫取主宰世界的权力

人类将怎样审判机器人罪犯

人类将怎样摆设审判席和被告席

人类是审判一个金属的大脑

还是审判制造了这个大脑的自己

仅仅因为一阵太阳的磁暴或微电子的侵袭

仅仅因为一点意外或一个错误的信息

还有未曾显现我们未知的定律

事物往往偏离人类的预期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5 期

他驾驶着黑色的轿车来接我……(外一首)

于 坚

他驾驶着黑色的轿车来接我
宽敞 厚重
关门的感觉像是关上了法老的陵墓
车厢冰凉 尊贵 荒芜 简洁
设计得无微不至 符合于
诗歌的某些古典原则 没有什么
可以挑剔 也没有什么能够
随便轻视 他坐在驾驶座前
发出金属的光 犹如
刚刚占领了钻石工厂的将军
他再也不看车窗外 那里
灰色的河流与城市之间
秋天的暮色与郊区刚刚亮起来的灯火之间
再没有什么他感兴趣的事情
而我呢 他昔日的老朋友
穷诗人 哼着老掉牙的歌
不知道这车子价值多少 什么型号
傻乎乎地咧着嘴 快乐地搜索着

景物迷离的窗外
为这世界动人的口红 激动不安
那些在高速中退去的灯火下面
一定暗藏着诗歌的野兽

失败的楼梯

他们从楼梯上下来
头发乱了 疲惫 空虚
他们刚刚结束了会议
那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事情
像火柴 终于一根根
越过黑暗中孤独的时刻
汇集到那想象里更动人的黑暗中
突然爆发 又一起熄灭
光明就是如此 到此为止
公开了一些看得见的
毁掉了一些见不得的
就是这样 这简单得疯狂的结果
令与会者普遍失望
头发乱了 啊 那是夏天
阳光明媚 我穿着红色的圆领衫
从相反的方向 在失败的楼梯中
与他们擦肩而过 我麻木不仁
正全心全意追赶着
一头从自己的身体中
逃跑了的狮子

原载《花城》2001 年第 5 期

气 息

树 才

你的气息像鸦片一样
我闻一闻 ,疼
就缓解下来

你一来 ,空气就动
起来了。虚脱的我
有片刻的失明

你说吧。我听着
夜色可以作证
尽管没有星星

你的气息就是鸦片
我和疼 ,只好
缩回去

就这样撞进生活的
怀里。就这样打下

解不开的死结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5 期

陨 落

许小龙

早在大地的心跳被雪抚慰的时候
我就开始动用一些晴朗而饱满的文字
将春天从黑暗中从泥土中从大脑中搬到纸上
河草的清香自我握笔的指尖落下
在纸上欢快地奔跑
一如一群放风筝的孩子的笑语在大地上飘荡

麦子种下去了，连同胡麻、土豆及土豆般朴素的爱
情

然后端坐在温暖的怀想和婴儿凝神的谛听里
等待生命举起嫩臂在风中挥动的一刻

三月的沉寂里我听见谁的心跳声响彻深夜
四月在一个农人与天空的对视里悄然而逝

叛逆的风抓起大把的黄土撒向高原
并撕碎了父亲用犁和血汗同土地签订的温饱合约
如同静室中我撕碎一页页稿纸及歌颂的文字

远方 ,万家灯火盛开在大地上
而感动血液的温暖却在想象之外

原载《冰天》2001 年第 5 期

枝间的花朵

王春芳

枝间的花朵 是五月留给自己的
秘密 嗨 你不注意
怎么会发现它呢

四面的风轮流着抚动
它的脊背 轮流着同它嬉戏
比照起来 人有多么清高和傲慢
——竟在它的面前一闪而过

但花朵从不高声讲话
或许五月 就该浓缩成这么一枝花朵
瞧它有多么纯净与柔媚

瞧它的嫩瓣儿 笑成一串铃铛
在飘尘中 清澈地荡开一丛光束

原载《飞天》2001年第5期

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即景

叶庆瑞

即便 30 万株树木
砍伐 也是一项浩繁工程
30 万具身躯倒下
一夜的年轮
是一圈坚固的南京城

即便 30 万块岩石
滚落 也是一次巨大的山崩
30 万颗头颅落下
迸不出火花
惟溅出一片哭声

即便 30 万美元
半个世纪的欠空
也该偿还一个民族的血本
并非在留言簿上
签一个合资的梦

前来凭吊的丰田轿车

依然开出战车的威风

我担心那揪动快门的手

今后还会不会将扳机扣动

原载《飞天》2001 年第 5 期

陈红彦之死

林 雪

5月30日上午,乘出租车去电台。汽车音响中播出一档新闻节目《今日上午》。这是一组用流行音乐衬托的新闻。在播出几则诸如邻居失窃、火警、一只母鸡天生两个肛门等一些消息后,背景音乐是伊能静演唱的《寂寞的鸭子》。这时,主持人说到了陈红彦之死。陈红彦是四川一家民办砖厂雇用的一名青工,16岁。在去捡掉在传送带上的劳保手套时,手指被皮带夹住。然后是小臂,最后是整个右臂被撕开。由于机器轰鸣,没有人听见他的惨叫声……两个小时以后,陈红彦死在医院里。

陈红彦有一个寡母和一个73岁的祖母。三口人住两间草屋,全部家当只有两张床铺。砖厂赔偿了两千元,且催促家属快些将陈红彦火化。

“死了,知道不?四川的。16岁”

司机嘀咕着,向左猛打轮

尖叫的轮胎

不能入耳

两只耳朵里全是陈红彦

一个名字的符号
组装成一个人形
被生下过、被喂养过、被抱过
用哭寻找过乳头
笑过。学会说话
说那种四川方言
在那种方言里 ,大人物频现
他伟大、丰富 ,已
无法再创造
只有被复述
经历过青春期
死才使他一下子成熟
当他目睹了自己的撕裂
他懂了机器咬人
他没看好自己

一具尸体
一钵灰

一去不回

主持人的播报有个小停顿
音乐扬起 ,伊能静出现
唧唧唧唧唧唧唧 唧
唧唧唧唧唧唧唧 唧
只许我爱你
不许你爱自己

寂寞的鸭子

有头绪的阳光
千篇一律地照在生活之上
整齐的道路，一种融和的力量
使大大小小的陈红彦之死
变成新秩序
人群有备而来
足够的肾上腺素、欠缺的肾上腺素
薄脆的血管、韧厚的血管
临界舒张压： ≤ 90 毫米水银柱

人群能够承受一切

缺失挤迫着我
比满盈还多

* * *

不足三天的悲伤
十六年肉体凡胎
一生的质疑

“妈妈，我死过一次
我害怕死
死太疼了。”

我的儿子三岁时的咒语重现
他摸着膝盖上的擦伤
一副过来人模样

真正的悲伤 ,有时还原成
快乐形状
当我们疲倦 ,当我们不爱
蜃景中的街市显示出来

与我的脑白质无关
当我思考 ,不用思想
用我周身遍布的痛点

这里是触痛
这里是压痛
这里的钝痛连着阵痛

痛使我坐卧不宁

毛发里交缠的手沉入暗夜
困顿的皮肤上缀着星座
我的身体强直易于断裂
沉默。一只生锈的铁板
暗中的折痕
撕裂一切的钢铁的言语

(孩子们离家走失。老人在家外面不为人知地死去。 “ 大

舜轮”沉没 ;劫匪劫车连撞 27 个学生。“库尔斯克”核潜艇失事。乌鲁木齐市货车大爆炸……我们被迫观看死亡之翼 ,它的覆盖没有定理。我们扮演着“幸存者”,与命运玩一种赌博游戏。)

一些人死了。另一些人活着
一生是一次漫长的葬礼
我们活着。幸存者。只是对死亡证
明

一些人死了。命运或罪行
一些人死了
死有时是最大的政治

一些人死了。另一些人将死
死于火、死于高空和轮下
死于谋杀及杀人

死于心脏
死于胰腺
死于失血、窒息

只有词语再生
并打开了光明的未来通道

词语是我们唯一的保险

* * *

已经到来的雨季
洗不掉死者身上的血
屏幕上的肢体
特写的哭泣
稠密的悲痛刺穿了眼底
今夜 ,我们是不是还爱
当我说 ,请别损毁、请别出卖
 请别抛弃
两个幸存者 ,使用着侥幸的语气

绝望的姿势。符咒者的言语

我的头颅。嘴
我的骨盆。我的肺
身体的空间
存在的缺口和缝隙

偶然和日常的事件
不是必然的法典
劫数无法逃避：
 生活向我身体的裂缝倾倒了
 砂泥

用诗歌的真诚向事实提问

确定的时间唯一
生命 ,生命
你至高无上。你合二为一

水流带走了土
歌词带走了调
命运带走了命

鸟儿松开了爪中的纸片飞过
我在沉默
死亡也不会使我言说

穿过那些伟大的缺口
涉过深渊 :水里和火里的冤魂
什么时候能变暖？我们已抵达彼岸

原载《绿风》2001 年第 3 期

在 西 边(外一首)

马萧萧

在西边
在长城到达的地方
我的想象不能到达

在西边
万水之军
只在梦中行走
千山佩纱
全在风中集合

风来风去,一枚石子
卡住了河西走廊的咽喉
霍去病的利剑
在汉朝难以拔出
风来风去
兵马俑一动不动
动的只是那风
风吹走的

除了风本身
还有我满脸的沙

在西边 除了风
还能是谁
它为我黑红的妹妹
在酥油和雪水中开放的
黑红的妹妹
一一梳妆
除了我的守望
还有什么
能经得起风吹

当死去的历史
在祁连山的骨头里
一一复活
当我把过去、现在和未来
握成一支三节棍
一天天 ,把自己打倒
当所有红柳 ,
都喊着“一二一”
并向右看齐

在西边 ,在风中
从不兜风的
是我的黄挎包

借 刀

从唐诗里
借一把刀

杀几个
新诗人

是人们谈诗时
惯用的
伎俩

原载《飞天》2001 年第 5 期

钟声敲响

代 微

钟声敲响
就有人在天空回荡
就有人 没有双腿狂奔
一朵雪被另一朵雪倾听

坚定 有力
被敲打的夜薄如蝉翼
它使冬天的人在远处泛绿
深染草叶的心灵

钟声破开空气
像流向高处的水
与记忆背道而驰
一切中最压抑的鸣响
都来自铁的呼吸

今夜是这样一张犁
将怀念的草根贯穿到底

那些与你无关的日子
大片倒地

原载《扬子江》2001 年第 5 期

毛泽东赏雪

达 夫

陕北雪花大如席
窑洞
是延安的一只只眼睛
毛泽东右手夹着香烟
左手背在身后
走入延安的视线
又走出延安的视线
踱步 踱一种唐诗宋词的韵脚

雪花在烟头上吱吱作响
毛泽东一言不发
身旁的石碾也在沉思
圆口布鞋和老羊皮袄上
落满警句

雪在毛泽东的心上融化
他诗绪万千
雄视古今

透过晶莹的雪花
看见了一个干干净净的
未来

赏雪
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辉煌
和宝塔山的巍峨
就这样踱着步
毛泽东一边赏雪
一边不露声色地
打好了共和国的
腹稿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6 期

灯 盏

丁 可

是光芒的滴露
是夜雨或星空下静开的白莲
是我祖国的夜晚含在唇间的
草莓
在邮票似的窗口
在深深的小巷 在矿井下
在漩流之上 在风高的山顶
坚忍而温馨地闪耀着的
总是我祖国的灯盏

我怀念那些永远沉入黑暗
曾经为 人间掌灯的先驱
那些透过历史的封尘
白骨一样铮铮的闪耀
融入大地繁密的灯火
在深夜 在黎明
在城市或乡村属于我的空间
在华灯不肯屈就的角落

这是一颗我摘给祖国的草莓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6 期

记住这些名字

李民超

这不是会场 也不是
临战出发的集结地
却多么整齐有序地排列着
不分年龄不分职务资历
按姓氏笔画的顺序排列着

这是烈士啊 这是那些
在第一次暴动的火光中倒下的人
在冲锋号吹响时冲在最前面的人
在危急关头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人
这是黑夜中寻找光明的人
这是黎明前不肯回家的人

让我们记住
记住这些名字
记住这些岁月的积尘
 遮掩不住的名字
记住这些历经风霜雪雨

依旧火热的名字

记住这些沉默中张开的嘴巴

记住这些黑暗中睁大的眼睛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6 期

论 灵 魂(外一首)

沈天鸿

白天的真理 ,在灵魂的真正黑夜
等于萤火——发亮
但非真正燃烧
摸上去它是冷的 ,像每一个
曾经沸腾的时代 ,每一种燃烧后
为数不多
在琥珀中幸存下来
已与空气隔绝的火种

牛顿最后承认了上帝。那是一种
怎样的绝望？万有引力
在他灵魂的真正黑夜
是否仍然存在？
我看见苹果依然从
看得见的世界的枝头落下
不论它落在何处 ,都是落进
收容一切又使一切消失
而等于虚无的茫茫大海

难以忍受的疼痛 ,并不来自肉体
肉体的疼痛是渺小的
它可以被出汗和一粒
白色止痛片减轻 ,而灵魂
以及灵魂的疼痛 ,如此抽象
连时间也不能将它止住——
一切抽象的东西只与时间并行
而并不在时间里
甚至也不在空间里
这有些像历史。一个人如果有
灵魂
更多的不是因为当下
让他生活的生活
而是琥珀中封存的历史

历史是什么？是我们
正在学习的东西 ,风雪弥漫的
黑夜
历史在敲门
一声 ,两声 ,三声……
门外是雪 ,是我们不曾生活
和正在生活的无穷岁月
掩盖一切的雪上没有任何脚印

另一种阳光

日落。凝聚了整个世界的
金黄的油菜花
是另一种可闻可视的阳光
它里面有蜜
味道是甜的

夜晚仅仅像一个阴天
那样灰暗 ,在沿江的洲区
在丘陵 ,甚至在那高寒的
山上 ,油菜花都无处不在
但它不照亮天空 ,它只

照亮生长它的大地——
如果没有风
它的香气也只在
地面不高处聚集
弥漫进那些

随意坐落的村庄 ,那些梦
那些穿越亿万光年
到达人间而不能入眠的
漫游的星光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6 期

蝴 蝶

丁念保

蝴蝶无骨。无肉。无血。
无语。无泪。蝴蝶已死。
蝴蝶并不存在。我们所看到的
只是 她的前生。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6 期

一 颗 心(外一首)

黑 枣

我总觉得
一颗心可以打开另一颗心
即使这个世界被尘沙笼罩
内心的光芒始终照亮我的眼睛
一颗心,在看不见的位置让我看见
在绝望的时候听到它在跳动
穿过一切事物和变幻无常的生活
一颗心使我坚持内在的清洁
以及对另一颗心的永久的激情

爱 女 人

从疼痛开始。女人成熟
就像越冬的树,先得抖落青春的叶片
我爱惜她的乳房,语词中丰满的部分
直到我的手,滚烫的双唇……
——化做疯狂的语词
我要在她起伏的躯体上植满想像的脚步

直到踏遍她的一生。爱情的一生

女人。她乌黑 ,富有光泽的长发是温情四射的黑
夜

我在她覆盖之下 ,把爱尽情地享受 ,给予
一只满载音乐的容器。跳舞的水
跳舞的水一旦涌溢出来 ,就
拥着我一起快乐地跳动着
……呵 ,不要简单地说出
要一分为二。要从中拆分出“ 心灵 ”和“ 生命 ”

普通的生活 ,天空穿着彩色的外衣
我喜欢和所爱的女人走在路上 ,在时间以内
我喜欢
一呼吸就能够听见
围绕在她身体内外的神秘的气息
我喜欢她一伸手就能够抓住我的心跳
在时间以外 ,我们专心一致
潦草的四肢就像每个笔画
最终拼成一个完整的字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6 期

等

刘畅园

不是等季风来临
不是等远方归人

等一阵清风
一朵干净的云

红尘滚滚
等那一个
鸟鸣的清晨。

原载《扬子江》2001 年第 6 期

雪地上的乌鸦

田 桑

雪地上的乌鸦
呵 ,多么耀眼 !
雪地上的一粒小黑点
天地间惟一的亮光。
它的美打乱了凝视的规则
使万物凸现它们一向深藏不露的
最高秩序。

我不敢赞美 ,
不敢咳嗽 ,甚至不敢呼吸。
惟恐一出声就惊扰了
这平衡的大宁静。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6 期

栈 道(外一首)

耿 翔

把身子钉进岩石里
让历史走过去的是汉人
扯下一把被栈道留住的云
我听见西风,在石缝里读书
我看见一个人,他歇在石头里
 的背影
很像一个王朝

翻开汉书,一阵大风
在栈道上劲吹,有几行汉字
被吹上悬崖?又有几行
被吹进水里?栈道上
我摸见汉人的骨头
比岩石还硬。我看见一只鹰
它拜谒古典的样子
比人真诚

我不知道,我能否躺下身子

也让历史走过去

听汉中民歌

这是一个人的呼吸
从竹子的嫩骨里吹出来
一片竹叶 ,像一把雕花的刀子
把我刻在汉中的欢乐里

这是一个人的叹息
从河流的阴影里摇过来
一叶小舟 ,像一弯落水的月亮
把我藏在汉中的痛苦里

这是一个人的目光
从山顶的寺庙里漏下来
一截残碑 ,像一扇紧闭的山门
把我隔在汉中的尘世里

这是一个人的身世
从石头的裂痕里写出来
一块汉字 ,像一枚沉重的印章
把我盖在汉中的自述里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6 期

秋 意

金肽频

天空黯淡 花朵正在关闭
一年中最沉重的节气
在雨水中舞蹈

不可碰触的雨水
以其高贵的旅迹
在大地上描绘
 苹果的颜色 最后的月色

几个远房的亲戚开始出门
蝉对着蝉鸣

这时的天空下 我看到
一位小女孩在搬运钢琴
一群群从乡村飞起的鸟
 正落在城市的肩膀上

谁家的月亮被挂在门外

一把滴水的雨伞 只有
一门心思 走失了的夏天
还会不会再回来

最轻松与最沉重的季节都属于鸟群
他们正沿着大地边缘收拾起
自己的言语 然后
把家安到天上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6 期

美

宋晓贤

这么美的时光 ,我把它消磨掉
就这样木然枯坐 ,我还
关了门窗 ,外面阳光很好

这么美的爱 ,我让她燃烧
我跟她厮守 ,对视着
没有言语 ,她的笑
就像梦幻一样

这么好的纸张 ,我把它用完
这么好的妻子我把她怎么了?
这么好的诗我把它写完
这么好的生命我把她怎么了?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6 期

空 房 子

潞 潞

水泥的月台渐渐灰白
别离者的身影在拉长
他们向往事一退再退
一滴温情的泪水
不待流出就已冻僵

寒流来得突然
像群鸟悄无声息撤离北方
谁会注意他们呢
他们自己也已经麻木
做过太多的噩梦,如今
只能更深地潜进羞辱

不远处是郊区的奶牛场
依稀看到一片平静的草地
他们庆幸,终于避开
不管地狱还是天堂
假使有人追问起不堪的岁月

他们能否剔除其中的苦味
把沉默的眠床归还

丧家的日子 ,毁掉太多
整个城市仿佛都在出逃
只是 ,空空荡荡的房子里
预想的惩罚还迟迟没有到来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6 期

人类的理性(外一首)

王家新

埋头于写诗 埋头于
一个个寂然无声的黄昏
埋头于词语中的迷途，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人类的理性
和当今世界的疯狂，
纸上的字迹消失了 犹如置身密林
树干与树干之间 传来枪响一般
震动四周的寂静……
我放下了笔。
我不放下笔又能怎样？
我想是到了从自己的话语中退出
而让沉默来庇护我们的时候了。

秋 天

秋天突然间就来到
这个火热的城市
大气流开始测量楼房与距离

仿佛冰山在海上漂移
仿佛大海升起
仿佛天空已被我们遗忘了多年
仿佛在一只望远镜下
地球变成了一只柠檬

仿佛我已变得和我自己无关
仿佛我正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下
仿佛从宇宙间传来一种音乐
深邃而又揪心

仿佛有一片叶子迎风飞起
仿佛有什么正擦伤地面
仿佛我开始享用判决后的自由
仿佛人可以随时去死
仿佛一切已不存在
而一条通向远方的路出现
仿佛人终于从重负中解脱出来
仅仅为了与自己告别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6 期

蜜 蜂(外一首)

西 渡

爱了 ,就把爱情坚持到底。

我们的一生短如一瞬 ,
我们采蜜 ,为爱情纳税
又输血 瞧 ,我们半透明的阴影 ,

晕眩于烈日的寂静 ;
我们的翅膀为爱情而弯折。
谁教我们把爱巢筑在

天堂的高度 ,好听到风声
在下面嗖嗖地吹过去 ,像
不怀好意的预言 ?大地上 ,

花的影子也嗖嗖地吹过去 ,
像光线的乳房 ,而月亮和我们脸贴脸 ,
让我们沿花茎攀升。

佯装的疯传染了所有的花朵，
爱就是一根扎进肉里的刺，
一生的痒，锦被中的虱子，

挠不着，也挠不完。

为了爱发动一场战争，我们只有
一种致命的武器，一生九死的命；

噢，所谓爱就是自我了结。

我们不传种，不接代，
把精血涂在烈日下，花影中，

把我们的命换成别人的命；
我们坠落，从遥远的星球，轻轻地
掉进爱情的掌握中。

秋 歌

秋天，最后的裸露的乳房，
秋天，最后的异性的光芒，
生存的道路像刀刃一样窄，
月光和最后的雨都是细的。

秋天，天空运送着密集的军团，
秋天，云朵的后面神在读诗，
椅子的靠背磨光后脑的头发，
他起身，我们的天就开始下雨。

秋天 树林的呼吸转暗 影子变长，
而在树木的内部，一把白刃的斧子
敲击着 鼓声咚咚 落叶纷纷，
蝴蝶拉着枯叶的手掉进舞蹈的深渊。

秋天 树木的嘴角渗出了血 还穿着裙子，
秋天 满山的枫叶在燃烧 还露着肩膀，
秋天 姑娘的身体在溪水中发抖 还剩下
爱情
秋天 我的泪水已干 还剩下田野的悲伤。

秋天 这最后的光我已目睹，
秋天啊 我为什么身陷其中？
靠着这最后的光芒 我静静地立着，
像一株白桦 像一个裸身的少女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6 期

我跟随一位少女穿过城市(外一首)

西 川

跟随一位少女穿过城市
我踩着她的脚印
却并不踩住她的影子

我跟随一位少女穿过城市
我陪伴她走过
人生一段短短的路程

她并不回头,好像这样
就能伤害我的自尊心
她错了:她的香味使我着迷

她的头发变成蓝色
她的双臂在练习飞翔
太阳已经对准她的乳房
而我却来不及走进花店
买一朵玫瑰花——啊
多少玫瑰花枯萎在花店里!

一辆救护车风驰电掣
在她的眼睛里开赴死亡
而我在她身后已经口干舌燥

眼见得走过了城市
最后一道围篱 ,她的脚步
更轻盈 ,我的心中有了恐惧

我跟随一位少女到来郊外
穿过密林 ,我发现
我是一个人来到旷野里

杀死一个人

杀死一个人 ,也就杀死了
一个人的声音 ,也就杀死了
一个人的光泽
或他的晦暗
杀死一个人 ,也就杀死了
一个人的细菌 ,也就节约了
一个姑娘的关怀
或她的仇恨
晚霞、落木像被冲散的兽群
一个可能存在于大地的家族
被禁止诞生

银灰色的滑音(外一首)

歌 兰

孤独的鸥鸟 ,银灰色的滑音
轻柔地掠过
江上起了小小的风
把我波浪型的长发
拂到额前 ,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痴痴地站着 ,一动不动

我知道我快要腐朽了
我知道我浸满了雪水的身体
已长不出一根刺
我已浪费了太多 ,何止时间

一江的船 ,一江的春水
一江的没有灵魂的女孩燃烧的形骸
都走了

我想哭 就哭了

雨什么时候停了
芦苇荡什么时候
泛起眩晕的波光
我都没在意

我只知道这时心爱的人
在遥远的地方
在空荡荡的房子里 想我

天真的晴了 早春之风
跟鸳鸯的脖颈一样凉
轻盈的大地随鹅黄上升 消失
多么美好啊 我空空荡荡
我想哭 就哭了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7 期

禁 忌

叶匡政

记得那个青春痘被挤破的下午
生活像脓血一样令他疼痛、沮
丧和羞愧。

如何安慰他 ,用这泥泞的生活 ?
我注视着他 ,我已经原谅了他
或许他还在仇恨着我。

如今的生活仍旧像那个青春痘
挤破的下午
我一直没有把头抬起来

那令人生疑的 ,丑陋的 ,乱草中
的喉结
不安地蠕动着 ,还是沉默吧
如今生活的禁忌仍然不可说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7 期

最软的季节(外一首)

王小妮

在五月里
我看得最远。
记忆像新虫
鼓动着向南的山坡。
我知道
最软的季节快要到了。

在五月里
我当然能看见你。
你又化妆成最细的游丝
凄婉地攀上
两千公里外我的围墙。

我决定
把我整个的一生都忘掉。
我将与你无关。
我的水
既不结冻也不温暖。

谁也不能打动我
哪怕是五月。
我今天的坚硬
超过了任何带壳的种子。

春天跟指甲那么短。
而我再也不用做你的树
一季一季去演出。
现在
我自己拿着自己的根。
自己踩着自己的枯枝败叶。

等巴士的人们

早晨的太阳
照到了巴士站。
有的人被涂上光彩。

他们突然和颜悦色。
那是多么好的一群人呵。

光
降临在
等巴士的人群中。
毫不留情地
把他们一分为二。
我猜想

在好人背后
黯然失色的就是坏人。

巴士很久很久不来。
灿烂的太阳不能久等。
好人和坏人
正一寸一寸地转换。
光芒临身的人正在糜烂变质。
刚刚萎琐无光的地方
明媚起来了。

神
你的光这样游移不定。
你这可怜的
站在中天的盲人。
你看见的善也是恶
恶也是善。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7 期

水 壶(外二首)

宋 琳

从水壶中的黑暗到躯体的黑暗，
是浑然不觉间来临的夜。
我划亮火柴，坐回桌前，
回忆起日落前写下的诗中的一行。

夜更深了，山上有雪，
崖边那颗星被擦洗得更加明亮。
从黄昏起它就在那儿漫游，
它大概渴了，像一只蟋蟀沉寂下来。

现在只有水壶在独自歌唱，
像厨房里的蟋蟀呼唤另一只
荒野的蟋蟀。它也在呼唤我的嘴唇，
去轻触温暖的，雪水茶的芳菲。

多奇妙，一只水壶，从不问我是谁，
随时都能给我安慰。
哟优美的弧形，妇人般的柔顺，

水倾出又倾入 ,欠缺了又满盈。

而我知道 ,有一个匠人打制了这只
不知年代 ,灰色曲柄的水壶。
我熟悉孤寂中的欲望之渴 ,
倘若我出门 ,它或将伴我远行。

三十五岁自题小像

眉宇间透出白日梦者的柔和 ,
折射内心微妙的光束 ,
平静的目光落向一个地点。
颧骨略高 ,但鼻梁正直 ,
面颊的阴影燃烧着南方人的热情。

眼睛里有迷恋 ,也有疑问 ,
因见识过苦难而常含宽恕 ,
在美的面前 ,喜欢微微眯起。
额头不曾向权势低垂 ,
嘴角的线条随时愿意与人和解。

生命之树茂盛 秋天已临近 ,
风将把乡愁吹成落叶。
这张脸贴在手掌上能感觉它自己 ,
从镜中看着我时却变得陌生。
这张嘴化为尘土以前将把诗句沉吟。

书札片断

原谅我总是说到冬天说到河
说到野鸭飞过时空中的裂冰声
船拴住灯火 星啮咬铁塔的尖顶
回到屋子里的人们沉默着
脱衣上床 面朝一堵墙壁
最后一班地铁翻越奥茨特里斯桥
进入十三区。脸 酩酊的脸
闪动睡眠黑甜的煤渣
一个人在深夜巨大的城市里走着
穿过飞雪和妓女扑鼻的香水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7 期

三个光头少女(外一首)

秦巴子

三个光头少女 ,一个朴素
一个衣着华丽 ,另一个
一袭僧衣 ,但她们并非僧侣

三个光头少女 ,出现
在街角 ,在同一张报纸上
对阳光没有丝毫畏惧

看不见的紫外线其实很强
三个光头少女 ,穿城而过
惊动了鲜花也惊起灰尘

三个光头少女 ,三种去向
此刻汇聚在同一张纸上
像一首歌里的三种声音

白纸黑字的三个光头少女
在一个长发少年的手上

变成了一架纸飞机

六只眼睛的舷窗
共有一个身体 ,三个少女
光头 ,怎么玩也不心跳

三个被阅读的光头少女
在万家灯火里 ,怎么飞
也飞不出纸上的戏剧

按住

按住 ,然后慢慢慢慢
松开以后 ,才知道
跳蚤是按不住的一种
动物 ,就像女人
松开以后就不知去向
就像人们羞于再谈的
爱情 ,哪里痒哪里挠
但是 ,按不住的跳蚤
已经下床 ,就像老虎
回到了原始森林
就像爱情进了夜总会
我按住酒
你按住酒杯
而醉是一种按不住的
老虎 ,每天爱你一嘴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7 期

家 园

鄢家发

花朵搬运阳光
风搬运花粉

雪运走了十二月的瘦水
六月一只花白的奶牛
撞翻一地的奶桶

神明的白度母啊 我们
皆是打工运送的牛仔
那个传唱格萨尔王的老人
歌音已深入一只旧年的酒罐

谁 搬运我们文字灵性中的
家园……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7 期

你让你的苍蝇飞走吧(外一首)

扶 桑

一只苍蝇试图遮住天空。
一只苍蝇嗡嗡 败坏了筵席上我们的胃口
——生活、爱情、青春
败坏了我们的表情、想象力……

一只苍蝇肆意嗡嗡。有谁知道它的痛苦？
我见过它 缩在自己的暗影里
自卑、哭泣、哀求……
憎恨天空。

谁把苍蝇像一个暗伤 放进自己身体？
用自己的苦恼 滋养它？
苦恼的人 试着
把窗户打开吧 让它自己飞走吧

星 期 日

我在一棵柳树下坐着

用它浓密的长发 ,把自己的脸藏好
现在 ,没谁再会看到我
没谁再来打扰

有人在河边垂钓 ,有人在洗衣服
蚂蚁忙忙碌碌 ,在脚下潮湿的泥土
看不见的鸟儿
即兴 ,为寂静伴歌

一上午 ,我翻动一本旧书
有时 ,让停泊着天空的河水
河水那边的青山
在我疲倦的眼里 ,静静地漫游

风 ,水那样吹拂——
清凉了我的额头
远处的建桥工地 ,似乎响起了
打桩机的低吼

生活并没有停止 ,在这星期日
世界也没有休息——
郊外的田里 ,油菜花已开过了
油菜花已结籽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7 期

让阴影留下……

张 典

让阴影留下 ,用一枚铁钉
将它拴住 ,啊 ,我需要
这仁慈的阴影 将我的生活裹紧

我羞于在阳光下倾听
公开的赞美 ,春天到了 ,春天
到了吗 ?我羞于享用太早的光明。

惟有阴影让我保守一个阵地 ,
使我与狂欢的人群区分 ,惟有
阴影
辨认出追加于生活的恶行。

我也曾经是这恶行的一部分 ;
啊 ,
让我持续秘密的忏悔 ,犹如
火在木头里辟出一条漆黑的
小径 ;

我拒绝走出这燃烧的阴影；
我逼迫自己，在不断加深的恐
怖中
披着一团火焰而将自身穷尽。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7 期

女子澡堂

翟永明

坐在更衣室
从内到外我
感到一种热
从双眼到指尖
女人们相信
肌肤靠水供养

(几万年以后 不知女人
是否仍然靠水供养
是否仍然跟男人上床)

目前 水最便宜
水可以荡涤
女人一生中好几个阶段

我一边脱衣服一边离开身体
我一边离开身体一边把
上肢 小腹 和乳房

轻轻地搁在水中央

多少年以后 我才会变成
一种热气腾腾的注视
我与女人互相打量
我的眼里流出干净的水
变成赤裸裸的热
去刨掉她们背上的肮脏

泡沫迷住我的眼
无法看清对面一个胖女人
她在叫我 她在辨认
她毫不遮掩地让我明白
我们已经到达哪一个进化阶段？
就像她饱食终日的唠叨 变成水
她的脂肪变成另外一滩
它们一起滚入下水道

另有一次 一个很美的女人
享受热水如同享受
极乐时光 她的肚子
跌宕起伏 像一张
世界地图

她也唠叨 关于婚姻关于儿子
关于衰老 身材 健美操
关于厨房里的杯盘碗盏

与一个男人的地久天长
关于皮肤赘疣 黄褐斑
更年期的恐慌
墓地的朝向 遗嘱 药片
儿子子孙的眼泪等等等等

热水是我们的内衣
是无比亲密的一些分子
当需要时 只消
把温热的裸体 交给它
就会有 靠得住的美妙
不疯狂 但舒畅
胜过一个马马虎虎的性伙伴

(几万年以后 不知女人
是否仍然水一样柔情
是否仍然在浴室里考虑自杀)

一千个裸体女人从澡堂出发
一千个裸体女人变得干净 焕发
就像一千个吻从天上落下

她们如此光滑
她们仍然给自己的皮肤
抹上香皂
她们在水龙头下的这双手
这一切动作 如此自然

胜过在其他场合下的做法

只在某个关键时刻

这个所在 会变成悲剧或笑料：

有时候 她们会被某个疯子

送上天堂 赤条条地离去

有时候 她们被迫接住

偷窥的男人 他们劈里啪啦

从天上掉下

为此建筑师们

是否愿意 考虑一些

关于澡堂的美妙建议

原载《诗林》2001 年第 4 期

灰 鸟

金 玮

在这潮湿的透明里
新的一天公开在我的屋顶
新的——一只被修改过的鸟儿
独自飞向广阔的田野
迎着那些未曾确定的神秘和宁静

它自由地舒展双翼
像一阵窃窃私语
浇进清凉而宽敞的空气
听——春天的喉结在南方的果园
里波动
一簇梨花从内部照亮了钟声
合起手掌的肥沃泥土
一直延绵到鸟儿的困倦中

直到它停下来休息
在我思想的温暖里整理羽毛
我才可以短暂地分担它的美丽：

这个精巧的造物

它像一个危险的夹子
等待我的想象触动

原载《绿风》2001 年第 4 期

并不稳定的飞行(外一首)

李元胜

我俯下身子 她像一件
平放着的瓷器
被黑暗的绒布小心地托起
被子仿佛凌乱的梦
薄薄地盖在她身上

这个城市一直在
不稳定地飞着
隔着玻璃 雨线变得很斜
而城市的尾部闪耀着
令人心悸的黑烟和红光

旧棉被似的浮云
在窗框里滚过 仿佛在播放
失效的电影胶片
从房间的摇晃 可以准确地知道
她在梦中的减速和加速

一年 ,三年 ,还是十年
我们一起经受
同一个梦的扑打、冲刷
她虽然珍贵 ,却始终只是
我无法带回地面的纪念物

不要惊动那发愣的人

不要惊动那发愣的人
让他深深
陷在自己之中

不要惊动那
带着洞穴到处行走的人

不管他是失足跌下
还是顺着某根绳子
小心地
把自己放到洞穴里

不要惊动那
陷在自己洞穴里的人
让他捂住头的两侧
在那里哭泣吧嚎叫吧

疼痛吧咒骂吧
没有洞穴的人只有两个

一个是上帝他早已苍老
一个是凡高
为了倾听
他割掉了我们所有的人耳朵

原载《鸭绿江》2001 年第 7 期

心沉下去(外一首)

沈浩波

“心沉下去”

到底是种
什么感觉

和书上说的
全然不同
不是因为痛苦
也不是
因为失望
当那个
深陷于沙发的老人
将埋在胸前的头
抬起来
露出面孔
我的心
“啪”的一下
沉了下去

那是一种
心灵枯朽的人
所特有的
日积月累的阴郁
那绝对是
发自内心的阴暗
密布在脸上

静 物

瘦肉、肥肉、肥瘦相间的肉
排骨、脊骨还有一把
切肉的刀
都摆放在油腻的案板上

案板后面
卖肉的少妇坐着
敞着怀
露出雪白的奶子

案板前面
买肉的我 ,站着
张着嘴 ,像一个
饕餮之徒

而惟一的动静
由她怀中的孩子发出

吧嗒吧嗒
扣人心弦

原载《鸭绿江》2001 年第 7 期

走漏的那盏风灯必然照亮另一个世界

张慧谋

七盏风灯。悬着
在七个夜行人的手中

七盏风灯从同一个村庄出发
三盏朝南。三盏朝北。一盏向西
朝南的三盏拐进另一个村庄
朝北的三盏绕过高高的沙岸
向西的那盏，走向深远的湿海地

起风了
稻田里的谷子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重压
纷纷坠入深不可测的夜色里

天亮之前，三盏风灯
从另一个村庄折了回来
高高的沙岸也出现亮点 黄黄的三朵
向西的那盏却悄无声息
深远的海地却悄无声息

村人说 ,向西的那盏永远走漏了
就在那个起风的黑夜
走漏的那盏风灯
必然照亮另一个世界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7 期

越冬之鹤

姜桦

我写下 秋天 ,丹顶鹤从北方
飞来。洁白的羽毛比以前更白
它飞翔 ,翅膀擦过大地
结实的影子 ,被早晨的阳光断开

它将用歌声引领滩涂上的百草
和繁花。盛开 ,或者凋落
它将在寒冷的冰雪中活过又一个冬天
并让翅膀将大地遮盖

雪会在一个夜晚悄悄落下
众鸟的翅膀会被北风带走
惟有它用歌声拍击飞扬的大雪
拍击雪后静静照落的阳光

它最终还会从雪地上飞起
在四季的中间或者更高处停留
阳春三月 ,我记得它歌唱着飞走的模样 :

头顶着一团火 洁白的羽毛比去年更白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7 期

时代的去处(外一首)

桑 克

被打倒的人。被击碎颌骨的人。被击碎身体的人
仿佛第一粒雪珠与第二粒雪珠 ,彼此忘记本是一体
仿佛这雪已下了一年而不是一夜。仿佛一切都已经不能改变

你推开窗子沮丧地望着他们满街的碎片。一阵渤海的风
吹来。他们仿佛机器零件在雪地上跳跃、晃动。它们最后
组合成一道巨大的影子摇摇摆摆拐入附近的大路

咫尺十四行

我心中终是不快。
我心终究不能抵达宿命的心。

而且我的头发落满积雪。
而且你的面容 噢 痛苦不能描述。

谁也不明白我在做什么。
谁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至今仍孑然一身。
永远都是一个人在此去的路上。
在路上 我已不偷偷唱歌 只是流泪。

我不念你的名字 烫舌的名字。
身子随岁月枯萎而名字永远年轻。
我那死去千百次的孩子母亲的名字。

已忘却曾有的言语和举动。
是你和你的友人已经忘却而我记着。
我：一座废旧的仓库。除了伤痕就是灰尘。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7 期

笨 拙

沈 方

我总是醉心于用绿色的叶子
打扮春天，站在原来的风中不懂得飘逝；
想象飞去的鸟还能飞回。但是人们啊，
正在忙碌地搬迁，在一个个瞬间
他们不会等待我重新露出微笑。

我总是满足于不需要言词的夜晚，
这一条路已不是原来那条路。
街道沉寂了，连春天也是哑巴，
我看见你在从前的树下，无所适从的样子
使我也失去了方向。于是，
我关闭了所有的声音……

原载《诗选刊》2001年第7期

我听到……

高泽吉

我听到白露的声音
向着芦苇倾诉深秋的萧瑟
我看到寂寞的河水
漂来一个站立着的倒影

我听到白鹭的声音
向着河水长啸山麓的苍茫
我看到蜿蜒的河水
漂来一双萤火虫似的眼眸

我听到白鹿的声音
向着秋霜诉说道路的崎岖
我看到上游的河水
漂来一幅倒悬的山水

我听到白橹的声音
向着水湄划动
我看到下游的河水

漂洄一位水中的人儿

我听到白芦的声音
向着水洲移动
我看到露水的深处
漂出天上的星辰

我听到白鲈的声音
向着水面呼吸
我看到山水的画里
漂出一杯芦苇美酒

我听到白鲈的声音
向着海洋航行
我看到河水的尽头
漂出梦中的蜃楼

原载《诗歌选刊》2001 年第 7 期

女 人

何小竹

能够随便坐着的女人
你去和她说话吧
那时候她正舒服着
像这样舒服的女人现在已经没有名字了
不管她抽烟
还是不抽烟

那么走路的女人你也敢去说话吗
走路的女人正不舒服着
像这样不舒服的女人
在空虚季节满街都是
她们正找不到
咬死一个人的理由

去吧 把你的什么东西
送给她去咬

睡觉的女人还好

尽管睡的姿势有点难看
但她正柔软着
对一切硬的东西十分友好
她也有自己的名字
一个诗人说
她的名字美得像花蕾
那么 ,你喊她吧
你一喊
她就张开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7 期

被速成饲料喂大的人(外一首)

马 非

老听到有人抱怨
猪肉不好吃了
他们的参照系
自然是过去的猪肉
我也有切身感受
是不好吃
猪味没了
关于不好吃的理由很多
大家取得共识的有一个
现在的猪是被速成的饲料喂大的
的
当然被速成饲料喂大的动物
不光猪
人也在其列

被速成饲料喂大的人
滋味如何
我从未尝过

将猪比人
想来也不好吃
人味没了

长大的动机

知道长大
属自然规律
是后来的事
小的时候
对长大的渴望
那是每每被
比我大的人
痛打一顿之后
产生的想法
长大意味着
可以打人
而不被人打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7 期

我在这里(外二首)

鲁西西

我在这间屋子有好多年了。
不管我朝哪个方向,能看到的都是墙。
墙越来越厚,孤独越堆越高。
我知道它们都是为了保护我。
因为我不能胜任一个大环境,
不能在四面透风的日子静默等候。
每天夜深,我都要打开窗户,
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说完这句话,我才可安然入眠。

风的界面

世界上我最羡慕的就是风,
它是我见过说话最多的。
我羡慕它一开口,树就听懂了,
上面的叶子,摇头的摇头,点头的点头。
当它和墙说话,和森严壁垒的围墙,
没有一块砖能理解它,

它并不来回责备 ,等待 ,
它只随着自己的意思往上吹。

沉 默

未来提前支取了我的健康 ,我拥挤的心房
谁还会凭据我现在的遭遇
为我举起灯盏 ,宽解我伤心的裙带
我一动不动 ,用愚蠢的指尖
承受长衣袖的命运的谎言
总有那么一天我会像列车一样叫喊
像马步出马厩 ,重温那饥饿 ,那苦役
那靠近隐秘起点的真实泉源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7 期

火 炉

魏胜吉

冬夜 ,让我静静地依傍。大熊星座上
马车上的铃儿摇响。天使正走近村落
在火炉的风门口 ,蓝色的空气蛇一样扭荡

我的掌心温热 10 秒前的一块炭
在炉膛内唱着歌。农夫的劈柴堆在院
子 ,农夫的脚
陷入雪里 我的兄弟 ,在我的酒里加进
了枸杞

奢侈的风 ! 浪费的生活 ! 我的肝气被梳理
我蜕下有毒的胞衣。我的这副心肠
已被生活熏蒸和发泡

你还要不要我的纯洁 ? 跳舞的人
在屋子的后面。他们的赤脚踩中了火焰
在巫术一样的仪式中 ,舞蹈逃离了身体

一些符号离开了我的思绪。在丝竹的爆响中
山路上的旅人吹响了骨做的笛
窗纸微微发白。黎明一样的光亮引来了麻雀

我穿上我的靴子 ,对着它们说话
一个将要离开的人 ,以往的生活慢慢浮
上他的表情
一个被火炉烘烤过的人会经常感到寒冷
这一切比幻觉更真实?能持续多久?
谁的发问没有回音

原载《诗潮》2001年7—8月号

深夜的雨

岩 鹰

一场下在深夜的雨
仿佛就是为了不让我们听见
为了让睡梦中的人翻身
却不让他醒来

一辆雨中驶过的汽车
就是为了掩盖雨声
为了让我们不间断的呓语
像涎水流出嘴角……

有那么一刻钟
雨，像一阵黑暗中的乱石在敲击
一面旧鼓
随后箭一样射穿了鼓面

一场雨不敲响我的门
却送来了一个女人马路上的骂声
一个女人终于在雨中破口大骂

如果可能 ,我愿爱上这个深夜
的女人

原载《诗潮》2001 年 7—8 月号

谈论爱情

李英杰

谁能用目光捏碎一只杯子
圣水流下
湿润一方醉土
阳光和花朵
一切齿状植物
因此而感动干渴的生命
嘴唇微启
空气清新

谈论爱情 我们喋喋不休
为寻求一根精神的拐杖
我们挥起锋利的欲望之刀
尽情地收割绿叶 和鲜嫩的草
来填充空口袋似的胃 嘴巴
爱情的园林凋零而迷惘

谁又能注视那些破碎的玻璃
光针的芒刺正穿过它们的心

那疼处 那爱情 那痛苦
宛若一只透明的杯子
默默无闻
闪烁一生

原载《中国诗人》2001 年秋之卷

缄 默(外一首)

苍 耳

一切均在开花 除了
花本身并没有开。钟表修好了
鸟多加了一个零件。肥蚌
在抒情中夹了胆固醇和奶油
画眉在洽谈室画眉 鹧鸪
在颐和园剃掉那黑色的
部分 将剩下的装入红色
或白色的口袋。
“这是对的。春天
会将那孤零零的树枝刮掉。”
而幽灵们必须对此保持缄默。

1999. 11. 18.

折衷的办法

他在出走。他先离开了
一个人 然后
他离开自己

最后他离开了屋子。

但蜗牛能爬出自己的壳吗？

至少他没有学会

这样的技巧：将肉和壳公开

干干净净，不流一点血。

最后，他想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把自己关在外面

然后他在里面睡觉。

原载《中国诗人》2001 年秋之卷

北 风(外一首)

巴音博罗

风来自比冬天还凛冽的远方
它在一瞬间摸遍了夏天的肉体

哦 ,风多么沉着
风多么富有风度
如今它开始摸秋天硬朗的骨头
冷峻的血……

一颗心在成熟中碎裂了
一颗多汁的心
像青烟中开花的手
穿过沉默击败了时间

哦 ,风来自比道路更遥远的远方
如今它用拇指弹拭着锋利的
骨头 ,它说雪呀雪
它说漫天大雪才是我要的那把刀子！

天 池

谁把酒举得那么高。在大典之前
谁将凛冽的血轰然提升到颅顶！
野草惊呼，羊群散尽
鹰把众山捧举的酒觞轻轻打开
像挪移它盘桓不动的阴影

挪移一架天梯，一朵神秘盛开的微笑
在这个秋天的早晨，太阳的金裳
披散的时刻——

哦，谣曲向群峰兜头浇灌，但酒盏
被一举再举，像是神用锋利的酒
把忧伤一层层剖开

像是众山醉了……撒开手
要擦拭那云雾缭绕的眼

直到天地一暗，持续的风暴
在时光中鞭挞。热泪纵横腮边
头颅横飞旷野，但杯中之酒还没有卷刃！

原载《诗林》2001年第3期

大 钟(外一首)

柳 ■

此刻 ,它
倦怠的态度使岁月昏睡
在昏睡与倦怠之间
我深感到一种纷飞
譬如钟声形同月光
月光形同倦羽
倦羽形同初雪
而初雪形同上帝掸落的灰尘
当我比喻了这一切
大钟只能是声音的尸体

此刻 ,它
昏睡的样子使岁月倦怠
在倦怠与昏睡之间
我深感到一种轮回
譬如撞钟人对杵的操纵
杵对钟声的操纵
钟声对时间的操纵

以及时间对撞钟人的操纵
当我阐明了这一切
大钟只能是自己的知音

画 面

哦 ,它掉下去了
我指的是那颗落日
终于掉下去了

这简单的画面使我费神
使一排整齐的牙齿
出现一个豁口

原载《诗林》2001 年第 3 期

荷 花

拉家渡

我翻遍了字典中孤僻的生词
“ 荷字 ” ,它不在
雨夜偷牛的人偷走了她的一生
在水边 ,我打着水漂 ,练习长大
我恋爱、写诗、深谙语词的道理
——“ 花朵的美是一种渺小的品质 ”
当喀索斯死去一万次
荷花 ,荷花 ,它不在

原载《诗林》2001 年第 3 期

身体清单(外一首)

李 庄

身体里的碳
可以制成九千支铅笔
赠给诗人
但每根铅笔必须配一块橡皮

身体里的磷
要制成两千根火柴
全部给盲者
让他点燃血中的火焰

身体里的脂肪
还能做八块肥皂
送给妓女
请她洗净骨头去做母亲

身体里的铁
只够打一枚钢钉
留给我漂泊一世的灵魂

就钉在爱人的心上

忧 郁

有时 ,生活就像
一块被突然擦亮的
湛蓝的玻璃
窗外的花开了
桌上的啤酒冒着洁白的泡沫
但我已失去痛饮的兴趣

因为心里塞着的
那团抹布
饱含灰尘、污渍

正散发着往事的气味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8 期

一 把 刀

张文兵

我的右手压在钝厚的刀背上
更像一个钢铁黑暗的梦境
它有时推动钢铁缓缓前进 暴力、坚决和
否定
有时把一个念头压住 ,更加靠近事物内心

刀背向上 ,不偏不倚 ,也不动
此时 ,世界发生了什么 ?
面包刚刚出炉 ,木头制成了风车
独居的人离开了他的居室——
事物向着柔软的方面发展 ,它们
日益脆弱、惊恐 ,等待突然的打击

而力量 ,则是一个什么样的词语 ?
它处在手掌和刀背之间
钢铁把热量吸走 ,鲜血又为它加温
往下三寸——
一刃伸展的刀锋上 ,钢铁趋向虚无

万物将被削弱、否定

这时 ,天色已暗

我的手掌压在刀背上

我的意念不断地被剔除

我就这样被带到这个时刻中来

我手握“力量”这个词语 ,我颤抖 !

一把刀 ,我是它的影子

一把刀 ,是这个世界的影子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8 期

读一段关于罗布泊的文字想起两个人

何志向

即使变成了铅字
罗布泊 我还是从你的嘴里
听到了魔鬼阴冷的笑声

时间死了 海的魂魄还活着
波涛死了
碱壳子上的雅丹还活着
海鸥死了 沼泽深处的钾盐还活着
活着 以超越死亡的最高形态
因为被黄风暴吹灭的彭加木还活着
被无人区偷走的余纯顺还活着

什么是旅途的绝境
什么是亘古的苍凉
在这片不毛之地
一切物质都可能被另一种物质摧毁
一切精神都可能被另一种精神替代

罗布泊 为上演另一部伟大的历史正剧
腾空了舞台
相信我吧
春天播下一串足音 来年
就会有千百串足音长出来

沿一行滚烫的文字
走向罗布泊的深处
天与地 无所谓混沌
人与尘 无所谓尊卑
死亡有死亡的精彩
生命有生命的瑰丽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8 期

野 菊 花

金国泉

这些花每年回来
细碎 充满野性
在这个田野的拐弯处
摇晃
天空几乎要发出回声

深秋的天气
天空比大地更为干净
燕子南飞
大雁未来
田埂上走动的
除了一头水牛 一只麻雀
便只有我
毫无目的 随风吹动
随太阳将自己的影子
缩成三寸

这些野菊花同样没有目的

他们的影子比我
更为渺小 蜷曲

这是否更加接近真实？
一年一次的野菊花
在自己的脚边
渐渐变凉
渐渐接近自己残缺的主题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8 期

朗 诵

孙 磊

如果确实有愿望 ,如果所渴望的东西确实光明 ,
那么对光明的渴望就会产生光明。

——〔法〕S·薇依

在说话之前 ,要先想一个朴素的词
一个试图睡去的瓷罐
要带着潮气 ,带着被蝴蝶碰散的音调
为了表示吹拂的力量 ,要扬起衣襟
要让怀里的草充满生长的欲望
要秘密地投胎 ,要旋转
把自己从诞生中拧干 ,要猝然改变
惊醒时的姿势 ,像一枚枯叶从树中重又
弹出
要吮吸 ,要像坛子一样空腹
像黄金 ,无知而昂贵。要返回庭院
信任灌木和草丛 ,要适当地留下阴影 ,留
下
漫长的移动让世界倾听

要把波浪吹到膝下
要倾斜 ,让内心存有高地和低谷

要听见干枯里的燃烧 ,听见旗帜和鼓
以及努力分裂的瀑布。要听着群体的声音
听着森林在狩猎中失声 ,听着麋鹿脚底
的火焰。要从里往外听 ,从心脏 ,肢体
要听着它 ,引来八月 ,一个晦暗的月份
雨和腐朽如此之多。要听下去
把苔藓听得旺盛起来 ,把锈在身体里
的一块铁听化 ,像雪一样
要有解构和消融的方向

要准备好流浪和逃亡 ; 严峻的死暗暗打
断我们 ”
要用大半个晚上撕纸 ,白天 ,要活得更涣散

在说话之前 ,要先握住一滴水
像握着一整条河流
要摘取岸边的果实 ,要念出壳体里的哭泣
找到这时代最后一个宫女 ,要试着
同她一起缅怀 ,帝王的神仪和颓废
要冲洗她的眼睛 ,看到那些易于
溶化的事件 ,琐碎 ,繁盛而且平淡

要斑驳 ,让光被每一块碎片有限的吞噬
要接受照耀 ,接受一次短促的信仰

要在洼地上根植火种 ,要把风
从山体里拉出 ,要让黑暗中的沉默发出响声
也要存有影响的焦虑 ,在顺风的枝桠中
“ 挺住意味着一切。”但仍要折断
要哀悼。雪降临了 ,预言变得更暗
要在绽放中冷却 ,要消损 ,被同化的部分
要带着余光凋谢 ,持续地凋谢。要剥开
花萼 ,亮出贮蓄已久的异色
在乡下 ,要刨树根 ,刨出村庄古老的神经
要沿着它回溯到饥饿 ,在乡下
要咳嗽着读书 ,直到把雪
读进另一个人的安眠

要惯于拍打身上的铁屑和灰尘 ,并向它们致敬
要清澈 ,由于坡度 ,要接受净化的指引

在冬天 ,要先尝一粒黑莓
尝到提前到达的春天
要怀着巨大的惊骇 ,对我来说
春天是否是又一次敏锐的毁坏？是否
一个人可以把火种擎持到冻土里
当洒水车还在雪地上打滑 ,要去捡些干草
要让车子持续地空虚 ,在春天到来之前
要有足够的寒冷。在寒冷里活着是高贵的

要告诉园丁 ,要像神一样给火花添水

要添得适当 ,在冬天 ,要维持住那座缩小的花园

要迈过海岬。一整个夜晚 ,海水沿着欲望
结冰

要沿着狭长的滩地走下去 ,要留下足迹
在海边 ,常常 ,我只遇到一次波浪。要等它
带着咸味儿涌来 ,要嗅到它肢体里的弹性
要听到船声 ,听到马达撞散的鸥鸟
它们总聚在一起飞翔 ,这是否是世界的
表像 ? 在海边

要用礁石表达 ,要像岸一样有所寄托
要在鱼群出没的地方建立灯塔 ; “谁在我们之
间 ?”

要带着空想的美守在大堤 ,要像船舱一
样慵倦

在海边 ,雪来得太快。要恍惚地登上桅杆
谁不拒绝眺望 ,谁就能像海水那样
守护住自身的温暖

要诵颂 ,漂浮的码头 ,潏潏的波光
要盘膝在甲板上 ,对计划中的航行保持敬畏

在北方 ,到处是骨骼和猛兽
到处是岛屿。要禁锢海面上的云霭
它的阴影将淹没岛上的喷泉。在北方
要再度出场 ,要让脚佩叮当作响 ,要年老

且贫穷

在一棵棕榈树下避寒 ,在一块浮冰上呼号
要伸手捞起海藻 ,它带着太多的浮华和泡影
要晕眩。在路过一堆芒果时 ,要饥渴
要让咀嚼带来的幻景更深入。要灵敏地说动
每一次早潮。在北方 ,光正急剧地减弱要更加盲目
到处游说

要编织 ,用草绳和丝绒
要改变喻体 ,用热血的老虎

在说话之前 ,要抬起头 ,要贪婪
像树枝 ,要高过自身 ,要迎接
毁灭过的尘埃 ,它们即将来临
雪已经停了 ,要攥着胆小的石块
要把它攥出光来。要不朽
要学会做一只蜜蜂 ,在凉荫里卸下蜇针
要一闪即逝 ,融化显得过于奢侈要用镜子
推开另一个世界的门。要跟着白鹭和鹰上升
要撤出太阳中的黑子 ,它们是阶梯上的蛀虫
要微微地闭目 ,当摸到带刺的行星
要流下鲜血

要在天平上忽然失去重量 ,要轻
要裸露舌尖上的一粒细沙 ,要展开卷帙
要牵着一群羊 ,要蹶足走过河床 ,战争流失了
人们还在漩涡里 ,刀像证词一样闪光

要爱戴兵器 ,爱戴它宁静的微笑。当它损害了什么

什么就充满汁液。要安排一次晚宴
要着盛装和华衣。那曾是我们的位子 现在还空着。
那曾弹过的马头琴正克制着另一个灵魂的叹息

要转身弯曲我们的思想 ,要忘记它
从竹帘溅入的水滴 ,要把暗记刻到房梁上
烟灰薰黑了檀木 ,到处是稀落的容颜
当一次战役结束 ,一条河流也已改变 ,要允许干涸
当浑浊的月亮进入流淌
要允许它离开幽暗的长廊

要穿越沮丧的消息 ,要蔑视停泊
要凹陷 ,有一种节奏值得暗合

在说话之前 ,要先点一盏油灯
要裁剪火苗 ,它刚刚哭过 ,要往它内心灌注酥油和马奶。
要高龄

在火苗下雕刻大理石 ,要用最谦逊的刻刀雕出夜莺

它正试着显形 ,要给它声音。到处都是黑卵石

到处都带着磁性的沉默。要感到震惊
单色的暮年 ,要仍然向往彩饰的项链和手镯
要化晚妆 ,在挚友间悄悄崩溃
要像一条蜥蜴沉溺于冬眠 ,要能想起

一颗流星 ,它已不再是一枚明亮的钉子
要重新开始 ,要说一个朴素的词
要说 :光明 ,一切就挪出了阴影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8 期

低 语

大 卫

一次小小的误伤
发生在剪指甲的时候
血 ,先是一丝一丝往外渗
像不可遏止的激情
慢慢地汇成了厚重的一滴
不想用纸把它拭去
没有战争的年代
何妨感受一次流血的快意
现在的天气还有些寒
如果再来一滴
那就算我得到了两朵火焰
生活！这一滴血也许不再鲜红
但至少 ,在失去温暖之前
它给了你一点颜色看看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8 期

我听见了骨头

庞余亮

我听见了骨头 206 块骨头
在我身体里沉闷地合奏

我听见了肋骨的手风琴穿过了我的胸膛
我听见了指骨的笙抚摸了我的双手
我听见了髓骨与脊柱的吉他指挥着我的步伐
我还听见■ 骨的笛声
穿越我的隧道和铁轨 ,一直抵达
我的头颅里和耳骨边——

我没有听见颅骨的声音
这颅骨的埙沉默着
还没有人能吹响它
低哑而沉痛的声音
但我相信 ,总有一天
死亡的嘴唇会来到我的身边 ,将它吹响

我一直努力在听 ,父亲说

我有 207 块骨头
从少年起我就寻求我的第 207 块骨头
很多人在嘲笑我
说那可能是猴尾巴
但没有它 ,我觉得我的欢乐五音不全

直到今天晚上 ,黑暗中
我听见骨头的闪电
在肉体中噼啪燃烧
爱人啊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欢乐、歌唱和流泪
因为我听见了骨头
第 207 块骨头之箫的高音酷似日出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8 期

温 暖

哑 地

小时候 ,在冬天里 ,我常把
冻僵的小手伸到自己的腋下
长大后 ,我学会了用左手握住右手
告诉自己“ 挺住 ”。
用身体的部分去安慰另一部分

在更深的夜里 ,我和自己交谈
醒着的 ,陪睡着的 梦见
时间 ,是一个纵火犯
我是一座失火的城池

从头发、血管、神经、骨头和肺叶里
取出灰尘 ,我最初的模样
竟如此抽象

原载《鸭绿江》2001 年第 8 期

红 布

杨 梓

青草举过羊角的八月
站在玛曲的黄河桥上
一片羊咩穿过大雨

蓝色的浪花上蜜蜂飞舞
阿尼玛卿山上雪团滚动
两位牧民拉着一匹红布
把羊群拦在坑内

十几丈长的门
关住漏雨的家
上千只羊汇成漩涡

没有一只羊滑下悬崖
却有一只羊透过红布
从祖辈那里
看到自己的血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8 期

竹 子

田 禾

竹子长在南方
一节一节地长
每棵长得
高过我的兄弟
高过我的房顶

身材 很瘦
如南方的风
阳光 始终贮满内心
一旦做成笛子
岁月的声音 美得
将在一个少年的手指间
悠悠飞扬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8 期

雪已用尽了力量

康 城

雪已用尽了力量
它是在阻拦自己
我对它的印象是一种自责
因为雪 ,生命是轻薄

在我的经验里 ,过程是一种化合反应
一种溢出
排除整体庞大的冲动

应合着无从掌握的节拍
雪落下 和海洋一样
蕴藏着多于显露

没有脊梁骨可以成形 ,那么
从天空下降的 ,必是天空无法承受的
无需组织的批准 ,无法申明的程序
让我们聚集在一起 ,为分散作准备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8 期

工 地

徐南鹏

大卡车卸下一天最后的沙石
顺路载走了喧嚣。安静了
打桩机 ,夕阳 ,光着铜色膀子的
工人 ,丢下钢钎和铁锹
一身浓烈的汗味。
越过矮矮的围墙 ,我看见
这片空地的沉默。
一只蝓蝓 ,从暗影的墙脚
跃起 ,落在整齐的钢筋堆上。
天黑了 ,缜密的星光
一泄而下。

翻开的地表 ,埋伏着
一阵一阵的疼痛。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8 期

大街是如何从白到黑的……

林苑中

太阳照在大街上，
大街一下子白了起来，
这一层白色
从7点钟开始，
慢慢的变黑，
因为你看见，
所有的人带着他们
打哈欠的影子来到这里
度过没有争议的一天。
一直到西日低垂，
落进大海。
一直到深深的夜晚，
黑色连成一片。

当然，你无需担心，
第二天的洒水车
来清洗完昔日的旧斑后，
旭日高升，

这里还是一片耀眼的白色。
要知道 ,这只不过
是一个糟糕的循环而已。
那么 ,你看吧 ,
现在的白色
带着第二天的气味来了
它浮出了街面 ,
那一层黑暗犹如潮斑
一下子被蒸发掉了。
一个又一个影子走出户外
黑暗加重于白斑。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8 期

大地复苏的声音

黄金明

我知道一棵树的声音动用了每一片叶子
歌手从大地的肺部传来
你瞧，一个苹果坠落的声音多么美
它偏离了道德的喉舌与美学的轨道
与我所有的诗篇重叠
我知道一棵树就是一道寂静的河流
我头脑里的冰块在碰撞、消融。梦中的
大海
已从胸口涌上指尖，我听见了每一滴水

细微的呼喊
在春天黑暗的根部，在夜莺的咽喉深处
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
我熟悉生活的嘴脸，一张纸就可以抽掉
大海的深度。我所有的诗篇是不是大梦
一场？
我头顶上的阳光正在不断堆积、上升
一群工蜂齐喊着劳作的号子

我听见了大地复苏的声音 沾有雨水的
味道。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8 期

灾 难

李红旗

醒来以后一只小鸟正在我的大
 拇指上叫
树上还没结什么果实
其实树还没怎么长出来
季节和气候都没了

另一只鸟飞过来的时候
我就有点兴奋了
站起来走到空气里
穿越一些自己的影子

这件事情没完没了
过了一会我有点烦了
打了个哈欠闭上眼
等待第三只鸟停在我随便哪个
 地方
再叫一叫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8 期

劳 动 者

黄礼孩

到处都是缺乏雨水的生活

恍惚的下午 一个乡下来的劳动者
拿着石头 蹲下来
看一群蚂蚁在搬家

教堂的钟声
飞过了建筑群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8 期

高原上(外一首)

朵 渔

当狮子抖动全身的月光 ,漫步在
黄叶枯草间 ,我的泪流下来。并不
是感动 ,
而是一种深深的惊恐
来自那个高度 ,那辉煌的色彩 ,忧
郁的眼神
和孤傲的心。

无 处

越是寂静 ,便越是没有信心 支撑
这持续的雨 将回忆变得强大
你 咖啡店里的清纯色彩 ,雨中落
魄的女王
你将裙子稍稍撩起 ■ 水过马路 ,

你的头发
湿了。我掩上门 ,但没有用

风中飘着牛奶的气息 ,将这场雨
继续一早晨 或者一天
静静的是滴水声 滴成一个焦点

是它 ,将无处变得空无、阔大、坚硬
成为一枚密不可分的果核 静静
摆上窗台 静静落入水中
我 ,面对你时 ,便犹如面对无边的
雨幕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8 期

罌粟花

韩高琦

毒是花粉，是诱惑。毒进入水晶的肝脏，
进入石头般盛开的太阳，
使我们的生活蒙上一层阴影，
被毒素滤过的光芒便是生锈的光芒——

当它满腹狐疑地照耀
五月的罌粟花园，其中一只蝴蝶的寂静
足以挽留薄如蝉翼的仙境。
看到这一切的人，如今已病入膏肓；

看到这一切的人，他肯定不幸——
他还是个孩子，却
遭遇了什么？一把生锈的折刀在他的手中
渐渐磨亮：谁的心头

不为之震颤？一缕缕熏风的低语
像咳血的辞句，蝮蛇眼中怨毒的目光，
从五月的罌粟花园溢出——

抵达无辜者内心不可言说的邪念。

原载《山花》2001 年第 8 期

永恒的爱情

何拜伦

当你拥抱着我的时候
我在远处观察你

尼科斯·加索斯说：一个被泡沫装饰的大海之吻
卢文·达里奥说：……一个吻在我唇前停滞

我永远在想，谁能
把被河水分开的两岸合拢？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8 期

雷 霆

雷平阳

在许多荒凉的山顶 ,人都会变成植物
他们用自己的叶片戳穿自己
就像满山的石头 ,它们插入它们
它们撑破它们.....没有声音
甚至连风的小脚 ,也卷不起细小的灰尘
但是 ,我却屡屡听见 ,那些
干枯了的草叶上 ,静悄悄地走动着雷霆
然而 ,每到深夜 ,我却喜欢怀念山峰
背阴的一面 ,喜欢灌木丛
喜欢糜烂的花 ,它们被水滴击中要害
被绿颜色的昆虫咬成碎片。那些潜伏的寂静
像亡灵一样升起 ,又在即将触及光线的一瞬
果断地停止 ,我希望黑夜走开
让我小小的灵魂 ,抱着一块小小的松香
在腐质土上柔软地徘徊。我累了
我的躯体中 ,为什么总有一块石头掉不下来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8 期

梦

海 因

那时 ,我已经开始在你的思想中堕落了。
一节一节地 ,我甚至清晰地听到了
身体腐败的声响。我曾经伸手抓住我的头发
让你看、希望你用眼神阻止我 ,
但你没有。也许是在童年 ,也许不是 ,
那情景一生都不会忘怀。
我的泪水长时间伫立在岸边 ,天地一片空明。
有人说 :“如果思念 ,你就回家吧 !
和亲人好好生活在一起 ;
和家乡好好团结在一起。”
不偏不倚 ,他击中了我的要害 ,
但还不至于把我惊醒。
所以我还能继续留在梦中 ,
做一些理所应当的事 ,
说一些轻松自如的话。
然后换个活法 :
我一个人悄悄地走出宿舍 ,来到一个
灰色的小邮局内。没想到如此多的思乡人 ,

和我一样 ,排着长长的队伍 ,
把书信或身体的某一个部件寄出去。
太阳就要下去了 ,邮车呼啸着向城外飞去。
又一个急速的思乡梦。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8 期

看着豌豆花

刘德吾

看着豌豆花
鸟飞来
看了我一眼
我一直看着豌豆花
鸟看了我一眼
是从鸟声里听出来的

鸟盘旋在头顶
豌豆花静静开着
我想离开
发现脚底长出了根
天与地
一动不动

一百只鸟要告诉我的
一只鸟
就告诉了我
现在鸟盛开着

豌豆花一声一声
在眼前叫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9 期

让一只鸟回到它起飞的地方

蒋振宇

让一只鸟停住
让一只鸟
在飞翔中静止
收回努力拍打的翅膀

让飞翔倒退
像子弹回到枪膛
把撞针碰响

让树身合拢
让木屑将斧子挤出
把一个巢
重新举向半空

让一个老头变小
成为孩子
成为爬树的夏天里
折断弹弓的往事

让一只鸟降落
在所有人的头顶上
衔住一片树叶

仿佛世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9 期

篝火的动感(外一首)

老 乡

一堆火 在动
夜 在动
舞在动

野火熊熊 熊熊地动
主动地动 毫不掩饰地动
带有煽动性地动
抒情诗里的每个字 都在动
谁能无动于衷？

风助火势 越来越猛的动
一种感染的动
动了还想动 真伟大
我必须伟大一次
——这是哪个伟人说的？

请你跳个舞 好吗
想动 千万不要堕落成一个

被动者

二 月

牛啊 你看清了吗
那就是二月 二月就是
一朵小花 还有花蕊上的
那只蜜蜂

二月 秀色可餐的二月
让牛狂奔而来的二月
二月啊 却又让牛
不敢靠近

牛怕那只腰儿细细的蜂
牛伸出的舌头 现在只能
尴尬地舔舔自己的唇沿儿
然后 后退
粗壮的腿与大气派的蹄
万般无奈地——退 再退
牛 每退一步
竟是如此的苍凉与悲壮

退到三月 三月是尾巴后边的事
你不想它
它也绿了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9 期

自由的穴位

严 力

我想给自由女神按摩
她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岛上
站了那么多年
腰和腿一定无比酸痛
我想与新世纪商量一番
给她一把椅子坐坐

想到坐下来的模样
就想到了给她喝一杯什么
也就想到了最流行的可口可乐
还想到了配套的汉堡包
想到了她手中的火炬
更想到了让她换一个蛋卷冰淇淋
但是自由女神啊
你的不渴也不饿
到底是象征了什么样的自由生活
又是谁
为你选择了这个诱惑男人的性别

但我更知道自由所产生的高潮
只有把生活当监狱的人
才会有更深的领悟

女神啊女神
比起给你一把椅子
以及劝你一步跨入大西洋的人
我更想给你按摩
可是自由啊自由
至今我还没有找到
你真正的穴位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9 期

雪天 ,拉煤的人

李汉荣

他拉着一车煤行走在大街上
雪越下越大
大片大片的雪落在煤车上

最初他拉着一车黑
渐渐他拉着一车白
天空 ,悄悄修改了
劳动的颜色

他只顾拉车赶路
他顾不得欣赏
这由黑到白的过程

他不知道 ,天上的轻盈
是怎样覆盖了
地上的沉重

静静地 ,他拉着一车雪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9 期

恋 爱 史

巫 昂

我和一只猫坐在马车上
它用爪子搂着我
我说 ,快别这样
让人看见不好
其实我们彼此思慕
我想养一只长着金毛的小猫
它想投靠一个爱猫的女人

当我们在田间的路上相遇时
它已是一个翩翩少年
戴着流行的丝领带
向我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
我们一路颠簸
没有一个村镇有多余的房子
没有一顿早餐有鱼的腥气
一个月之后
它似乎想弃我而去
只是不便明言

我们貌合神离
像两条彼此疏远的路
有一天
它突然背着我向一只过路的
蝴蝶使了一个眼色
午后 就买来大瓶绍兴陈酿

我知道离别的欢宴即将开场
它将酩酊大醉、痛哭流涕
像从前那些男扮女装的戏子一样
我也装出愁云密布的模样

“ 既然上天如此安排……
要不你就去吧……
……………”

“ 让我们珍惜这段美好时光…… ”
他透过泪眼使劲地点头
几乎快要把头点断
并且只用一个指头钩住
收拾好的行包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9 期

紫 泥 泉

白连春

这就是紫泥泉
这就是生出无边无际的大地
和小小的我们的母亲
这就是她生殖的浴血之地
我们生命的源
多么庄重多么美 一点也不
恐惧和伤感
令人敬畏和热爱
就是这泥 就是这水 生 且 养了我们
原来生命真的是泥和水做的原来生命
如此简单如此强大如此脆弱又如此纯洁
一切残酷的粗粝的冰冷的在这里都变得温柔
一切温柔的在这里都更加有滋有味
这就是紫泥泉
这就是生且养了我们的
母亲 一片青草
装点她的爱情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9 期

醒 来

沈天鸿

醒来使活着得到确认 ,夜
结结巴巴的黑暗
在诉说些什么 ? 枕头上
我听见我的心怦怦作响
像钟声 ,要求倾听
一个人总是与
一颗心在生活。心不睡眠
心是它所不是的一切
以及与它所是的
一切的结合

我听 ,又不在听
一轮橘黄的月亮
在窗外带来飞翔的天空
许多世纪的生命醒来
上升 ,然后消失 ,像一首
梦寐中走动
不知是谁谱出的歌

原载《诗潮》2001年9—10月号

十七种形象和一首受伤的春天(节选)

阳 ■

4

细雨中轰轰烈烈的火车误点在某个荒凉
的小站上
我会认为：
这是今年春天犯的第一个小小错误吗

7

出生在秋天的女子必然感到自己乳房的
沉重

她是春天出生的
此刻,无论她从哪一棵大树下走过
都像是从她的情人身边走过一样

10

请允许我做梦吧

梦见父亲走下相框

他说：不要老把我夹得薄薄的，我在相
框后面开了个门，出来呼吸呼吸带有
人体盐味的这个春天的空气

13

一辆满载着六吨春天的大卡车

从我身边驶过

我只看见几个随车装卸的民工，他们的
牙齿一闪一闪——这些春天的牙齿真
白呀

18

花很美

与花有关的手更美

不是花店老板娘的手，是老板娘女儿的
手，她就这么捏着一朵花像捏着谁的
手，或者她又想起谁就这么捏着她的
手像她此刻捏的这朵花

花很美

与花有关的手看上去像是受伤的春天

原载《诗潮》2001年9—10月号

下雪的午后

叶舟

先是一卷乌云 ,紧接着
午后的椅子上坐下了一位西伯利亚的客人。

弥漫的雪花好像是一种神秘的文字
那时候 ,一本谋杀案的小说正到了结
尾。

一个明朝的书生走进了桑拿房
“不 ,什么也不需要 ,但请你烫一壶陈
年的雪水。”

海关大楼上的钟表正在检修
你翻身而起 ,你刚刚梦见了一场火灾的动
静。

如果街上的景色在转移 ,不是因为爱情
一些伤心的故事在枝头上把花蕾包围。

多么软弱的水滴 ,自私、内敛和警惕
它们在教堂的尖顶上仿佛一伙迷途的羊群。

要在春天的时候铭记内心
要在午后的张望里 ,拥抱心上人羸弱的神
经。

我走在一只船的道路 ,迎面而来的
是一个虚构者的回忆。

电车的蓝色火花在沸腾不已
谁用尿液书写下了肮脏的图画 ?

晦明难分的时刻 ,假如有人在赞美国家
我要以一位公民的名义和他说话。

先是一卷乌云 ,紧接着
人民医院里诞生了一个八斤九两的婴儿。

原载《诗潮》2001年9—10月号

劈 柴 垛(外一首)

张新泉

劈柴垛在哀牢山腹地
在巨大的苍莽与静谧之中
整齐地垒放于一些草屋门前
或者 栅栏似的树木之间
那么洁净和睦地靠在一起
使你触到一种敦厚的民俗
一种超越物质的沉稳和自信

许多欲望便如此相形见绌了
只为着草屋为着火塘而自重的劈柴垛啊
在哀牢山腹地 袒露被斧子劈出的剖面
让我敬畏 ,让我轻蔑许多浅薄的热情

文 火

词典里说
文火是火中弱火

其实不然

在火族中 能燃得如此

漫不经心 风度十足者

必经多年修炼

看那入定似的神态

不摇不曳 声息俱无

(与禅境无二)

任你周遭雨去风来

冷暖嬗变

依旧一副恬淡容颜.....

单是这点功夫

就令那些

啸叫山野的浪火

打家劫舍的猛火

刮目相看

正因为如此

人类才引为知己

容其登堂入室

烹鸡 鸡便汤香肉软

煎药 药力直抵丹田

所谓文火

即是火中智者

除去以上所述

攻心亦有奇效

你看历史上那些有名人物
卸下兵戎相见时的强悍
便露出文火功夫
都能将文火二字
念得 字 正 腔 圆

原载《诗潮》2001年9—10月号

怅然若失

秦巴子

男人的手上 ,多一样东西
烟 ,或者钢笔 ;有时候是
手提电话、鞭子、斧、铁锹
总之 ,男人的手里
离不了武器
如果没有 ,这只手肯定
停在了什么温柔的
也许是隐秘的地方
就像小偷溜进了卧室
一双手比平时更忙
但是当它闲下来
两手空空 ,却又
穿着没有裤兜的衣服
站在街口 ,我会怅然若失

原载《诗潮》2001年9—10月号

致艾米莉·狄金森

潘 维

姑姑 ,春到了 ,带着计时器
在另一个州府的门槛上 ,我私恋着
生活。
住宅不是木结构建筑 ,一点感情无
法将它焚烧。
减少了风险 ,也就增添了麻木。
在这个圆球上 ,无论苔鲜还是骗子 ,
没有谁比你更熟悉细节的奥秘 ,
在街道那边 ,梦被盗窃 ,
主妇驱逐几次调情 ,邮局似灰尘的
呕吐物
一个流浪汉带着脚离开 ,也许
它会遭遇到一座磨坊 ,一场疾病和
一个魔鬼 ,
最后 ,喉咙低沉的村庄将打开泥土
接纳他 ,
如你用一件斗篷 ,欢迎迷人的阴谋。

我无法乘螺旋桨或一个快动作
赶到你用短笺写信的高大松树下
我甚至无法想象你奢侈、胆怯的孤寂
怎样蹑手蹑脚地使意义充满整个天空
见面,不必。赠送嫁妆,
有悖伦理。仅仅有面盾
盾上刺入一架钢琴,也就足够
你瞬间的苍白,潦草的发明,将种子
乱涂于果园——如今,是满篮的水果
供陈旧的人新鲜享用。
你不是只有一张,而是有无数张正
面的,侧面的
脸,核心围绕着“绝望”与“爱”。
请不要生气,姑姑,即使是佯装的
责怪。我潘维,一个吸血鬼,
将你的生命逼进我的血管里,
更别说怎样对待你抽屉里的创伤了
我愿将你看作篱笆上的一阵风,
或裙衣的■■声。而实际上
你被婚姻绊倒,一辈子摔在孤寂中。
别去管鸟巢里的琐事,无需操心舞会的
提琴手。告诉我,怎样告别,怎样重逢
如何做到就像从未有人在你面前活
过一样
活着。挂钟配制的草莓浆已发酵
你忠实的狗,一双绸布鞋,会衔给我。

原载《绿风》2001年第5期

一口深井(外一首)

叶延滨

一口古井,古老而深幽
我们望见它的井水
那是清明透彻的思想

我们一代代都从此深井中汲水
也就洗净了历史的通风口
洗得绿苔青青

小心在青苔上滑倒
小心掉进井里变成一只青蛙
小心你的井口被泥沙堵死

小心,没有水井的地方
有一句成语:离乡背井
那井,有个名字叫什么……

岁月的结

岁月有结
岁月之结是竹结
竹结是岁月
一年一节 ,一代一节 ,节节复
 节节
呜呼 ,那些节与节之间
的空洞 ,不是留下了
太多的空白 ,空白的岁月 ?

岁月有结
岁月之结是树结
年轮是岁月
一年一轮 ,从小到大 ,环环复
 环环
啊呀 ,那些年轮与年轮间
的密码 ,不是留下了
太多的遗憾 ,遗憾的岁月 ?

岁月有结
岁月之结是我的诗句
诗句是岁月
行行岁月 ,句句人生 ,行行复
 句句
哎哟 ,这些有情与无情

的诗行 ,不就是岁月
在我心上一个个打不开的结 ?

原载《绿风》2001 年第 5 期

大 雪

高春林

大雪遥远。今年的大雪还没有来临

我的记忆里是去年的雪片以及前年
一棵开花的树
一座山。不 ,是一片洁白的山峦
一只白鸽从屋檐下起飞
带回福祉 ,蓝天 ,实现了的祝愿

大雪给植物三层被
大雪给人三次机会
大雪给尘埃三次击打
大雪……给荒原三次盛妆的同时
也给城市
三次洁白的清洗

今天大雪遥远。走在当下的烟尘里 ,我
对大雪格外怀念

落一场雪 ,寻梅
一只鸟的呼吸
为这个冬天的流行病止痛

原载《十月》2001 年第 5 期

赞 美 诗(节选)

穆 玛

6

无根的水草如此茂盛
梦幻般浮现在窗下的水面上

我在一个又一个梦境中出入
混淆了真实与梦幻
庄严的界限

我长久地误解了一些词语
它们原本拥有那么美妙的发音
与质地

没有人注意到那些水草
怎样在一夜之间
疯狂地生长

喧嚣之声始终
过于响亮
掩盖了蔓延其中的
毁灭的迹象

你在人群中
忧伤地注视
已有多时

11

允许我清醒如你吧
允许我冷漠如你吧
允许我疼爱众生如你吧
允许我视万物为刍狗吧
允许我欢笑吧
允许我在此刻欢笑吧
请把一切搬开
让我面对空旷之物
嘶喊吧
允许我的母亲远离病痛吧
虽然我面无表情
但你应当知道我怎样
跪拜 恳请

允许我吧
允许我成为虚无

远离众生
远离我最亲爱的人

原载《花城》2001 年第 5 期

鲁 迅

李 瑛

他的存在是无限的

120 年前的踝骨
回过头来
再也寻不到他
他已在 65 年前含恨离去

55 年的历史
跋涉在废墟草莽间
满地是撕碎的
旧世界的碎片 和他
敲打新世界大门的声音 和他
一袭退色长衫的背影

从北京到上海
三亿人在滢滢泪光中喊他
烛光摇曳 没有回应

如今 ,十三亿人
把他埋葬在爱里

离我们越久
越显出他的意义
他的存在是无限的
他是美和真理

那个时代和他

他那个时代
头上是饥饿的太阳
脚下是呼啸的河水

他那个时代
被砍下的头颅滚在街头
又被悬在城门上
历史打一个寒噤 睡去了
野草疯长

悲愤和忧虑
烧焦他的睫毛
他便把爱与恨藏在眉宇间
把半个中国藏在胡子里

在生的喊叫和死的沉默之间
他冷冷地望着那个世界

一只眼含满柔情
一只眼在瞄准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风遇到树叶(外一首)

赵丽华

风只有在遇到树叶的时候
它才是轻快的
絮叨的
它说了很多可有可无的话
做了很多毫无意义的事
它是那么不厌其烦地掀动着树叶
一片又一片
一遍又一遍
漏下来的光挤着斑驳陆离的影子
叶片偏转着身子
……在这种乐此不疲的游戏中
我仿佛看到了另外的欢乐

半 边 脸

在这个女人的半边脸上涂上一些粉
在这个女人的另半边脸上抹上一些唾沫

把她从她隐身的地方揪出来
把她迅速推到人群中去

把她翻过来 把她倒过去
把她痛打一顿

把她填满 把她抽空
让她再也不会这么

水汪汪的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10 期

壶 口(外一首)

殷常青

壶口。谁望见它 ,谁就是第一次见到它
永远如此 ! 一条河在这里聚集
一条河在这里折断。一条河在这里
颤抖 ,飞升 ,从胸口向眼睛奔涌

壶口。一个滚烫的名字 ,像斧子
劈开石头。像鼓 ,在心中咚咚敲响
你看到的 ,如同伤口 ,不断扩大
愈合 ,消失。你看到的 ,闭上眼睛

也会呈现 ! 壶口。雷霆的壶口
沉重的块垒堆积天边的壶口
大地跃起紧紧抓住黎明绳索的壶口
让谁的诗篇像旗帜一样飘动 ?

壶口。谁听到它 ,谁就是第一次听见它
永远如此 ! 一个胸膛又一个胸膛被打开
掏空 ,久远的典籍和沉睡的心灵

被引领着沉默和聆听。壶口

听到它的人 ,听到的不是喧响
不是经历、时间 ,甚至不是火焰一样的水
但它是一切！拆散黑夜骨骼的壶口
复苏梦境的壶口 ,让听到它的人

迫使再一次听到！再一次跪于尘埃
手捧修远的道路 ,让光阴飞逝
壶口。我亲爱的祖国 ,吉祥的大地
就这样布满宽阔的风 ,宏大的钟鸣

壶口。谁想到它 ,谁就是无数次想起了它
永远如此！想到血液中铜或生铁的惊叫
想到经脉、悬崖、深渊、合唱、死亡
诞生……想到不能想到的所有！壶口

想到它 ,我的归宿和语言开始生涩
我想到的 ,仅仅是能够目睹的
仅仅是一部分人已经听到的。壶口
我奔波的路上埋下的闪电和风暴

旅途的树上刻下的沧桑。我情愿
是一个盲者 ,真诚地去倾听它
我情愿是一个聋子 ,亲切地想象它
壶口。壶口。我憧憬向往的壶口！

瞎眼的牛头

被钉在雪白的墙上——
消瘦 ,冷峻
让看到它的人吃惊 ,羞愧

它像一个烈士 ,被挖去眼睛
剥掉血肉和皮毛 ,让这个时代
生病的艺术停下……停下！

它的瞎眼 ,盯住你的喉咙
像一根过去的银针
不停地穿过你的灵魂

雪白的墙上 ,瞎眼的牛头
在俯视 ,像漆黑的上涨的海水
灌满寂静的房间

瞎眼的牛头 ,这死去的性灵
这被风吹不动的光
纯洁的骨头 ,几乎不像骨头！

它醒着 ,阻止着你的奔跑
它又沉思着 ,在你的瞳仁上
把痛灼轻轻的躲闪和呈现

瞎眼的牛头 ,在这个时代
越来越亮 ,谁偶然的赞颂
会触及这细微的亡灵？

这是我最早结识的一个神灵
瞎眼的牛头 ,在它的眼里
我看到了冷酷、骄傲和闪电！

瞎眼的牛头
它的瞎眼 ,合不上眼皮
春天已长成花的模样
草原的模样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白 昼(外一首)

杨森君

在一个闭光的房间里
我被身体的阴暗部分折磨。
音乐也无法让它安静。
我记起了木妮的一句话——
身体是个魔鬼，
你不要妄想跟它作对。

我推开了一扇面南的窗子，
隐蔽在树缝里的光线，
直逼进来。
它像身体里压抑过久的渴望。
我嗅到了一缕雨水蒸发后的
木的纯香。

在距窗不远处的草坪上，
颜色转深的午后，
意外地空着。
只有，

摇晃的木槿让我看到了风的存
在；
闪烁的蝴蝶让我看到了飞翔的存
在。

苜蓿地里

苜蓿地里，
我看见了一只白色的蝴蝶。
它多么孤单啊，
但 我又看见了另一只。

两只蝴蝶是幸福的。

我试图用目光挡住飞过来的
第三只蝴蝶
不让它接近它们。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0 期

飘 泊(外一首)

臧 棣

一些水在炉子上
嘶嘶冒着热气,活跃着
早上的气氛。一些水
在杯子里使哲学变浅。
一些水你刚刚喝下,
但不是用同一个杯子。
一些水中有糖,
却不能代替汁液。
一些水泡着今年的新茶。
而另一些水泡着今晚的新闻
一些水汹涌着
使我们进入专注的角色。
一些水散发着浊气,
而一座铁桥和它交叉成十字。
一些水上有蜻蜓的留言,
而波纹的早操为它们分行。
一些水的一半用于
过滤我们的成年,

另一半用于挽救
我们的缺席。
一些水偏僻 ,而蝴蝶
把它们变成泉源。
一些水逃不出镜子的帝国 ,
就这样 ,一些罪
纯洁于我们的困惑。
一些水被抽上堤岸
在锈迹斑驳的管子里旅行着。
一些水滴着 ,让你萦怀于
三个词 :小 ,慢 ,亮。
一些水忙上忙下 ,
但这情形并不指一些人
正脱掉工装或面具 ,
在厕所里洗凉水澡。
一些水中有鱼 ,
一些水上有野鸭或鸳鸯 ,
它们渐渐汇合于风景的政治。
一些水无法搅动 ,
因为良知 ,或是因为
第三个人告诉第二个人
第一人的心死了。
一些水使他们脱水。
但是另一些水仍然从里到外。
一些水提前流着 ,
而你还是习惯扯起衣角
擦幸福的眼泪。

一些水响着 ,我知道
你想对我说：“它真好听。”

在戴维斯

更多的时候 ,我想我只是在看。
但也有些时候 ,
我是在观察 ,像一个木桩
因为身上新刷过的油漆显得格外
安静。
一只小瓢虫的推土机熄火在顶
端。

确实有过那种情形：
世界是美丽的，
并且 ,仅仅由于一个人的观察而
减轻了重量。
我打开一些门 ,或者盖子，
但我不会问 ,减轻的重量到哪里
去了呢？

几只雀鸟飞来，
在马路的中央啄食
猫闻都不会闻的食物；
这些食物并不是因为小而被放弃
的，
也不是因为小而被发现的。

而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
也确实蹲有几只猫，
它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朝向
那几只忙碌的雀鸟，样子
就像是在编织一张网。

一切都因为安静而变得容易解
释。

几朵花没有开放的时候，
像孩子们在饭前洗净的小手；
而一旦开放，则像
新婚之夜中纤巧的裸足。

原载《诗选刊》2001年第10期

单眼皮情人

韩 歆

感情的单行道 我的单翅鸟
你是怎么飞起来的呢
你的翅膀后面藏着深深的阴影
就像那道路上掩埋的脚印
朝着一个方向 没有怨悔地
我的单眼皮的小栗子
我是从时光的火中把你取出

也许只是深秋的一场票房寂寞的电影
也许只是麦当劳门口你凋零如残褪口红
 的脚步
也许只是地铁列车上你离去后
悠悠晃动的吊环扶手
在这个城市我咽下了太多灰尘和晦暗的
 阳光
惟独不能把你的目光一饮而尽
亲爱的单眼皮情人
你倾斜的飞行令人担心

你掉下的影子把一道深深的犁沟
让这寡情寡义的城市
有一个埋人的伤口

原载《飞天》2001 年第 10 期

在圆明园遗址说邓世昌

李建华

强盗怕他。而在宫廷
中堂大人一声呵斥
他便就地萎缩落下双膝
隆起脊背

一个勇者
在一个懦夫的愤怒中屈服
这是多么地悲哀
一脸的尊严 用奴性隐藏

虽说后来 他站直了腰身
那民族的脊梁 并没有挺起

后来 炮台上摆满了
倾斜的酒瓶
浮起的舰艇是强盗
醉醺醺的大脚

一个王朝
就那样被烧烤
被分食 只剩下这些
啃光的骨头

原载《飞天》2001 年第 10 期

风吹过黄河(外一首)

江一郎

把浪掀高
把水吹黄
把一河沧桑,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风吹过,风吹过黄河
风吹过,吹过岸边古老的村庄
风吹过,把黄土吹到天上

从青翠到浑黄,风不停地吹
大风啊,你吹,你吹吧
吹硬了几万年的波涛

但你要吹亮河流的方向
吹散苦难,吹动我
一颗沉锚的心

让我在风中扛着黄河奔跑
让我在祖国辽阔的大地

爱

当有一天我突然感觉骨头散了
飘来荡去的欲望没了
我要悲哀

我有那么多的爱来不及用完
那么多的爱,藏在骨缝等待挖掘
藏在舌根下等待说出,甚至
藏在我的外套口袋里
等待掏出来,送给这个世界

命运啊,当有一天我真的要死了
你该拿把刀子
剥下我的皮肤,刮走我的血肉
但请留下大地的爱
像泥土一样撒开

麦粒,草籽,我给你们南风的爱
疼痛的冰块,春天的大路上
阳光辽阔无边

如果有来生,来生
我找回更多的爱,像一棵树
挂满天空的绿叶

原载《飞天》2001年第10期

亲爱的夜

杨 子

亲爱的夜
那么多人睡下了。

我睡不着，
我的耳朵里
小虫子的尖叫
像锋利的刀。

那么多人，
平躺在他们生命的轨道上，
他们的方向就是
身体四周的宁静。

而我，受着神秘力量的牵制，
我的目光越过日常的碎片
抵达寒冷，黑暗。这虚无的总和。

我试图测量内心的疯狂，

但是没有结果。
在我的地图上。
我的方向是一团正在膨胀的雾。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0 期

睡在工具箱上的小女孩

刘 卫

盖一身街树的阴影
仰卧在工具箱上 四肢散开
突然伸过来的车灯
把她的一半脸照亮——
浮雕一只耳的轮廓
如一朵荷 伸在
夜之上的听觉
一片光的蝉翼 停在
小巧的鼻脊上 起伏
五个小手指 伸进
车灯的大口袋 抓满手的
亮

原载《飞天》2001 年第 10 期

亲切 ,来一个……(外一首)

柴安平

亲切 ,一个词 ,亲切的肉体
一切久违了的面包 ,饱满的谷子 ,坚硬的石头
酥软而又性感给我想象的……词
都是我的亲切。

我要从它开始 ,从这里出发 ,
找到一大串 ,像拉你的手一样 ,
你的手给我牵来一只只手相连。
亲切 ,亲切的 ,由手到脸 ,到有弹跳的身体 ,
我觉得已经给亲切找到了一条内裤 ,
给它戴上一顶帽子。

在亲切的住处 ,它就有这样良好的道路。
我听见大片的身影在喊 :亲切 ,来一个 ,
亲切 ,来一个……

所有听见的人都像通了电 ,却一点不肉麻。

尘 世 间

我想月亮是能够怀孕的 ,站在她下面 ,

我已经对她抒发了爱情多次
你看 ,小蜜蜂都让花朵怀孕。
都说月亮很冷漠 ,她冰凉的脸上
其实总有一层霜一样的柔情。
我后来就这样爱上了月亮以外的女人 ,
月亮就给了那女人以祝福 :
一地的月光 ,一地上都是她的影子。
我们就给月亮生一个 ,漂亮的小月亮吧 ,
让她站在天庭 ,也能感受到这尘世间的亲情。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10 期

春

哑 地

我懒于说出 ,也懒于梦见
一块石头的睡眠更像睡眠
西风 ,回过头来
一切又重新开始 ,让
雪花回到水滴

土地藏好皱纹
道路藏好足迹
花木藏好微笑
种子藏好力气
阴影藏好自己

从出发到抵达
从形而上到形而下
究竟还要多久
这次灵与肉的旅行
很难分清 ,谁是乘客谁是行李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10 期

不 止

程永宏

不止是终结。一担米的重量
被一瓶酒化解。
不止是天空。一只手随意握住的
风。摇动的房间以及飘零的灯火。

不止是爱情。树下的泥土、花瓣
迎接冬天的果实怀揽着霜雪。

不止是风暴。被一首诗敲碎的头颅
挂在广场上玄炫的表情像纸一样点燃。

不止是回忆。一只鸟带着一只箭
一只鸟带着一只箭能飞多远呢？

不止是夜晚。从雪地里抽出的身子
识别着月光。还有一地的草籽。

不止是尘埃。脆弱的阳光

脆化着我黑夜的微笑。

不止是上升。站在树叶上的火焰
在一片灰烬中跌倒。

不止是开始。在我的出生地
滴落脐血的岩石 ,将为我打造成墓碑。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10 期

菜 虫 子

王顺健

虫子是菜长出来的
青菜开始是个芽
不像虫子
长着长着就动了起来
青菜开始是素的
到了一定时辰
就变荤了
女孩子也一样
开始多么素静啊
长着长着就荤了

原载《诗选刊》2001年第10期

一条河穿过丽江

耿国彪

我不敢在日光下凝视这条河

它来自雪山

知晓海拔 6000 米风声的秘密

它奔涌 迂回 夹带着神的诉说

在丽江城内 它的身躯绽放成一朵花

托起这座石头的城堡

夜晚 我听到冰雪融化的声音

和岩石的汲水

整座城市被笼罩

河水的底部一些人在行走 一些房屋安睡

昏黄的灯光中飘着纳西古老的乐音

没有谁能够醒来

在丽江 一切变得简单

所有的石头因一条河而生动

它们爬上院墙 进入梦的深处

与河水一同呼吸 一同传递清晨的鸟鸣

宁静 永恒 穿过石头的水
也穿过我的身体
那些古老的气息使我沉思和怀念
在丽江 黑暗与流水告诉我
我可以穿过它的街道 却永远

无法穿过那条来自雪山的河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10 期

西北偏北

小 引

西北偏北 羊马很黑
你饮酒落泪 西北偏北 把兰
州喝醉

把兰州喝醉 你居无定所
姓马的母亲在喊你 我的回回
我的心肺

麦加 姐妹
什么让你难以入睡
河水的羊 灯火的嘴
夜里唱过古兰经 做过忏悔

谁的孤独 像一把刀 杀了黄
河的水
杀了黄河的水 这孤独是谁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10 期

风 声

厉 风

无端地 ,不知
哪儿袭来的风
摇着门扉
拍着窗棂
受惊的诗句缩成一团小虫

怪异的风
惊我如梦——

放逐的日子
黑沉沉的夜晚
它的不祥之兆
常伴随着犬吠 ,声声■ 人
灯火儿窜个不停

由于惊悸 ,这一夜
我睡得极不安稳

原载《鸭绿江》2001 年第 10 期

活着的枕木

李志强

我总觉得
它不仅是一截死了的木头

尽管被沥青煎熬被夜染黑
又让道路压在身下
但它的确还活着

它还会在锤击中生出道钉的芽儿
它还会在夏天流忧郁的眼泪

枕木 伙计般结实的枕木
从不轻易开口的枕木
当我把它从肩头掷向路基

大地一震 枕木
自有深沉的回声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0 期

钟声的身体

林茶居

当她出现在黎明的脸上
黎明便收回了剩余的时光
“ 哦 ,钟声的身体
躺下来就是光辉的大地 ”
高贵如同诗篇新鲜像是天才的呼
吸
使我得到一场神明的功课
“ 哦 ,钟声的身体
躺下来就是马匹了 ”
仿佛我在奔跑中翻阅到智慧的道路
从水晶里走出来的春天——
透明的轻风和花朵梦见羊群和山岗
波浪也在海面上不停地劳动
“ 哦 ,钟声的身体
躺下来就是远方了 ”
鸟只飞过阳光的头颅
飞过天空的伤口
我也看见跃动的火焰 ,彼岸的青春

“ 哦 现在是我躺下来了——
我是我自己的不朽的桥梁…… ”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0 期

世 界

徐 江

你问我 世界是什么
我说 是小时候
是雨
是哭泣
是你吻过后的一脸茫然

谁都有过靠近花丛的梦境
谁都曾 一脸幸福的傻笑
走在街上
你忘了 我也忘了
救火车擦肩而过
歹徒们就坐在对面的“麦当劳”
对扳机做最后的检查

每一天 我们糟蹋着爱
埋葬友情
每一天 我们碾压青春
我们买着那些书报

在人间最微小的一隅
狂妄地谈事情的终止与发生

你问我 世界是什么
是不是被做成了面条的麦子
是不是被垒成监狱的砖
是不是化为母乳的两尾鱼
是不是 已变作相片的父母双亲

我瑟瑟抖着
楼影悄悄地
盖住了四分之三的草地
我记起这些年已很少再见到
夜晚的长庚星

我瞎了
你也瞎了
而世界是盏不朽的明灯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0 期

1993年8月16日(外一首)

伊 沙

父亲将我赶出家门的那天
我的诗在《诗刊》上发表了
我是在骑车途经小寨邮局的
报刊亭时偶然发现了这一奇迹
他们在事前并没有通知我
我不是第一次在《诗刊》发诗
但这是比较难发的两首
一首是《饿死诗人》
一首是《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
后来我坐在外语学院后门外
一家简陋的面馆里
手捧当期《诗刊》
有一种登堂入室的感觉
有一种忽然在衙门里
觅到一份差事的感觉
有一种将自己豢养的两条恶犬
放到一群绵羊中去的感觉
我知道这哥俩

将战功赫赫地归来
我手里的蒜已剥好
我要的面已上来
狼吞虎咽
被赶出家门算得了什么
等这碗面一下肚
老子就出名了

告慰田间先生

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
从电子游戏机上传来
穿过客厅门廊抵达我的书房
伴随人声 那是我的妻儿
在相携作战
相互掩护着
面对他们共同的敌人
后来枪声减弱至一半
那是我的妻子起身去了厨房
因为到了做晚饭的时间
儿子留在客厅里
守在游戏机前
孤身作战
一人难对四敌
他在请求增援
他的呼唤
穿过客厅门廊抵达我的书房

像是动员 :父亲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 看
这是奴隶 !”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0 期

幸 福(外一首)

黄 梵

她睡着的时候
我该把爱情放在哪里
放在她光滑的肩胛
雪白的臀上
情欲的停留处
或她不知道的某个地方
事实上,这个烦恼的人
屏住声息
在变换着幸福的方式

问题的核心

棕色的东西
其实是蓝色的
黄色的爱情
其实白得单纯
红色的杀戮
其实是黑色的背叛

有些缓慢
其实刺刀一样冲动
亮得耀眼的
其实灰得惭愧
形容你的
其实是蓄意的省略
喷薄而出的英雄
其实是委身者
成就其实
是该纳税的被拒绝
我和你
虽然不同
其实一样要面临结束

原载《山花》2001年第10期

在菜市场碰上一位绝色美人

杨 邪

在菜市场碰上一位绝色美人
——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的
菜市场是如何的肮脏
小贩们挥汗如雨动作夸张叫声响亮
大家脚下的水磨石地面湿漉又滑腻
整个偌大的空间充斥着
异常复杂的咸咸腥腥让人不由要想起
一听变质的鱼肉罐头里面的空余部分
而我手里刚刚从案板上提起的那只塑料袋
它装着的两斤大肉又是多么的俗不可耐

在菜市场碰上一位绝色美人
——我现在要说的是
我所见到的下半部分——
两只绝对高傲但又不至于让你担心的白皮凉
靴
而其上是一条绝对无可挑剔的时兴的背带裤
——我不是说它的面料洁白光滑薄如蝉翼

——我不是说它的线缝挺括笔直不差丝毫
我要说的是它的肥瘦得体与线条柔美
我要说的是它的节奏明快与韵律和谐
我要说的是它的弹性与芬芳它的超尘脱俗
卓然不群
我要说的是——我真的无法形容
而任何的形容
都是辞不达意不得要领让人浑身起疙瘩的
冒犯唐突……

在菜市场碰上一位绝色美人——
我接下要说的是那当儿我多么想
来一个庸俗无比的比喻——
这是一朵含露怒放在浊世的白玫瑰
她的芬芳和绝色过分长久地盛开在刻薄的
时光中
而刻薄的时光对于她的芬芳和绝色
竟然又是如此的懦弱如此的无能为力……

在菜市场碰上一位绝色美人
——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的我
又是如何的感慨复叹息——
这是谁家的婆娘她接受了怎样一个男人的
差遣
因而要踏入这每日的肮脏的场所？
啊美人——这是谁家的绝色婆娘她让我
在菜市场一边如此手提大肉一边忍不住

用我卑微的目光一再抚摩她的白皮凉靴
一再抚摩她的时兴的背带裤然后要在
过去多少个回味无穷的日夜之后
为此痛快淋漓地写下我的赞美之歌
为此痛快淋漓地写下一首粗鄙而崇高的诗
篇

原载《飞天》2001 年第 10 期

听 古 箫

刘 涛

箫啊 你七孔流韵中
分明有盛唐的舞女
丝绸的光泽 江南的夜雨
都从你古典的指端流淌出来

是谁在吹奏那一夜的笙箫
七个少女仿佛七颗闪亮的露珠
要在今夜破碎
西方红霞 你古老的忧郁是被这
箫声所拨动吗

箫啊 灿若桃花的红唇在颤抖
今夜 你必将痛悔于一场无梦的
青春
所有情愫 听凭时光去淡漠
而那流逝的岁月
正是我们遗落的箫音

原载《诗刊》下半月刊试刊号

迷 路

谢湘南

家具在家里迷路
跟一棵树在自己的森林里迷路
是一样的
跟一滴泪在眼睛里迷路
是一样的
跟一粒沙在沙漏里迷路
是一样的
跟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身上迷路
是一样的

家具在家里迷路
因为家里有了它尚未习惯的光亮
因为家里多出了一种草莓的气味
因为家里响起一种声音
流淌起甘甜的温柔……
因为家里开始茂密
因为……

因为太阳也迷了路
出来火把在跳舞
因为月亮也迷了路
相思也被它带去
因为锅碗瓢盆都迷了路
欢呼着日子的新鲜——

原载《诗刊》下半月刊试刊号

葬 牛

崔俊堂

一头鼻孔里冒火的牛渴倒了
剥光皮肉的白骨摆成犁地的模样
埋在山坡上的杏树林里

牛啊 ,无雨你也是播下的一粒种子
有雨 ,你是铁肩举着的一块土地
乡亲的心上 ,早已胜过一茬庄稼

杏花开红了脸蛋
小草高过了坟头
耐着寂寞 ,怎不见种子复活

而对牛的怀念 ,像是
花苞里的蜜 ,草根下的雨
影子般伫立于春天的风口

原载《飞天》2001 年第 10 期

草地上一只小鸟在散步

莱 耳

草地上一只浅灰色的小鸟
用它细小的脚散着悠长的步
阳光懒洋洋地照着我
我懒洋洋地看着它
后来 ,另一只小鸟飞来了
它们一起扑腾离开了原地
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一对情侣
我听不懂它们从空气中传来的
话语
我只能用突然涌出的泪水
来表达我的喜悦或者哀伤

原载《诗林》2001 年第 4 期

鸽子(外二首)

普 珉

一双鸽子 穿过白金的阳光
树在街头
山在天边
而一双鸽子正穿过中午拥挤的阳光
我独自坐在房中
通过开向阳台的门看见
一双鸽子正穿过令人瞌睡的阳光
它们是黑色的 从容飞翔
它们飞向我 像雨后的深夜叫人
冰凉

昨 夜

一夜多梦
好像繁花盛开在我的体内
一夜是黑夜的天空
好像一片阔叶的背面

它挤压我 麻醉我
整段时间
我好像掉进肉体的深渊
一夜门窗大开
好像我不曾睡觉
好像一夜谁把我催眠
他把我劫持它乡 他叫我谈论自己
以致有繁花盛开在我的体内

一 个 人

凌晨 你早早地起来 外面一片
黑暗
你拉开灯 这灯光像一种力量
冲向窗外 这灯光是你吗
它冲向窗外的一刹那
首先受到一排树枝的鞭笞
而后 被黑暗拽住双肩扔了回来
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情 这灯光
已在窗外同黑暗蓦然相对
你感觉到黑暗的冰冷
灯光的冰冷 你手指的冰冷
这寂静如此深刻地出现
像这个冬天 这片灯光 这个时
辰的你
像一条冰下的河流暴露在眼前
它就是你们共同的血液啊

这寂静 你们共同的血液 你知道
它的出现不会太久 你抽罢一支烟
它就成了一声鸟叫 一片灰蒙蒙
的天空
这就是黎明
你穿上衣服你就看见
在 第一声鸟叫的下面是黎明灰色
的脸庞
你推开窗子 窗外 已是遍地鸟叫
遍地的鸟叫 像一片飞起的刀光
剑影
你一声长啸 爆发了好像是无边
无际生命的晨光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1 期

留 言 条

刘 川

我来过了 ,妈妈 ,
进门时 ,我知道钥匙还放在
信箱与墙壁的夹缝中间。
我找到了大衣柜下
你每晚取出又藏好的秘密。
那楠木盒。本来我是要拿走那存折的
可我看到夹放那笔存款的
是我最初的襁褓 ,你洗、熨得
多么干净 ,新鲜 ,保留了这么多年。
我原以为你只有唠叨、倔犟和冷漠呢。
我留下这纸条 ,告诉你 ,我来过了
什么也没动 ,而我 ,是的 ,我还在那襁褓里。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1 期

磷 火

朱 剑

路经坟场
看见磷火闪烁
朋友说 这是
骨头在发光

是不是
每个人的骨头里
都有一盏
高贵的灯
许多人屈辱地
活了一辈子
死后 ,才把灯点亮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1 期

等 待(外一首)

韩作荣

每天 ,天色渐亮时分
斜对窗口的地方
会传来一个男人呕吐的声音
那是一种嚎叫
我感觉到一根痉挛的铁条
从头皮上插下来 ,在胃里搅动
随后皮肤上便生出一些颗粒
当冷亮的声音消失 ,体内
平息一场动乱
归于安宁的我 ,才泡一壶茶
吸三支烟
如此往复。每天窗帘变薄时分
我便等待那个男人呕吐的声音
承受这非来不可的折磨
直到有一天 ,那声音突然中止
可我依然静静地坐着
胸腔空落落的
直到阳光把玻璃烧红 ,才问自己

我等待什么？我又丢失了什么？

杀 鱼

捏住鱼的头骨 ,刮除鳞片
鱼尾迅疾地击打水池
鱼渗出一痕痕细的血丝
剪去鳍 ,揪去腮 ,鱼流出黑紫的血
掏除内脏 ,肉体还在抽搐
鱼还活着
孩子说 ,把头切掉 ,鱼就死了
割掉头 ,鱼也不会死
我想起儿时看人杀鸡 ,剁了头
无头的鸡仍向前奔跑
在雪地滴一串红的血
血是红的 ,鱼肉是白的
刀是凉的 ,油是热的。
那鱼扁在锅里还在蹦
我想鱼还在恨那把刀。可刀呢
该恨刀柄吧。我知道
刀柄是块木头 ,它不会恨我

原载《鸭绿江》2001 年第 11 期

反向而行的火车

王黎明

十二月的站台上，
我目睹两列反向而行的火车
匆匆相遇，呼啸而过，
像奔赴一个旧梦。
一列拉着木材，向南；
一列装满煤炭，向北。

车轮哐哐，碾过钢轨，
刺耳的响笛，粗重的喘息；
水泥柱子不停地颤抖。
忙乱的人群退闪一旁，
站稳。红灯，绿灯，
抑止不住我的仓皇和激动。

原载《诗刊》2001年第11期

热 土(外一首)

牛庆国

故乡是一片热土
最热的是家

家是一片热土
最热的是炕

炕是一片热土
最热的是炕上的娘

娘其实也是一片热土
最热的是娘的心

心是热土上的一盏灯
最热的是心尖上的那一点亮

奶 奶

做过童养媳

缠过脚

然后又把脚放开的奶奶

一辈子走着弯路

走不出那三亩薄地

走不出那方花头巾的奶奶

被爷爷的大脚踢过

却又一脚

把另一个男人踢远的奶奶

爷爷走的那年

学会了一个人

在一棵大树下走来走去的奶奶

雨下在脚下

雪落在头上

心里老刮着大风的奶奶

左一脚疼 右一脚痛

走在我的诗里

却大字不识一个的奶奶

看我的媳妇穿高跟鞋

笑着脱过来试试

笑出满嘴豁牙满眼泪花的奶奶

如今 已走进黄土的深处
却还在和爷爷怄气
一句话也不说的奶奶

原载《飞天》2001 年第 11 期

遥想给你的旧信

蓝 冰

沉沦在你箱底的信件
如果纸张变黄
金黄的文字会告诉你
——秋天来了
请穿好衣裳 小心着凉

假如你的箱子已经受潮
文字从老鼠咬的破洞
生出绿芽
请把你箱子搬到户外
或拉开窗帘
给吐翠的嫩芽一丝阳光

三百六十缕炊烟
三百六十炷高香

原载《飞天》2001 年第 11 期

砌墙的人

刘 川

把石头砌成墙壁
墙壁围成房屋
砌墙的人想在里边生根

砌墙的人把石头抱在怀中
像抱着自己的儿女
把儿女聚在身边的感觉
就是家园
砌墙的人想在里边住下

砌墙的人 砌了多少墙
他手中的石头冰冷
始终不会为一滴泪水融化

砌墙的人在最冷的时候
祝愿所有的人都有家
他死死地抱着一块石头
不肯放下

原载《诗刊》2001年第11期

灵 魂

非 亚

有时灵魂哀求着 ,说 ,把我忘了吧
因为我又瘦弱 ,又细小 ,像游荡在
大街上的一颗灰尘

就让我单独在这呆一会 ,你自己去
歌厅玩吧 ,给我一瓶矿泉水就行了 ,
我自个回去 ,我不会迷路的

我看着它 ,将信将疑 ,我想 ,也许它也
累了 ,也许它也真的要 ,找一个地方 ,单独
想一想 ,休息一下 ,睡一个好觉 ,喝点汤 ,
吃点鸡蛋什么的

但我还是 ,怕它找不到门 ,而丢失在这
城市里 ,走下那段斜坡 ,跟它道别时 ,
我留给它一个字条 ,上写 :
华东路 39 号 ,12 幢 205 房 ,
电话 :2425371 ,主人 :谢建华

原载《诗歌月刊》2001 年第 10 期

风 中 的 马

野 川

风中有一匹马在奔跑
我无法看见。风中的马
是无形的，它的肉体散在风中
灰尘一样，灵魂却聚在风尖
如一颗针。草看见了它
吓得吐出大片大片的绿
山看见了它，惊得让出
一条一条的路。而一只鸟
看见了它，翅膀用力一振
就跃上一朵移动的俯视的云朵
我无法看见风中的马
但我却听见密如鼓点的马蹄声
洪暴一样袭来穿我而去
细小的针孔，嘀嗒出血
和阳光，我来不及喊出声音
就被一团烈焰重重包围

原载《诗歌月刊》2001年第11期

苹果坠地

林 雪

苹果啊！那一夜你坠地的声音
传到我正书写的稿纸上，我的膝盖
现出一块青紫，苹果，那秋后的土地
会不会也把你磕伤？

今天晚上我要一直写诗。让语言的质感
进入你的质。让不朽的汉语用书面语
记叙你。在黑夜中，花承载着花
马带走了马匹。在幽暗的激流中
黑夜的伞合上她的折页
苹果，这是你一直熟知的大地的缺欠和美德

你坠地的那一点，苹果啊，即是极地
也是世界的中心。生活在不停地四处散落
我们离开我们，我们又回到自身
那曾经供给我们语言的地方，快要变成荒漠

宁静和死亡的气息啊！你燃烧吧

当下坠的苹果突破了圆 ,成为消逝的事物
当我们的爱变成飞翔 ,是谁还在高处飘荡
在苹果枝和土地之间 ,空灵包裹住你
像我们多年来一直守护的孤寂

兄弟！在参差的树冠之上已结好了词语的根
一把催眠的白沙 ,将多余的光驱赶干净
我动了动嘴唇 ,我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这首拆散的、顺从的诗篇里
一只下坠的苹果 ,将无视别处的灿烂
她思想 ,祈祷 ,当火光在星星上一闪而过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11 期

眼中的沙子

庞余亮

又一个相似的下午
那个数沙的人 依旧在湛蓝的海边
数那金黄的细沙
多少细沙从他指缝中滑下
他在认真地数
一堆又一堆

是的 ,一堆又一堆的回忆
我已经渐渐看不见他了
一个多么认真的人
或许就这么消失在一个相似的下午

而我们走过的影子 流过的泪水
令海水越来越黑
一阵风来 ,我又看见了那个数沙的人
他在大声地训斥那些不听话的沙子

他在风中狂奔 追赶那些狂奔的沙子

他一会儿就消失了……
只剩下眼中的沙子
在认真地数着我们的泪水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1 期

是 真 的

陈傻子

我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妻子
观察室一张病床上
一个 30 岁左右的少妇
在照料她生病的丈夫
她给他喂饭、削梨、擦汗
扶着他一起走进男厕所
她轻言细语 温柔体贴
让我同样作为一个患者的家属
感到惭愧

后来在我回家的时候
又碰见了她
她正在走廊里用手机打电话
擦肩而过的一瞬间
我听见她小声地说：
“我也很想你，但现在不行，他病了
凭我诗人的直觉
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想做好妻子又想做好情人
真是难为她了
我向她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1 期

宁 静

大 卫

天色变得愈发凝重
我们的城市
正在进行大范围拆迁
黄昏的时候
我所理解的宁静
只不过是刨墙的大锤
比上一下抡得轻些

连一页纸也不敢翻动
把门窗全部关死
戴上耳机也不行
总觉得还有什么
在室内不停地走动
拉上窗帘
这才提前获得整个夜晚
哦 应该感到羞愧
不知何时
越跳越快的心

竟也成了喧嚣的一部分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1 期

爱情宣言

盛 兴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爱情
毋庸置疑的答案是
谁也说不清楚

但我坚信
让一个从不相信爱情的人
相信爱情
这便是爱情的力量
让一个深信爱情的人
对爱情绝望透顶
这也是爱情的力量

当然
这和我没有关系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1 期

道理都写在脸上(外一首)

朱 文

兄弟 ,对已经不多的单眼皮的女
人 ,你有什么认识 ?

对下巴上长着一颗痣的女人 ,你
有什么认识 ?

对有雀斑的女人、对有虫斑的女
人 ,你有什么认识 ?

脸上什么也没有 ,连五官也淡淡的女人 ,你又有
什么认识 ?

你对嘴上汗毛颇重的女人有什么认识 ?

你对后脑勺上长反骨的女人有什
么认识 ?

你对高颧骨的女人、宽鼻翼的女
人有什么认识 ?

你对眼白上有一块色素、看起来
就像是日全食的女人又有什么
认识 ?

对大街上已经太多的双眼皮的女人，你有什么认识？
对没有眉毛只有眉线的女人，你有什么认识？
对厚嘴唇的女人、对薄耳朵的女人，你有什么认识？
对鼻子和上唇之间很短、说起话来像兔子一样抽动的女人，你又有什麼认识？
有时生活就是这么简单，道理都写在脸上

我要写一首诗给你

我要写一首诗给你，
因为心中还有没表达完的爱

精液中异常拥挤的情感，
工地上早起晚睡的人们。

一个成年男子正在变得优秀，
一颗少年的头颅落叶缤纷。

无法正确的呀，无法够劲！
念不好的经折磨着嘴唇，

也折磨着镜中所有的耳朵。

一个冒牌货、一个诗歌民工

一个傻 B 一个滥女人

一个滥女人滥到无限贞洁

无法正确的呀 ,无法够劲。

念不好的经折磨着我 ,只为你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1 期

井

符马活

井很深 ,有水
但不易外流
像一个老女人
守着一口井
过清淡的日子

晚年的井啊
四壁长满青苔
敲一敲
有一种空洞的回响
可以感觉到
它仍然很深

一只桶坠入井中
这往事的记忆
带着清水
将井沿湿润了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1 期

春天的茶花

伊 路

茶花的蕾像小小的坚硬的乳房似的
像欲爆的小炸弹似的
满树的嘟着鲜红嘴唇的茶花的蕾
一看就知道很任性

确实已经绷得快裂开了
那绿色的夹袄一开始就该做大一点
春天的布料总是不够用的

花树已显出透支的倦容
很早我就担心它会管不动那么多花的
它的决心那么大
好像还有周密的计划

但春天里一切都无法按部就班
南风来的时候万物都会昏厥一阵
那本来比金盏菊迟开的蛱蝶花
昨夜不知怎的就憋不住了

比婚礼的百褶裙还要繁复的茶花
是很重的
并不强壮的花树快跪下来了
大地知道不知道呢
车水马龙 气喘吁吁的大地啊
茶花旁边的还有三棵喳喳叫嚷着
开放的桅子花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1 期

高 兴

贾 薇

她在沙发上坐着
突然 有些悲伤
那晚她一直望着
窗外的月亮
想什么都不知道
看上去她很忧愁
她说了句什么
没有听见
她一个人坐着
有半个小时
突然她欢呼起来
太好了
老去的
不止是我一个人

原载《诗刊》2001 年第 11 期

春 宵(外一首)

三 子

让我说说一只猫吧。一只有着
诡蓝眼睛的猫 踩着细步进了春天的心房
它迷人的爪子打着哑语 或者用慵懶的
夜色

把回忆包围——哦 让我说说
一只猫那困于月色的情欲吧

让我说说一个女子——一个满怀忧郁的
未亡人

她三十岁 和我一样的年纪 ,一样习惯
在夜晚出没。“爱情的坟墓上长出青葱的
枝条……”

慵懶的夜色下 ,让我伴她
将此刻的良宵抱紧

说说旷野上的鸣虫 ,说说无边无际的虚空
哦说说一种幻想和情怀从黄昏一直
漫到天明。万物在暗中生长

说说一只猫 ,引领我自春天的谷地出发
脚下的泥土始而润湿 ,而终于腐烂

写在春天的九行诗

春天来了 ,纸筝飞了
在年年走过的山冈和田畴
三叶草中 ,少年蛰伏的隐疾犯了

少年的隐疾犯了 ,绵江的水醒了
醒后的绵江送走了我桃花的新娘
新娘的脸颜老了

年年走过的路上 ,掘土的人来了
他们挖好坑 ,栽下树
大地上的树长起来了 ,我要在林阴下睡了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11 期

金属的响声(外一首)

文乾义

咀嚼金属的响声,是一种
快乐,自己就在音乐之中
呼吸里的响声,找不到恰当的
形容词,或者比喻。响声
像它本身一样纯粹和精确

炭黑色的两道辙
从金属的响声中散步而来
并从自己的音乐中走过。一辆马车。赶车
的老人咀嚼着响声
车是空的。他当年给很多女人留下很好的
印象。

两旁的内向的麦田
回应着慢慢涌动的响声
金属,像翅膀,像老人的眼睛
在秋光里,在音乐里远行

镜子中的树

一些树 ,把面孔和表情 ,置于
它们创造的面孔后边。北方的一些树 ,坚
固而复杂 ,重复经历
春夏秋冬四季鲜明的变化。它们像诗 ,或
者歌——躯干弯曲 ,挺立着
许多不同姿势和朝向的枝条
延伸、渴望。它们的许多不同的叶子
是它的手掌 ,或者眼神儿 ,寻找不同的寓
意和去向。只是……我们
看不见它们根部生长的情景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11 期

最好的爱其实是一种残酷

郁 葱

我所经历的那些日子像是梦幻，
有许多幸福的针叶，
和一个充满启示的早晨。

我知道，最好的爱其实是一种残酷，
这个日子过后，不知道什么经历，
还能使我们充满激情。
在傍晚那金色的山顶，
我们看着一只飞鸟将一枚草叶
衔进一棵白杨树顶端的鸟巢，
而我们，仅仅只能滴下一滴泪。
这时候的对话该是什么对话，
外面的水滴发出质感的声响。

午夜两点，那感性而灼热的闪电分开溪谷，
通畅、润泽的长廊漆黑而寂然，
你说：它的尽头真充实、真亮！

午夜两点，一个不该有语言的时间，
那个时间充满了暗示，
什么样的鬼魅牵着你的手，
越走越远。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11 期

节 气(外二首)

杨晓民

春天到来的时候 ,大海也来到了
我无法把这一切打包背走
毛茸茸的蒲公英 轮子上旋转的阳光
洒在心头的鸥鸟
还有永不归来的一个个年华……
这些来自大地的荫庇
我不惊喜 ,也不悲戚

笨 拙

我认识波涛里的那颗星星
也在大地上飘荡
下了一年的雨
我睫毛里的泪花深藏恐惧
倾心于想象中的轰鸣
我听见一阵狂风吹奏大海的悲伤
太阳啊 ,我不是来比美的 ,我不想上扬
我只想窗户打开时你的另一面不再冷清

我只想 ,更多的余辉 ,落在我墨绿的笔尖上

打 开

我想要表达的感觉 ,诗人已说出来了
放下笔 ,我感到门后的惶恐
一阵雨穿过我们的身体 ,我看到世界的迷
乱与愁苦
一扇门 ,一扇未被打光的脸
我在黑暗的寂寞中寻找永固的回忆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但我渴望有一
点变化
废弃的大路上 ,小心清扫尘埃中的月光 ,
我不再梦想不朽

原载《人民文学》2001 年第 11 期

一 棵 树

单永珍

多少同伴死了 ,而它活着 ,它知道同伴
死于饥渴
这是宁夏的西海固 ,一个嗓子嘶哑的村庄

我的母亲就生活在这里 ,她生下了我 ,
在拾荒的年份
当枯叶铺满大地的时候 ,一场泪水就是
我最初的沐浴
母亲抓一把野菜 ,填进焦渴的嘴里
用来喂养我可怜的生命

我就生在一个叫一棵树的村庄 ,那里有
我的父亲和母亲
母亲叫苦
父亲叫涩

原载《诗潮》2001年11—12月号

点灯的人

任先青

究竟要寻找什么
点灯的人
心先亮了

粗糙的手 在深邃里
握住一根火柴 仿佛
握住单传的命根
此时
会不会有遥远的风吹来

灯一点着
就动摇了 不肯动摇的黑
就袒露了 早想袒露的痛

点灯的人 白发苍苍
是诗的孩子

原载《绿风》2001 年第 6 期

达尔罕^①的月亮(外一首)

邹静之

你使我临近天庭
达尔罕你遥远的名字
使我接近月亮
在这样的夜,空旷,独自
达尔罕你漠视火和人声
黑暗,静止像往常一样

达尔罕的月亮,头顶的光芒
在照耀我吗?或只是面对草原
把光芒从我身上移开

达尔罕的月亮,你使一万年
都像这个夜晚
一样的风,一样的青草
一样的光辉清冷
一样的达尔罕

① 达尔罕:内蒙古干旱草原

谁有力量走进你 ,喊你
使你答应

一个故事

给女儿读着那只灵犬的故事
冬夜的风从炉火边吹过
她宁静 ,被那只狗带走
像将行的旅人 ,迷恋远方

她开始飞翔 ,在我的声音之上
和那只怀乡的狗一起
这使我在读书时感到孤独
读过的文字被风送远

这是真的 ,它带给女儿眼泪
她听着那只努力走回亲人的狗
而不能自持 ,她流泪时看着我
在她流泪时我们相互看着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2 期

今夜无人入睡

李 琦

大湖茫茫 月光下
谁的歌声在飞
今夜无人入睡

这是男高音穿过之后的寂静
歌声擦拭过的夜晚
天地空旷而静穆
一种久别的优美 正缓缓来临

那在自己歌声中走远的人
他正轻抬手臂
今夜 手臂是他的翅膀
我们跟随那翅膀
变成飞向湖水深处的鸟群

我的心泪流满面
一瞬间 我想到了衰老
我衰老到不能走路时

我定会远望北方
想那一片连天的湖水
那个翅膀上的夜晚
一个诗人的歌声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2 期

借用荷塘(外一首)

曲有源

现在
时间还有些早
但荷花被绿叶衬着
又在柳绿之后
便女人味十足起来
连那位立的蜻蜓
都让人
以为那是工艺精湛的发簪
倘若不怕湿鞋
少女们至今定会找个缝隙
挤进去

太阳
之所以云一层雾一层地
遮掩自己
想必它也清楚
月亮的参与
是最合适的

可我记得总有点嫉妒
月色好的时候
那荷塘便是朱自清的了
纵然他最后肯借用一次
又不知携酒来时
还是不是
花期

抽刀断水

水的愈合能力
不知道要比肌肉
快多少倍
且
不留一丝痕迹

未来
人如果把河的皮肤剥下来
植于身上
恐怕比现在
还健忘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2 期

祖历河谷的风

梦 也

那条河在远方震响 ,河谷变得开阔
每一年 ,祖历河都要这样被风吹开
而拨动了远方那片红松林的风
已神秘得不可想像
那是另一股将要消失的风
不同于祖历河谷的风
正在消失的秋天的信息是风带来的
正在消失的自己也是在风里

原载《星星》2001 年第 12 期

歌声即将被人枪杀

虫 儿

歌唱着的小鸟 ,在枝头上
歌唱着。它们 ,用翅膀
征服天空 ,以飞翔
实现理想。可是 ,献给人类的
歌声 ,此刻 ,正被一杆枪
瞄准。歌唱着的小鸟
为什么还不展翅飞翔 ,快快飞翔
你们 ,那一点点宝贵的鲜血
撼醒不了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人类。真的不能
你们飞呀 ,赶快飞呀
怎么还在平静地歌唱 ,直到
把最后的歌声 ,送给
枪杀自己的人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2 期

秋天的少女

盛 慧

秋天碰落第一颗露水的
肯定是洁净的少女。
她神情忧郁——
穿过惺忪的树叶和麻雀，
让我一次次想象古画或瓷瓶。
她手挎艾草编织的花篮。
眼睛里栖息着十月的蓝，
白色的袜子和饱满的脚趾，
害羞地想要哭泣；
而 粉红的指甲是惟一美丽的微笑。
少女在阳光里缓缓盛开，
是早晨最恬静的声响。

穿过午后晾满干草的院落，
陶器和三点钟空间的风声，
黄昏来临，灯还没有赴约。
阳光打在树枝上，发出
清脆的声响。温暖的声响。

我知道 ,采苹果的少女 ,
和苹果一样宁静 ,
每一个苹果都是一段甜蜜的故事 ,
少女在故事里长大 ,学会用
温柔去敲开另一片掌心。我知道 :
这个秋天水已经凉了 ,
水的凉度正是思念的深度。
我知道 ,少女轻轻闭上睫毛 ,
幸福的夜晚就要来临 ;
我会穿过风灯 穿过门的黑暗 ,
和她在一枝蜡烛里共度一生。

原载《山花》2001 年第 12 期

生日晚餐上我帮你许的一个愿(外一首)

孙文波

五月二十三日开始，
你要做一个安静的人，
目光从纷攘的外界转向内心；
少出门，在家读书，照料菜园。
如果你有敌人，把他忘掉；
如果你有烦恼，把它丢掉。
你要把过去的大抱负变成小抱负，
你要从小事物中寻找快乐。
勃莱说：“贫穷，听着风声也是好的。”
你要从鸟叫、虫鸣、树和菜的
拔节声中，听到生命的成长；
你要从浇水、除草、剪枝、搭瓜果架子，
看到生活秀丽的一面。
要从对它们的关注中，
重新学习——做一个幸福的人。

遗传学研究

隔壁 ,父亲和儿子已入睡 ,
我的工作刚刚开始。想象支配我
在这时离开他们。我的眼前升起幻景 :
我看见祖父的坟边长满了荒草。
我看见他的脸从荒草中显露 ,
转瞬间变成蝴蝶 ,扇动翅膀 ,很快消失。
我感到有什么把我从这里拽走。
但我不想走。另一个我轻轻在房内移动 ,
借窗外路灯透进的微光打量熟睡的父亲和儿子。
我知道我飞了起来 ,分身在更多地方 ,
几千年前我跟随卫惠孙营造他的封邑。
在北京我走在上苑村边的河堤上。
我知道是爱造就了我。在这里我就是
父亲通往孙子的桥梁。有了我 ,死亡不会发生。

原载《山花》2001 年第 12 期

野 外

马新朝

一只燕翅
最先把我领进芳草深处
绿色从我的脚下一直漫进灵魂

无边的原野舒展开我的四肢
舒展开扭曲的心思——
接受阳光这瀑布般的冲刷
我在这透明的风中也透明起来
像一滴鸟鸣

我与一棵披满盛装的树久别重逢
遍地的野花儿是我久久遗失的言语
打开一扇扇关闭了一个冬天的门窗

乘着一朵少女的微笑
抵达柳丝一千年似的绵长
我在这原野上摘取着 点点绿意
回去修补我那年久失修的小屋

原载《飞天》2001 年第 12 期

天 使

罗 萧

那白色像雪一样就好了
但不要像花
花太艳

那微笑像花一样就好了
但不要像雪
雪太冷

原载《诗选刊》2001 年第 12 期

一只丝袜口上的线头

马 策

最好是不要捏着它往外抽
不然的话 ,从点到线
得寸进尺 ,直到一丈
到十丈 ,越拉越长
直到一堆线索
更多 ,更高。直到你
再也不能恢复想象
直到线索 ,再也不能回到
一只完好无损的长筒袜
直到美丽的袜子
美丽的大腿
再也不能晃动在她可能的
秩序里

原载《诗潮》2001年11—12月号

额济纳的雪

——悼念二哥

陈 默

额济纳 一棵胡杨
戛然断枝的声响 我在相距千里的
陇东老家听见了 随之
我的心也断了

不下雪的额济纳
下雪了 雪整整下了三天
这是你一生最后告别的
一场大雪啊

活着你说 终了
要落叶归根 额济纳的风雪
扯着你的灵 从腊月赶到老家的除夕

打开灵柩 我看见你一脸的
风霜和额济纳的地貌
我的心又一次断了

断得很痛

至今我记着你四十年前
离家去内蒙的情景
你穿着一件黑旧的棉袄
揣着母亲为你蒸的两个洋芋……

二哥 故乡也落雪了
天说 这雪是为你落的呀

原载《飞天》2001 年第 12 期

附录

2001 年的中国新诗

韩作荣

2001 年是新世纪之初的第一年，新世纪的新诗仍旧平稳地发展，既不可能前无古人地焕然一新，也不可能陈腐固执地抱残守缺，诗仍旧在多元并存的艺术状态下生长着。打开一本期刊，或许好诗不多，可在成百上千本期刊中选优拔萃，则好诗多多，精选一本成集，由于篇幅的限制，让人不得不忍痛割爱。

在这一年里，为诗者在报刊炒做的声音日渐微弱，但正式出版或非正式出版的诗歌选本却层出不穷，让作品本身面对读者，这是诗人有自信心的表现。“炒做”是来自厨房的词语，冷水放入滚油锅，水分越大，炒做的声音越刺耳，越轰轰烈烈，最后也只能悄然寂灭。记得一位朋友和另一位朋友打趣说：“你是官方身分，民间立场，知识分子写作，集三者于一身”，虽是玩笑话，却颇深刻，可见诗人吵架内在缘由之复杂，和诗歌写作本身关系并不大。在诗歌界，有常年开会指点江山的人，有醉心于排座次

的诗歌活动家，也有绝大多数沉默无言的默默耕耘者，人们发现，真正的好诗，多出自后者之手，或许，中国新诗的希望，就在这不事张扬的真正具有创造力的诗人之中。

2001年中国新诗的登场，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民间诗刊诗报的兴盛。这些作为内部交流的诗歌资料，虽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确有一些质量颇高，呈现了中国新诗当下较高的品格。这些民间诗报诗刊，多以先锋的姿态出现，但人人都是“先锋”的时候，便失去了先锋。先锋如同刀尖，只有那么一点点，犀利、脆弱而易折，而更多的诗应当是刀身，厚重且锋利。如果刀尖离开了刀身，便失去了其本身存在的意义，只能是夭亡。也有论者认为，好诗出在南方。这是诗的气候、地域决定论者。我也相信有些好诗出自南方诗人之手，可我更相信好诗出自好诗人之手，李白并不出生在南方，也未生活在南方。按照这个理论，俄罗斯大抵不会有诗人，世界上最好的诗人只能出现在赤道附近了。当然，我这也只是玩笑话。

人们不难发现，正式出版物和民间诗报、诗刊的界限正在打通，作为内部交流资料中那些好作品，大都已被专门的诗歌刊物和综合性文学期刊所选用。尽管被选用的作品也良莠不齐，但多数好诗还是没有被遗漏，因而，这部诗选应当是涵括了整个年度新诗的精品，虽然它不可避免地有其偏颇之处。

重新翻阅已选定的诗稿，我很为难，因为每首诗我都喜爱，每首诗都该写一篇评析文章，这样才可能展示整个年度新诗的面貌，但在这里我只能挂一漏百，就全年所发表的作品而言，则是挂一漏万了。

先说说集中所选的两首长诗。

其一是林雪的《陈红彦之死》。这是一首与生命与生存现实密切相关，读来撕心裂肺的作品。当一名青工被机器咬死，他目睹着自己的整个右臂被撕开，继而他化成一钵灰，事件本身便有

着对心灵巨大的冲击力。而播报这一新闻的背景音乐是《寂寞的鸭子》，“只许我爱你/不许你爱自己/寂寞的鸭子”，这样的语境与青工之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人心灵为之震撼，也引人深思。诗触及了世人的冷漠，写出了不同的伤害和死亡，那些至高无上的生命涉过深渊，诗人则发问：“水里和火里的冤魂/什么时候能变暖？”这样隐含着疼痛，对人的心灵有巨大冲击的诗很久没有读到了，诗直指生命所面临的恐惧和伤害，短促的诗行给人以痉挛和颤栗感，没有隐喻，没有创造幻像，也没有意象的经营，甚至没有感觉的捕捉和明哲的聪慧，却直接刺痛了人心，这样的诗是“冒烟燃烧的良心”。诚然，读者对诗的冷漠与世道人心的冷漠有关，可从诗本身着眼，诗的被冷落也与诗人之心的冷漠有关。《陈红彦之死》的重要性在于，它实现了诗与生命的同一，给冰冷的世界以温度，诗不仅仅是审美，诗更应当给心灵以震撼。

集中所选的另一首长诗是孙磊的《朗诵》，这是一首艺术上不可多得的作品。诗，立足于现实，却又超越了现实的芜杂与混乱，以“纠正”的力量，使事物形成一种新的秩序。《朗诵》展现了声音的魔力，那是让枯叶从树中重又弹出，让锈在身体里的铁溶化的力量，是在洼地根植火种、让黑暗中的沉默发出响声的力量，握着一滴水如同握着整条河流的力量；那是充满欲望的世界骚动不安，却走向清澈的净化，是的，这是理想中的现实，逼近精神上的高峰与纯粹，诗的主题设置了广阔的艺术空间，像一个旋转的空腹的坛子，让每个读者都能装入自己的经验和感受。正如诗前所引的诗句“对光明的渴望就会产生光明”，诗人则说：“光明，一切就挪出了阴影”。或许，这首长诗的意义在于，诗不仅观照现实，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的洞察与超越，是对现实的改造。诗并不存在于现实的现象里，而存在于现实的背后，存在于对现实的诗性把握之中。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陈先发的《相反的力量》。诚然，这也是一首不错的诗，但其给我的启迪是诗的一种表达，很多诗都是在相反的力量中生成，或者说是语词所形成的张力，使诗有着丰厚的内涵。譬如牛汉的《生与死》，那与莎翁的箴言背道而驰的体验，“生命像一首诗越写越纯粹”，让我们领略了真正的勇敢与懦弱；我也同时想到南子的《你完全的存在使我迅速消失》，当“撕裂从一个词开始”，一个女人成为一场风暴的中心诱惑与伤害，对抗与坚持，倾心而又躲蔽，正是这种相反相成，让诗“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的作品，还有麦城的《极限表现》，老刀的《钱》，濮波的《树林和光》，严力的《还给我》等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一年度的报刊上，曾发表了一大批政治性很强的诗。我曾说过，政治、战争、宗教等重大题材，在优秀的诗人笔下，更能体现情感的深度、思考的深度与人性的深度，是能写成“大诗”的题材。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诗虽偶有佳作，但大部分作品都没有达到“文革”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的水准。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出老诗人李瑛的《鲁迅》，诗人以犀利且饱含春温的笔写下那破碎的时代，写出“一只眼含满柔情/一只眼在瞄准”的鲁迅先生，当“悲愤和忧虑/烧焦他的睫毛”，当“十三亿人/把他埋藏在爱里”，老诗人的诗和先生一样，有着锋利和坚硬的脊骨。诗人所表达的是十三亿人的心声，确是先生“离我们越久/越显出他的意义”。此类诗中，还可提及的是叶臻和叶庆瑞的作品。叶臻的《雪山》中，白色与红色的对比是强烈的，“当雪和山组合成/一种极顶的亮度/仰视和跨越/就是我们生存的全部意义”可以称之为“重大题材”的作品，有了脱颖而出的重大的诗的跨越。而叶庆瑞的《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即景》写得更为深刻，“30万颗头颅落下/迸不出火花/惟溅出一片哭声”，让任何有血性的国人读来，既感到悲哀，也感到羞耻。诗人在诗尾所提出的警

示，也尤为发人深省。

当诗选成集，编定目录时我发现，这部诗稿中选入了一些以动物和植物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写“鸽子”的诗就选了四首，写“蝴蝶”的诗也选了三首。李尚朝因为天空只有一只鸽子而兴奋，一只鸽子“它用自己小小的黑色/把一小块天空照亮”；这也让我想到田桑的《雪地上的乌鸦》，雪地上的一粒小黑点，“它的美打乱了凝视的规则”；以及阿信的羊，所有的羊都回过头来，只有那只仍旧吃草的羊显得异常孤单。这是以少许胜多许的艺术，单纯而不是简单，越单纯，给人的印象越强烈。与李尚朝不同，雨田再用尖锐的血眼穿透天空，去望那“海岛渔村上空的一群鸽子”，大海的潮涨潮落和鸽子纷乱的翅膀，带给诗人的是敏感和忧郁，它的视线，却因鸽子的飞翔朴素起来。而草人儿的鸽群在突然转向，“倾斜的身体被阳光涂得很亮/像空中一把分散的金币”，或许那光亮过于刺眼，让其看不清阳光的背后究竟有多少幸福。可普珉的“鸽子”正穿过中午拥挤的阳光、令人瞌睡的阳光，“它们飞向我，像雨后的深夜叫人冰凉”。同是写鸽子，四位诗人均有不同的感受和立意，写的是鸽子，展露的却是各异的感觉和心绪，看来，即使同是一只鸽子，在一百个诗人笔下会成为一百个鸽子。

在写蝴蝶的诗中，张洪波所想起的是智利的蝴蝶，是帕拉的那一只面对今天的这一只，他想到的是这只蝴蝶什么时候会死去？他笔下的蝴蝶，是美的丧失，是蝶的悲剧。李智红所听到的，是蝴蝶的尖叫，并轻盈地蜕变成花朵，是毁灭后的真实的疼痛，是忧郁和创伤；丁念保的蝴蝶已不是蝴蝶，它并不存在，“蝴蝶无骨。无肉。无血。/无语。无泪。”“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她的前生”。读丁念保的蝴蝶，让我想到化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想到美国诗人庞德的蝴蝶，他写的蝴蝶都不是蝴蝶，而是灵魂。

在写植物的诗中，我颇欣赏张洪波的短诗《秋收》和李琦

《我最喜欢的这只花瓶》。张洪波在站不稳的秋天里那难以描述的心情，李琦那只装雪花的花瓶，盛着从天而降的纯洁、朴素、真诚，令人动心。哑石的《雏菊》，歌兰的《豌豆花》，马策的《一路上都有花朵》，赵丽华的《风遇到树叶》，韩高琦的《罌粟花》等诗作，都是颇有诗的敏感，有发现的佳篇。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尽管我并非以题材论诗，但以题材为线索论诗，恐怕也是以偏盖全，会遗漏诸多的好诗。

注重情境的创造，以少许的诗行创造出浓郁的诗的氛围，是很多好诗的共同特征。陆忆敏的《一点晚间音乐》轻扬而来，那神秘的声音能进入睡眠，也能渗入读者的心灵。小米的《卡车》在荒僻的山中，给他“孤寂的心带来莫名的颤动”，然后归于平静，该是静中见动，越见其静，有如一枚石子投入水潭而荡起的波纹。娜夜的《起风了》只有九行，但那野茫茫一片顺着风流荡的芦苇，没有思想的芦苇，空心的芦苇，却有着透骨的凄凉。

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不能一一复述了，这样写下去，我会把书前的目录重写一次，仍会意犹未尽。在未提及的诗人中，我不必再提那些早已成名且颇有影响的名字了，倒是一些新人该令人刮目相看，例如庞培（恐怕已难算新人）、沈娟蕾、杨子、黄金明、路地、哑石、杨邪、刘春、殷杉、宋耀珍、黑枣、扶桑、李元胜（也非新人）、沈浩波、桑克、马非、鲁西西、李庄、大卫、庞余亮、梁渔、巫昂、杨森君、韩歆、莱耳、刘川、朱剑、牛庆国、盛兴、贾薇等，都是颇有创造力和冲击力、日渐成熟的青年诗人，我想，未来的诗坛该是他们大放异彩的时候了。当然，诗坛的淘汰也是残酷的，真正的诗人是写得越来越好的诗人，而这样的诗人并不会多。

2002 提 1 月 12 日夜
写于北京